可不可以不勇敢

SHALL WE NOT BE SO BRAVE

when heart is too depressive and fragile to burden
Even women are very popular in release
know how to deal with trouble

when love is too tired and dream is too disorder without answer
should not we cry out frankly
It is difficult to take away someone from heart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NANA 奈奈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可不可以不勇敢

奈奈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容简介

郁子南和苏静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不同高中，每天同一时间坐同一趟地铁在同一个位置下车。周而复始，惊人的相似与契合度让他们彼此心生情愫。直到某天苏静苒发现彼此的家庭矛盾，改成走路上学，郁子南又出人意料地在必经路口等她。郁子南的单纯执着让苏静不知不觉放下了仇恨。可两人的好友欧若离和陆斯的搅和再一次改变了一切，加之接踵而来的突发事件更让他们措手不及。最终，两人约定高中时期好好学习，只把彼此放在心中。

目录

【Prologue　楔子　那年，匆匆一瞥】
That Year，We Have Just Seen a Face

【Chapter One　第一章　彻夜，反复的歌】
All Night Long，the Song Over and Over Again

[01] The First Kiss　初吻

[02] Missing in the Mid-night　深夜的思念

[03] The Most Familiar Stranger　最熟悉的陌生人

【Chapter Two　第二章　因为，你在这里】
Because You Are Here

[01] Sing in the Rainy Night　雨夜的歌声

[02] The Happiness Moment　幸福的瞬间

[03] Mommy，I Still Love You　妈妈，我依然爱你

[04] The Protected Love　被保护的爱

[05] Because You Are Right Here　因为，你就在这里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我们在一起】
We Are Together

[01] Lover　恋人

[02] Unchained Melody　优美的旋律

[03] The Snow　雪

[04] The Fireworks Shining in the Sky　天际的烟火

【Chapter Four　第四章　谁是谁的谁】
Who Is Whose Who

[01] Angel　天使

[02]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上）

[03]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下）

[04] The Birthday Present　生日礼物

【Chapter Five　第五章　悲伤的歌】
The Sad Song

[01] You Are My Hero　你是我的英雄

[02] The End of Love　爱的尽头

【Epilogue　尾声　何时才能再见】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Prologue　楔子　那年，匆匆一瞥】That Year，We Have Just Seen a Face

我站在时间这头，

你站在时间那头。

我始终眺望着那年你离开的背影。

——苏静苒

浅京是个潮湿的城市，一连几天都是阴雨连绵。

这一天，是苏静苒6岁的生日。

这一天，也是苏静苒爸爸妈妈离婚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苏敬之带着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进了家门，他一再要求苏静苒的妈妈签下那份离婚协议书。而此时的苏静苒，就乖乖地待在卧室里，听着客厅里传来妈妈一阵又一阵的哭声。

透过门缝，苏静苒看见那个女人身边还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进门以后，小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苏敬之在浅京这座城市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商，几年来对苏静苒两母女也照顾得很周到。苏静苒一直以为爸爸妈妈的感情很好，可是却不知道，在那些虚伪的表象下面，掩盖着一个赤裸裸的真相——爸爸他，其实早就变心了。

但是，苏敬之还是舍不得女儿的，所以他想留给前妻一大笔钱，然后把女儿带走，让女儿跟那个陌生的阿姨、还有那个陌生的哥哥一起生活。

而苏妈妈苦苦哭着哀求的，就是让苏静苒留下来。

她说她可以为此什么都不要。

苏静苒一言不发地靠着玻璃窗，看着院墙下面白色的蔷薇。雨后的天空有微弱的阳光射过来，蔷薇花瓣上残留着的雨珠儿显得娇弱可人。

客厅里的嘈杂声还在继续，苏妈妈的哭闹显然无济于事，苏敬之强硬地坚持着一定要带走女儿。他说他可以给她最好的教育，让她上最好的学校，学最好的知识，等她长大之后还可以送她出国深造。

苏静苒再也听不下去了，冷冷地冲了出去，走到他们之间，倔强地瞪着苏敬之，瞪着那个陌生的女人，同时也瞪着那个所谓的哥哥。

“不要说了，你们走吧！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这话一出口，苏敬之就明显地怔住了，就连那个女人也有些微微发怔。

随即，苏敬之回过神来，拉过苏静苒的手，让她叫旁边的女人“阿姨”，又将那个小男孩拉到苏静苒身边，对小男孩说：“这是你妹

妹，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

然后他又转过脸，对苏静苒说道：“静静，不许赌气，快叫哥哥。”

苏静苒小小的嘴唇倔强地嘟起，轻蔑地看着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就是不肯张口叫人。

小男孩直到这时才终于将自己那淡漠的目光转移到苏静苒身上，默默地注视了她很久。

她也就这么倔强地与他对视着。

他的目光无比清冷，小小的静苒终于有些承受不住了，于是气鼓鼓地说道：“你瞧我也没用，我是不会叫你哥哥的，我也不会跟你们走，我要陪我妈妈。”

小男孩却移开目光，脸上没有一丝情绪，淡淡地说道：“神经病，谁稀罕当你的哥哥！谁稀罕你跟我们走了！”

他旁边的女人立刻拉过他的胳膊，小声批评道：“没礼貌，怎么对妹妹说话的呢？”然后赶紧对苏静苒安抚似的微笑。

小男孩一副趾高气昂的神气模样，似乎抢走她的爸爸，抢走她和妈妈的幸福，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苏静苒气得狠狠地推了他一把，歇斯底里地喊出了两个字：“走开！”

小男孩的身体踉跄了一下，稳住之后，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苏敬之见状一惊，激动地抡起手掌，“啪”的一声，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朝静苒的脸上扇了下来。

苏静苒没料到一向疼爱自己的爸爸竟然因为一个陌生人而打她，

愤怒而委屈的泪水瞬间就夺眶而出。她一边捂着被扇得火辣辣的脸，一边倒在妈妈的怀里号啕大哭。

苏敬之打完之后自己也愣住了，匆忙向女儿道歉，求她原谅他，求她跟他一起走。

苏静苒却只是窝在妈妈的怀里哭，再也不去理会爸爸。爸爸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了，他被别的女人抢走了，以后也是别人的爸爸了，不再是疼她、爱她、舍不得在她面前说半句重话的那个人了。

僵持了很久之后，苏敬之别无他法，只好留下一大笔钱，带着那个女人上了车。

只有那个小男孩，仿佛没听到他们的催促，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他犹豫了一下，走到还在哭泣的苏静苒身边，将自己的衣服口袋从上到下翻了一遍，终于找出了一根棒棒糖。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摊开苏静苒小小的手掌，将那根棒棒糖轻轻地放入她的手心，冲着她十分温和地笑了笑："好啦，你别哭了！刚才算我不对，我道歉好不好？"

可是，倔强的苏静苒依旧气愤着，泪眼朦胧的视线模糊了小男孩温柔的笑脸。

她将手中的棒棒糖狠狠地丢到地上，只听到地板上发出不大不小的一声脆响，棒棒糖即刻摔成了好几瓣。

"不好！"

小男孩一愣，脸色瞬间变得有几分苍白，嘴唇微微翕动，似乎想解释什么，却终究没能再说出一句话。

后来，他就默默地转身走了。

当苏静苒擦干眼角的泪水，看着他一步一步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时，才恍然发现，原来，他，竟也有着和她一样的背影。

那么寂寞，却又那么高傲。

小静苒的内心开始涌起一丝恻然，刚才是她太过分了吧！

可是，来不及道歉，他就已经走远。

静苒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匆匆跑了几步，将地板上碎裂的棒棒糖捧在手心，而后紧紧地攥着，再也不肯放手。

她下定决心，如果以后再遇到他，她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伤害他。

【Chapter One　第一章　彻夜，反复的歌】
All Night Long，the Song Over and Over Again

[01] The First Kiss　初吻

自从遇见你之后就深信，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

当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时，也就注定了今后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甜蜜和我们的波折。

因为有你的味道，所以你喝过的蓝莓果汁是我尝过的最美味的饮料。

我们就这样，间接地，接了吻。

我在那一瞬间忽然就乱了心神，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你那温柔的笑。

你笑得如沐春风，一下子就吹开了我心里的桃花。

——苏静苒

“10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10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

我一个人漫步在街头，听着这座喧闹的城市传出此起彼伏的歌声，转头望向街边的音像店。

店门前贴着一张大大的海报，海报上陈奕迅忧伤的表情在我的眸光中凝结成一个点，微微地闪动着。

10年后的今天，我，苏静苒，16岁。

我可以计算出的是，爸爸离开了10年，妈妈怨恨了10年，好友欧若离在我身边陪伴了10年。

还有什么呢？

似乎还差一点儿什么，但是我已经忘却了。

毕竟这10年来遗失的美好太多。

而明天，我就将以全市第二名的身份，踏入赫赫有名的浅京市第二中学。初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都是浅京市的第二名。在我的头顶，总是压着一个名字，无论我怎么努力，都超越不了那个人。

午后的阳光有些晃眼，天空被映照得微微发白，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湿气。我稍稍有些口渴，一抬头，正好看到路边新开的一家名叫“夏果清凉”的冰饮店，于是就随意地走了进去。

这家店很小，但是聚集了很多年轻男女，尤其有特别多的女孩。

她们竟然将整个吧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正感到奇怪，就忽然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看到吧台里坐着一个懒洋洋的美少年。

他挑着眉毛，托着下巴，询问吧台对面的女孩：“您好，想要些什么？”

那个女孩很明显地有些害羞了，伸手指了指，小声说：“我要一杯草莓沙冰。”

接着那个少年就歪头对旁边的服务生重复了一句：“18号，草莓沙冰。”

再接着其他女孩就争先恐后地上前跟他搭讪，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问了一句：“你有女朋友了吗？”

他笑而不答，只问：“您想要哪种冰饮？”

又有人问：“你是高中生吗？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哪个学校的呢？”

他依旧不理会："芒果汁好不好？"

我结结实实地"囧"了一下，然后乖乖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想着还是等那些女孩犯完花痴再去买饮料比较好。

可是，5分钟过后，吧台周围的女孩不仅没走几个，反而多了很多，而且店里的空桌子已经一个不剩了。

我开始好奇。

这个男生不过是长得帅了一点儿，说话温柔了一点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吸引这么多的女生来光顾？

这时，店门被人推开，迎面走来一个身穿白衬衣的男生。他戴着耳机，背着一个休闲包，一进门就朝吧台的方向抬了抬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吧台里的那个少年对他微微一笑，同时也招了招手。

能这么随意打招呼的，应该是好朋友吧！

我暗暗猜测着。

戴着耳机的男生环视了一番店内，似乎是在找座位，而整个店里此刻只有我旁边还有一个放着我挎包的位子，他便不出意料地朝我走来。

我这才看清了他的正脸。

他有着米色的皮肤，褐色的短发，浓墨色的眸子，表情淡淡的，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额前的发梢微微垂下，隐隐遮住了他漂亮的眉眼。

纯白的衬衣，干净的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和他颀长的身材十分相配。他手里拿着几本书，显然是刚从对面的书店里出来。

我是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当这么一个帅帅的男生朝我走近的时候，我的心跳有些微微加快。

“不好意思，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个包拿起来？”他走到我身边，摘下一个耳机，用手指着我旁边的位子。

“哦，好。”我随口答应着，赶紧拿起挎包，给他让出座位。

他对我轻轻一笑，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谢谢。”

我低头戳手指：“哦，不客气。”

他的声音温和而轻缓，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冰饮店里的音乐萦绕在我耳边，我避过他淡淡的目光，不太自然地别过了脸。

也许因为他和吧台里那个少年是朋友的原因，所以很多人都在不耐烦地等待的时候，他的蓝莓果汁已经呈上来了。

又可能因为我和他同坐一桌的原因，女服务员给他送果汁的时候，竟以为我和他是同伴，于是很礼貌地问我：“同学，你们是要一样的吗？”

我也就将错就错，歪头想了想，眼神瞥到了他的杯子，然后笑着说：“嗯，我也要蓝莓果汁，不过不加冰。”

他听到我的话，转过头看了看我，也没多说什么。

服务员没多久就给我端来一杯蓝莓果汁。

我百无聊赖地边喝果汁边看着店外街头上的行人。他也一样百无聊赖地边喝果汁边听着MP4，玩着手机游戏。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是欧若离发来的短信：“静静，在哪儿呢？我一会儿去找你，要开学了，一起去剪个头发吧。”

我把果汁放下，专心致志地回信息：“步行街夏果清凉冰饮店，一会儿我就回家，你直接去我家找我吧。”

按下“发送”键，我头也没抬，就随手拿起桌上的果汁抿了两口。

然后我又放下杯子，将手机重新放回包里。

我不经意地抬头，却看见旁边的男生正错愕地看着我。

我正莫名其妙，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自己刚才发信息时喝的果汁——居然是他那杯加了冰的！

我顿时满脸发热，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呃，那个……”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你喝的那杯……是我刚才喝过的。”他顿了顿，见我不说话，又把那杯不加冰的果汁往我这边一推，“这杯才是你的。”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猛地回过神来，一个劲地向他道歉，“不好意思，我刚才光顾着发信息，没注意到，太对不起了。我再给你买一杯，行吗？”

他愣了愣，看着我慌张的样子，神情竟然显得颇具玩味。我见他不言语，只笑看着我，以为他是默许了，起身就要去给他买一杯新的。

他突然把我拉回座位，又将那杯被我错喝的果汁移到自己的面前：“不用买了，坐下吧。”

我有些迟疑，却终究还是被他拉着胳膊，慢慢坐了回去。

此时此刻的我，真有一种想学鼹鼠挖地洞的冲动。

他却安然自若，仿佛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重新戴上耳机，听着

MP4，缓缓端起那杯果汁，默默地喝了下去。

然后他轻轻一笑，向我表示没有关系。

我在这一瞬间忽然乱了心神，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他那温柔的一笑。

他笑得如沐春风，一下子就吹开了我心里的桃花。

因为这杯子的造型很特殊，只有从一个特定的位置才能够喝到果汁，所以他嘴唇碰触的杯沿，就是我曾经用嘴唇碰过的地方。

我们就这样，间接地，接了吻。

店里的冷气开得很足，可我仍然觉得自己脸上的热意不退。

我忽然觉得就这么坐在他身边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我用眼角的余光瞥着他的侧脸。当那样帅气的弧线映在我的眸子里时，我想，此刻我的心跳声全世界都能听到了。

欧若离催促我回家的短信惊扰了我的心神，我这才真正明白“流连忘返”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这时，吧台里的男生总算走了出来。他来到我们的桌子旁，跟我旁边的人埋怨道：“那些女生太不好应付了，我OK了，走吧。”

他随意地“嗯”了一声，就把手里的果汁放在桌上，站起来跟那个男生一起朝外走，嘴里嘟囔着：“谁叫你这么无聊，爸妈钱多得花不完还跑出来打工，神经！”

吧台男生赶紧纠正：“喂，你搞清楚，这是我开的店，我是老板，老板你懂么？才不是打工呢……明天就开学了，你辅导书买好了

没有？”

“买好了啊。”他举了举手中的书。

“不等我啊，给我看看你买的什么书，我跟你买一样的，我就不信每次考试都超不过你。”

他们就这么说说笑笑地走了。

当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那歌声是通过他的耳机传来的。

虽然声音很小，但我立刻就分辨出了，是我很喜欢的那首经典英文老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

如果，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找到了彼此都喜欢的音乐，那是不是也算一种缘分呢？

我愣愣地坐着，看着那杯被他喝得只剩一半的果汁，忽然有种冲动，想把它带回家去，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我怕的只是这里的服务员不允许我带走这个杯子，而且很有可能把我当成神经病。

但是，我虽然容易害羞，可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也是个勇敢的人。

所以我偷偷瞟了一下周围的人，确定没人注意到我后，就端起那杯他喝剩的果汁，很果断地喝了个干干净净。

喝完之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想再看他一眼。

可是，他走得太过匆忙，忘了回头，只将自己的身影埋没在夏日喧闹的人流之中。

剩我一个人茫然地站在人来人往的步行街上。

[02] Missing in the Mid-night　深夜的思念

原来你一直记得我，伤害过你的我。

可我在长达10年的寂寞里，选择了将你遗忘。我不记得你的名字，甚至已经想不起你的样子。

但我却记得，你给的棒棒糖，曾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礼物。

我知道，你会一如既往地温柔和美好。

就像我，一如既往地怀念你的微笑。

原来，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重逢的理由。

——苏静苒

第二天是正式开学的日子。

我一个人背着书包去浅京二中报到，其实以前从小学到初中，欧若离都是跟我一起上学的，只不过因为一个月前她家搬去了离我家很远的北城区，所以我们也就不得不分开了。

不过这样也好，我一个人边走边听着MP4，也是一件很惬意、很享受的事。

我6点15分出门，穿过步行街，到达地铁站的时间是6点半。

刚刚走下地铁，刷卡进站，我就发现不远处的石柱旁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刻，我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极为不真实。

是昨天在“夏果清凉”冰饮店里遇见的那个男生。

他喜欢喝加冰的蓝莓果汁，而且我们还喝了同一杯。

他依旧穿着白衬衣、牛仔裤，依旧戴着耳机，眼神时不时地朝地铁来的方向望望，应该也是在等地铁。

他肩上挎着一个书包，应该也跟我一样，是刚刚开学的高中生。

地铁站里风声呼啸，我不自觉地眯了眯眼睛，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还在。

原来不是臆想，我真的又遇见了他。

“喂……”我轻轻地发出一个音节，下意识地把手抬了起来，想跟他打招呼，却发现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才好，于是趁他还没发觉，将即将出口的“好巧啊”生生咽了回去。

我只是静静地走到他身边，跟他并排而站，一起等地铁。

我有个习惯，如果耳朵里塞上耳机，嘴里就会不知不觉地哼起听到的歌来。

而现在我的耳朵里正塞着耳机，所以我又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当爱失了焦，那些最初的美好，早被你搁在一角，街上拥挤人潮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记忆停不了，穿过读你的心跳，穿过想你的味道，我只想不被打扰……”

他忽然转过脸来，惊讶地看着我。

我赶紧闭上嘴。

他却“扑哧”一声笑了，然后缓缓抬手摘下了耳机，对我解释似的说道：“哦，我也在听这首歌。”

他顿了顿，又说：“你比Jolin唱得更好听。”

“啊……”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夸我，“谢谢。”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淡淡地转过了脸，似乎没有想将话题继续下去的念头。

我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于是也别过脸，和他一起看着地铁将来的方向。

地铁伴着风声驶过来，门缓缓打开，我和他一起上车，一起在同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了下来。

对面的玻璃车窗上映出了他模糊的样子，我就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扇玻璃窗。

我很想问些什么，但又觉得这种气氛实在不适合问“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题。

我在心里微微叹了一口气，然后学着他的样子闭上眼睛，乖乖听歌。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坐在一起，走过了这一段路。

他在我之前下的站，我知道那一站的方向是浅京一中。他应该是一中的学生吧。

浅京一中和浅京二中是浅京市所有学子拼命想考进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素以“教学严谨，校风开放”的理念著称，又是全市的重点高中。所以能在这两所学校里念书，简直就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一中的优势是理科，二中优势是文科，所以我以全市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选择了浅京二中。

那个男生看起来有点儿冷淡，长得又很帅气，估计在学校里很受

女生的欢迎吧！只是，一般长得帅的男生不是成绩都很差吗？

没想到他居然在浅京一中上学。

当想到他可能很受女生欢迎的时候，我的心竟没来由地失落了一下。

我不禁开始嘲笑自己，他只是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而已，以后应该再也不会遇到了吧，不要想太多。

我在这条8号线地铁上一直坐到了浅京二中站。

因为全市第一名选择了浅京一中，于是在整个浅京二中，我自然就是全校第一名。在入学考试中，我也毫无疑问地发挥正常，没有人超过我，所以被分在了特快班。班主任是个教化学的女老师，似乎很喜欢我，在第一次班会上就立刻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

一个叫做崔南心的女生被立为班长。

好友欧若离也很争气，虽然她的中考成绩和特快班的大多数同学比有些差距，但她终于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入学考试时超常发挥，如愿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

于是我们又成了同桌。

上课的时候，我们俩笑嘻嘻地在桌子下偷偷拉着手，她挤着眼睛，跟做贼似的瞥了老师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跟我说："静静，你知道吗？为了能跟你同班，我可是熬了好几个通宵的哦！"

我点头微笑："嗯，我知道啦。"

下课的时候有几个女同学凑过来搭讪。

“你就是苏静苒啊？那个全市第二名？”

“你有化学辅导书么？在哪儿买的？”

“请问，你怎么让每科成绩都那么好的啊？”

……

我尽管心里有些不耐烦，却还是一一笑着应答，直到有一个突兀的声音闯了进来——

“呃？是你？”

我闻声扭过头去，只见教室的过道里一个看似桀骜不驯的男生正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浅笑着看着我。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竟是昨天在冰饮店里碰到的那个在吧台里卖冰饮的男生。

只是……他怎么会跟我打招呼？我们不认识啊！

他慢慢走过来，其他女生自主地给他让开了一条道儿。

他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然后说：“真巧啊，竟然跟你同班……昨天看见你跟我朋友坐在一起，后来听店里的服务员说——”他忽然把脸凑了过来，贴在我耳边笑嘻嘻地小声说道，“你还偷喝了他的饮料，对吧？”

“什么？”我羞愧地轻呼了一声，恨不得立刻找块豆腐撞死，脸刷地就红了，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于是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这么囧的秘密，居然被人发现了。

他笑眯眯地瞧了我半天，终于走开了。

“喂，同学……”我却又叫住了他。

“干吗？”他一脸好笑的表情。

我犹豫了一下，本想问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可自己这么雷人的事迹都被他发现了，如果我还问的话，似乎就有点儿太不知羞耻了，于是我忍了忍，摇头说道：“哦，没事。”

他愣了一下，竟笑得更欢了，而且一边笑一边神秘兮兮地回答我：“你是不是想问我那个朋友的事情？我可不告诉你。”

我几乎想吐血。

他却扬长而去。

没过多久，其他女生就重新聚拢到我身边问话，就连欧若离也疑惑地问道：“呃，你和他以前认识吗？”

我歪头看了看那个男生的背影，摇摇头，无力地说道：“不认识。”

“奇怪！”欧若离不解地嘀咕道，“那他干吗找你搭话啊？刚才还说‘真巧’来着。”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索性就不解释了，只是摆摆手：“我不认识他。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是魏斯啊——全市第三名，成绩就紧跟在你后面，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啊？”欧若离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好像我不认识这个人是个天大的笑话一样。

我一向不太注意这些排名，从欧若离的嘴里听到“魏斯”这个名字，也只是有些熟悉的感觉，直到听完她的话才恍然明白自己那种熟悉感来源于何处。

我在心里暗暗惊叹……第三名啊。

为什么我昨天还以为是“纨绔子弟”的两个男生，今天不仅仅又一一碰到了，况且还得知他们是那么厉害的人物？

一个考进了浅京一中，另一个居然跟我同班，而且还是全市第三名。

这两个美少年怎么可以这么帅又这么有才？

特快班在学校的三楼，我的座位靠窗。当铃声在整个校园彻响时，我就饶有兴趣地透过窗户看着同学们急急忙忙地跑向教学楼。

顷刻之间，寂静一片。

我缓缓打开书，书中的诗句在我的眼中一晃，却晃成了那个男生一闪而过的侧脸。

“呃，你喝的那杯……是我刚才喝过的。”

“我也在听这首歌。”

“你比Jolin唱得更好听。”

……

我随着同学们起立，问“老师好”，然后坐回座位，按着语文老师的要求，朗诵张先的《更漏子》：

“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皆落花。

虚阁上，倚阑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

中。

……”

读着读着，我的眼睛慢慢瞥向了窗外金色的阳光，又记起了他摘下耳机时的微笑，还有地铁玻璃窗上映着的他模糊的脸。

他现在应该也在上课吧！

特快班学生的压力比较大，开学第一天，其他班的同学都是领完课本就自由活动，可我们班就惨了。作为这个学校里所谓的“精英”，我们拿到课本之后，就开始了第一天的课程。

我们把自己埋在“之乎者也”和“鸦片战争”的海洋里，一边愤慨着英法联军怎么还不死，一边又愤慨着上课的时间怎么这么长，下课的时间为什么那么短，而放学的时间为什么永远都遥遥无期。

下课的时候若离一直在背物理定律和化学公式，我就一边翻着英语书，一边跟快合上的眼皮作斗争。

一天下来的感觉就是，夏天能热死人，上课能困死人，作业能压死人。

放学的时候我跟若离挥手告别，各奔南北两街而去。

我背着沉沉的书包，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听着歌，一边迷迷糊糊地走进回家的地铁。

这个时间，地铁里多数是各个高中放学后回家的走读生，地铁里比较空，我上车之后随意挑了个位子就坐了下来。我闭上眼睛，思绪渐渐地朦胧起来。

突然感觉到地铁停了一站，然后有人上来，坐到了我身边。

我睡意正浓，于是没睁眼，只是下意识地发扬了一下友好精神，往一边侧了侧身子，给人家让出点空间。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懒懒地睁眼看了看表，又抬头去看站点，结果眼睛刚刚瞥到对面的玻璃窗，就被那玻璃之中反射的身影惊呆了。

玻璃上映着一抹模糊的轮廓，是那个男生，他就坐在我身边！

怎么会这么巧？又在地铁上碰到了呢！

我赶紧不敢置信地扭过头去看。

原来他也在看我。

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惊奇地忽然去看他，以至于我们的目光对视了整整三秒钟之后，他才回过神来，对我微微一笑，问道：“你睡着了啊？”

我一时之间分外激动，可是我怎么能在他面前睡着呢？

这也太没形象了。

于是我慌慌张张地理了理头发，擦了擦嘴角残留的口水，整了整衣领，又端正了坐姿，才对他浅浅一笑，心虚地说道：“啊，没有没有，就是有点困，所以眯了一会儿……高中的课程太累了。”

我这一系列的动作和那句话下来之后，他看着我，“扑哧”一声笑了。

他这一笑，更让我觉得羞愧难当，恨不得立刻拿块豆腐撞死，或者拿根豆腐丝吊死。

“你的校牌掉了。”他忽然向我摊开了手，而在他手心里放着的，正是我原本别在衣服上的校牌，“原来你是二中特快班的啊，特快班的课程是比较紧，我每次上完最后一节课也是困得要死。”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校牌，回味着他的话——早晨，他在浅京一中学校的站点下了车，现在他又说特快班的课程很紧，那么，他就是浅京一中特快班的学生了？

不是吧！帅得没天理就算了，成绩居然还这么好！

“谢谢。”我将校牌收起来，红着脸望着他含笑的双眼。

他转过脸去，不再看我，只是说道：“地铁里风大，睡着的话容易感冒。”

“嗯。”我应着他的话，低下了头，心里有小小的温暖。

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歪过头看着我，似乎犹豫了一下：“那个……我听说，你昨天把我杯子里喝剩的蓝莓果汁都喝了啊？”

“啊？”我一愣，回过神来之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只能选择仰着头装傻。

泪奔啊！我的人生还有比这更丢人的事情么？

魏斯，可恶的魏斯，一定是他告诉他的。

我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问他叫什么名字的，可是这样一来，气氛尴尬，我根本就问不出口了。

“哦，我是觉得太，太浪费了……所以就帮你喝掉了。”我小心翼翼地低头对手指，结果一时紧张，说话就结巴了。

他挑了挑嘴角，笑着说：“哦，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泪上加泪，他这随便一问可是把我的心思全打乱了啊！

我不敢告诉他，喝他喝剩的果汁是因为我一时不小心，有点儿喜欢上了他这个过路人；也不能告诉他，果汁的杯沿有我的初吻，而我的初吻给了他，所以我不希望这杯果汁被无情地倒掉。

我同样不敢问他的名字，不敢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不敢问他为什么总能和我遇见，是不是有那种名叫“缘分”的东西在捣乱。

可是，他怎么就敢这么直接地问我是不是喝了他剩下的果汁？

真是不公平啊！

我默默地在心里发着牢骚，用眼角的余光瞥着他好看的侧脸。

地铁停了，他站起身，我也跟在他的后面下了站。

出了地下通道之后，我们各自转身，他走西街，我走东街。

走开三步之后，我忽然很想回头看一看他，想对他友好地说一声“再见”，再给他一个简简单单的微笑。

可是这么做是不是太矫情了？算了，还是乖乖回家写作业吧。

能在地铁里再次遇到他，已经让我很激动了，整个胸腔似乎充盈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要知道，浅京这么大的城市，每天这么多人来来去去，这么多趟地铁来来回回，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他相遇，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件事。

虽然一再出糗，但我还是很开心的。于是，我听着耳机里的音乐，开始回想着他的一举一动。

街边的霓虹灯没那么晃眼了。又或许它一直都那么柔和，只是以前的我步履匆忙，自动忽略了。

“喂——”

隔着耳机，我依稀听到身后有人在叫着什么，于是莫名其妙地回过头去。

我看到夜幕下，他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朝我用力地挥手，被灯光模糊了的笑容映在我的眼里像星星一般灿烂美好。

他的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是在对我说话。

只是，他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

因为我一时慌了神，只是愣愣地望着他，而忘记了摘下MP4的耳机。

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话说完了，转身走去。

我忽然之间好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下一秒钟，脑子里便一片空白，想也不想便朝他追了过去。

他站在路灯下，身影颀长，大大的书包轻松地斜挎在肩上。我不顾街头密密麻麻的人群，也不顾女孩子应有的矜持，冲过去就拉住了他的胳膊，然后摘下耳机，喘着气大声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好像很喜欢看我慌乱的样子，歪着头笑得很邪魅说：“你猜。”

我还没适应他这种熟络的语气，不由得呆呆地“啊”了一声。

他却抬手敲我的脑门，笑得更邪了：“猜啊。”

“我哪里猜得到啊？我又不认识你！”我摸了摸自己被敲疼的地方，心里暗暗回味着他刚才那个亲密的动作。

他的脸色却在顷刻之间变了变，然后轻声说：“原来你不认识我了……”

我刚想回话，他却又恢复了微笑，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刚才对你说的是——苏静苒，你真是个傻瓜。”

“什么？”我万分不信，却又真切地捕捉到了他话里的三个字——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叫苏静苒的？”

他淡淡地笑着：“你还真是傻瓜啊！我刚才不是捡到你的校牌了么？上面写着呢，浅京二中，特快班，苏静苒。”

我点了点头，再次揪住了他的胳膊：“你刚才肯定不是在说这个，你到底说的是什么？”

他哈哈大笑起来，等笑够了，才终于贴着我的耳朵说：“你太逗了，我刚才只是在跟你说‘拜拜’啊！”

好囧！原来只是一句简单的“拜拜”，我竟然不顾一切地跑上来追问。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真的么？”我硬着头皮问道。

他点头：“我就说了‘喂，拜拜了’这几个字而已。”

“哦。”我听完就朝后退开一步，接着向他挥手，尽量笑得很淑女，“好的，拜拜。”

“真傻。”他摇摇头，淡笑着说了这样一句，然后整了整书包，转身离去。

这一次，我一直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

他没有回头。

“啊……”我又大叫一声，接着就冲他的背影大声喊道，“喂，你都知道我名字了，那你叫什么呀？”

他还是没回头，但我确定他听到了。

因为在我喊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身影定了一秒钟。

可是，他没有理我。

我一脸忧郁地回了家。

一进门，我就换了鞋子，把书包搁下，站在楼梯下对着二楼妈妈的卧室喊：“妈，陈姨怎么不在啊？”

陈姨是我家的老保姆了，虽说是保姆，但却早已亲如家人。每天我放学回家都会看到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而今天例外。

“她的儿子出事了。听说在学校跟人打架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去了。”妈妈见我回来，赶紧下了楼，不停地感叹，“你说亚杰这孩子怎么这么大了还不让人省心啊？小时候的他可是成绩又好，长得又乖巧懂事，现在怎么动不动就爱跟人家打架啊？唉，真让你陈姨操心。”

“亚杰住院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和亚杰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只是这些年不在一个学校，渐渐生疏了。

听说他住院，我忍不住担心起来：“妈，他跟谁打架啊？伤得重不重？”

“好像是被人拿啤酒瓶砸了脑袋，还好他用手挡了一下，伤得不算太重，就是流了很多血。你陈姨刚才打电话过来说已经没什么事了，休息一个星期就能出院。”妈妈说着就进了厨房。

“哦。”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妈妈把饭菜端了上来：“亚杰那孩子啊，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总跟那些小混混们玩在一起。”

“嗯，暑假的时候我在街上碰见过他一次，就看到他跟那些人在一起。”我一边拿起碗筷一边随口应着话。

我眼神一瞥，望见对面的桌柜上竟摆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于是奇怪地问道：“妈，这是谁买的玫瑰花啊？”

妈妈的神情很明显地慌了一下，然后就陷入了静默。

“妈！”我又叫了一声，继续说道，“您给自己买的花呢？啧啧，您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嘛！”

“呵呵。”妈妈干笑了一下，目光有些闪烁，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静静，多吃点儿！上高中很辛苦的。”

我迎着她的目光，忽地想到了什么，心里一沉，下意识地问道：“这花，难道是别人买的？”

“静静，今天……你爸爸来过。”妈妈的声音渐渐小了，“他想接你走。”

我心里一紧：“那这花是他买给你的？”

妈妈赶紧纠正：“他？怎么可能？”

“那是谁啊？”我不理会她刚才的话，低下头来自顾自地吃饭，随

口说道，“这花真好看。”

“是吗？”妈妈开心地笑了笑，目光却在一瞬间又沉了下去。

她默默地看着我，而我在她躲闪的目光之中预料到了什么。

果然，过了一会儿，妈妈终于忍不住问我：“静静，你还记得上次来我们家吃饭的刘叔叔吧？就是那个开日用品公司的叔叔，他上次不是来看过你么？还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她的语气里，有试探的味道。

“妈！”我慢慢放下筷子，抬起头来直视着她，又把话题扯到了爸爸上面，“您刚才说，爸爸想接我走，那您呢？您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哭着喊着什么都不要，只要爸爸留下我？”

妈妈愣了一下，却没理会我的话，继续说着开始的话题：“静静，你刘叔叔说，周末带你去苏州玩一趟，好不好啊？”

“妈，爸爸现在也在浅京么？我好像很多年没看见过他了。”我也继续说着我的话题。

“静静，苏州很漂亮的，到时候妈妈跟你一起去。星期六上午出发，在苏州住一晚上，星期日晚上再回来。”

就这样，我和妈妈各自说着自己的话题，她津津有味，而我，索然无味。

“妈。”我忍不住打断了她，“玫瑰花是刘叔叔送的吧？”

妈妈终于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嗯。”

我站起身子，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往自己的房间走：“苏州我不去，我要在家写作业。你要是想去，就自己跟他去吧。”

妈妈在背后唤着我，声音微颤："静静，你要是想你爸爸，过去跟他住两天也行，他说他挺想你的……"

"想我给我打电话就好了啊，干吗非要我过去？我不想去。"我走过那张放着玫瑰花的桌柜旁边，停了一下，随手摆弄了几下，然后回过头，看着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道，"突然觉得这花……难看死了，我写作业去了。"

说完，不等妈妈说话，我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随手翻着英语书，努力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个刘叔叔，来过我家三次。

他对我妈那不同寻常的目光，我不可能看不出来。以前我总是想，没关系的，妈妈可以再嫁，我只不过多了一个继父而已，我会很乖的，等长大之后一定会好好地孝顺妈妈和继父。

可是现在妈妈变了。从她的话里，我听得出来，她真的已经变了。

我已经不再是她最珍爱的宝贝，所以她想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去。

我知道，10年前，当我倔强地对爸爸说出那句"我和妈妈在一起"时，既保护了妈妈，也伤害了爸爸。

现在，我已经不恨他和妈妈离婚了。可是妈妈要再婚，我却难过起来。

也许，这辈子，我注定要被他们抛弃两次。

我揉了揉自己酸涩的眼睛，扭头看了看墙上的卡通时钟。时间定格在22点35分的位置，我关上房间的大灯，打开台灯，趴在书桌上开始写作业。

整个屋子的光线顿时变得昏暗阴沉，正如我杂乱无章的心情。

“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看着复习册上的问答题，眼前一片氤氲。

如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那么我们家的分裂，我童年的寂寞，是不是也因为我像当时的清政府一样，明明什么都不懂，却硬要装得比谁都懂，比谁都坚强呢？

幸福像一颗玻璃球，掉在地上就成了玻璃碎片。每个人都可以去捡，运气好的可以捡到很多片。在拾碎玻璃片时，如果不小心翼翼，手指就会被尖锐的玻璃碎片扎破，让那些拾碎片想要幸福的人，疼痛不已。

或许不管会受到怎么样的伤害和挫折，我想要的幸福，也只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争取吧！

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个男生，想起了他拍着我的脑门说“真傻”时微笑着的样子。

似乎能够融化掉我所有的悲伤。

我失了神。

是啊，你为什么这么傻呢——苏静苒？

我望了望窗外，回忆起那年碎裂的棒棒糖，还有那个少年温柔的一笑。

如果回到爸爸身边，可能会再次见到他吧。

我可能会向他道歉，还会叫他一声“哥哥”。

但如果，是用被妈妈抛弃的代价换来的重逢，我宁愿永远也见不到他。

不知道那个哥哥还记不记得我，伤害过他的我。

会不会也跟我一样，在长达10年的寂寞里，选择了遗忘？我已然不记得他的名字，甚至想不起他的样子来了。

爸爸偶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及自己现在的家庭，我自然也不会去问。所以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对那个所谓的哥哥，还有那个阿姨一无所知。

但我却记得，小男孩笑起来的样子很温暖。他给的棒棒糖，曾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礼物。

我知道，他会一如既往地温柔和美好，正如地铁里的那个男生。

这晚，在我堆满书本作业的房间里，一直反反复复地飘着同一首歌——

当爱失了焦，

那些最初的美好，

早被你搁在一角，

街上拥挤人潮走着看着都是催眠符号。

记忆停不了，穿过读你的心跳，

穿过想你的味道，我只想不被打扰……

这首歌和某个人有关。

是我在地铁里唱过的那首歌。

是我和他一起听过的那首歌。

是他对我说“你比Jolin唱得更好听”的那首歌。

[03] The Most Familiar Stranger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站在地铁这边，你站在地铁那边，我偷偷看着你等我的样子，从来没有这么甜蜜过。

那天早上，你对我说，以后的上学路，都会陪我一起走。

可是那天晚上，我们就伪装成了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让我，怎么有勇气爱下去？

——苏静苒

高中生活平淡得像是一波无澜的水面，我每天往返在两点一线，偶尔为学校里的琐事烦恼，更多的时候是在背英语单词，背化学公

式，背物理定律。

我像所有同学一样，每天盼望着放学，却又跟其他同学不一样，我盼望早晨上学的心情丝毫不逊于盼望放学。

因为每一天，我都能在地铁里碰到他。

有时候我们会轻轻地问候一两句，有时候两个人都沉默着，什么都不说。但这种淡淡的感觉，像是一颗放在心里的小蜜糖，每融化一点，便回味无穷。

因为说话的次数并不多，在他面前我又一直表现得很矜持，更碍于上次问他名字的时候他没有理会我，于是我迟迟没有勇气再开口询问他的名字。

当然，他那所谓的好朋友，我可恶的同班同学——魏斯，他是死活都不肯告诉我的。

其实我们本是路人，本该不知不觉地擦身而过。

可是却因为有着相同的路线，相同的习惯，所以不知不觉地把彼此的身影镌刻进了记忆里。比如我们都喜欢乘地铁上学，都喜欢提前半个小时出门，都喜欢在6点30分的时候，站在8号线地铁的同一个入口处，等待同一扇门开启，然后坐在同一个靠窗的位子，再同时闭上眼睛，听MP4里唱起同一个人的歌。

不知不觉，一个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因为赖床不起而导致迟到，来不及吃早饭便匆匆忙忙地往学校赶——这种事情几乎是每个学生都会经历的。

所以我也很郁闷地经历了一回。

我起床晚了15分钟，虽说不算太迟，但一向急躁的我也只是慌张地往嘴里塞了两片吐司就拎着书包往地铁的方向狂奔。

“静静，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在家里吃完早饭再去上学啊，还不晚呢。”陈姨在后面大喊着。

“不吃了，来不及了，我要去上学了！”

天知道，我害怕的根本不是上学迟到，而是……早晨见不到他。

我一跑进入口处，就看到他站在那里。我惊讶，他居然还在——我已经比平时晚了10分钟了，他怎么还在？

这时地铁来了，他没有上。

我更诧异了。

于是我偷偷地躲在柱子后面，默默地看着他。

很快，又来了一趟地铁，他还是没有上。

没多久，第三趟地铁来了，他依旧没有上。

他就这么错过了整整三次。

我低头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再不走的话，真的要迟到了，于是我这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直到我走到他身边，地铁来了，他才和我一起走上去。

他没有开口说话，我也不动声色，可是我很开心，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即使他什么都不说，我也都懂。

他等的不是地铁。

而是，我。

“你到底是在等地铁，还是在等我？”坐定之后，我忍不住歪头对他笑，明知故问。

他沉默了几秒钟，刚要开口，却又被我猛地打断：“哎呀，要老实交代。”

“当然是在等地铁。”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口咬定是我自作多情了。

“哼。”我佯装不理他。

“苏静苒。”他叫我。

我不理。

“喂，那个叫苏静苒的同学。”

我还是不理。

“啊喂，我在叫你呢。”他用手扳过我的脸，挑着眉毛，眼含笑意，却强硬地装出生气的表情。

“干吗？”我心里笑开了花，却跟他学，装出一副很不高兴的表情。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面子上，以后别让我等得太久了，要准时来这里。”

“什么？”

“以后上学都一起走吧，我想和你一起走。”

我看到他的眼睛里似乎闪着盈亮的光彩，原本强硬的表情舒展开

来，化成了暖风一般的温柔。

我定定地看着他，愣了好久好久才回过神来。

“哦……我认识你么？”我歪头，眨着眼睛，摆出一副标准的无辜表情，“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他淡淡地斜睨了我一眼：“谁叫你不问的，你不问我怎么好意思告诉你？我总不能平白无故地说一句‘喂，我叫某某某’吧！”

“那你就好意思说想和我一起上学？我们又不是一个学校！”我笑着反驳他，全然没有了平时装出来的淑女样子，“而且，我在一个月以前就问过你的名字，是你自己装深沉，没告诉我。”

“那你不会再问一次么？除开周末，我们天天都见面的啊。”他似乎很喜欢和我吵嘴，揪着这个问题不放手了。

“好吧。”我摊摊手，表示本人心胸宽广，不跟他计较，“那我就很严肃地再问你一次，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我要手机号码。

我也笑，流利地把号码背给他听。

他在自己的手机上按了按，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刚拿出手机，他就一把抢了过去，手指飞快地打出一个名字，然后把手机递还给我，一脸淡淡的微笑：“记好了。”

我接过手机，满足地看着屏幕上闪烁的那三个美好的字——

郁子南。

这三个字，几乎可以冲刷掉我所有的难过，让我的心情变得如此刻的天空一般明朗。

郁子南这个名字，我是听说过的。

因为，在全市排名里，一直紧紧压在我头上的第一名，就是一个叫“郁子南”的男生。我以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从来都不认识他。

可他原来就在我眼前，正对我眯着眼睛，笑得一脸温柔。

原来，在很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名字都是挨在一起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小学毕业那年吧！当时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向我祝贺——“静静真厉害，考了全市第二名呢！”

而我想也没想就问：“第一名是谁？”

他们说：“郁子南。”

初中三年中，所有的全市统一考试，我雷打不动地是全市第二名，而他，从来都是第一。

我们两个的位置从来没变过。

第一名，郁子南。

第二名，苏静苒。

原来竟是他。

在看到这个名字的那一刻，我才把所有关于他的线索都串联起来。浅京一中、特快班，其实这些早就说明了他是一个天才少年。

是我没有察觉。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缘分”这回事。

我慢慢收起手机，抬头看着他，装作波澜不惊地说道：“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

“我也一直都知道你。”他也一点儿都不惊讶，“在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到你的名字。”

“呵……”我不由得开心地笑起来，“原来我们的经历如此相似。可惜呀，这么多年，我的分数一次都没有超过过你。”

“呃？你很想超过我么？”他好奇地问道，却好笑地摇摇头，十分自恋地说，“还真不太可能。”

一看到他这么傲慢的神情，我强烈的自尊心就被挑了起来，于是很不服气地哼道：“谁说不行！这次的全市统考，我肯定能超过你的！哼，你就拭目以待吧。”

他毫不在意地笑：“如果你还是没有超过我怎么办？”

天哪，我是在夸奖声中长大的，哪里见过他此刻这种轻视的目光？于是我一咬牙，跟立军令状似的坚决地说：“郁子南同学，你听着，要是我这次拿不了第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啊，好啊。”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道，“现在距离考试还有10天时间。在这10天之内呢，你可得好好复习，努力复习，废寝忘食地复习——如果最后你还是赢不了我，那么……”

他忽然停了下来，作思考状，一分钟后才露出一抹微笑：“记住，赢不了我的话，你就要做我的女朋友。”

我的脑子突然空白了一瞬。

我承认，在听到这句话时，我差点没立马缴械投降。

可是，我不能那么没有骨气。

“那如果我赢了你呢？”我故意笑嘻嘻地问。

他摇头，自信满满地丢了一句英文：“It's impossible！”

“如果我真的赢了呢？”我不依不饶。

郁子南终于别过脸：“你赢的话，当然也一样，你让我干吗就干吗。”

我笑了，一把钩住他的小拇指：“好，咱们拉钩，一百年不许变——不过我还没想好让你做什么，到时候再说吧！好了，你该下站了。”

“啊，就到了啊！”郁子南站起身来，似乎还有些不舍，下去之后还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在那一瞬间，我居然看到他的脸上划过了一丝不安。

眼看地铁就要开走了，他终于问道：“苏静苒，你就那么想赢我，一点儿都不想输么？”

我举起手，向他打了一个“OK”的手势，然后吐吐舌头，口是心非地说道：“当然。”

我仿佛看到他明亮的眼神瞬间就失去了光彩。

接着，地铁开走了，他瞥向我的目光在我眼前微微一晃，我便再也看不到他的样子了，只听见耳边“嗡嗡”的风声席卷而来。

我的脑子里不断回放着他最后的眼神，胸腔里溢满了心疼。

“傻瓜郁子南，你连女生的这点儿虚荣心都不懂么？”

我默默地在心里说着，然后戴上了耳机。

到了学校之后正好赶上上课铃响，于是我拎着书包飞快地往教室里冲，总算在老师进教室之前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欧若离放下书本，关心地问道：“静静，你怎么迟到了？”

“睡过头啦！”我随口应着，快速地把书包塞进课桌里，“第一节是什么课啊？”

“数学。”欧若离好心提醒着我，“今天数学课要进行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我这次才猛地想起昨天老师说的话来——模拟考试是针对即将到来的全市统考进行的摸底考试。

想到这里，我赶紧坐好。我确实应该像郁子南说的那样，好好复习，努力复习，废寝忘食地复习，不然我还真没有把握超过他。

要知道，虽然我们两个每次的名次都是紧紧挨在一起的，但是分数却相差很大，几乎都有10分以上。

因为我只能保证自己每科丢分不超过3分，可郁子南几乎每次都是全科满分。

老实说，我心底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做他的女朋友的，可是，我也很想真真正正地在考场上赢他一次。

于是我的脑海里就有了天使和恶魔的对话。

天使说："苏静苒，你一定要超过他。这几年来你不是一直想超过他么？所以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恶魔说："苏静苒，你傻呀！只要输给他就能做他的女朋友了，那是一件多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啊！所以，为了爱情，你可千万不能赢他啊……"

正在我苦苦纠结的时候，后座的魏斯忽然戳了戳我。我一下子回过神来，转头说道："干吗呀？"

魏斯十分无奈地看着我："苏静苒，你想把试卷扣到什么时候？"

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试卷啊？"

魏斯斜睨了我一眼，撇撇嘴，用手指着我的课桌："你说什么试卷？当然是模拟试卷啊，老师发卷子了你没看见啊？发什么呆呢？"

我赶紧回过头去，课桌上果然堆着前排同学传过来的试卷，而数学老师也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进了教室，此时正在讲台上说着："上午两节课的时间进行模拟考试，大家摸摸自己的底，到时候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这将是你们进入高中后的第一次全市统考，所以都要引起重视……"

我一直在想着郁子南，连老师什么时候发的试卷都不知道，而其他排的同学早就开始做题了。

我赶紧把试卷给魏斯传了过去。

魏斯眼神淡淡的，十分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笨死了，浪费时间。"

我自知理亏，不去和他争辩。

模拟试题还算简单，第二节课上课没多久我就交了卷。老师在讲

台上翻着我的答卷。从表情上看，似乎还比较满意。

可是，好不容易才从数学题中解脱出来，语文老师就抱着一堆试卷进了教室。他们是集体商量好的吧？接下来的英语课、化学课、物理课几乎全都是模拟考试！于是整整一天，我们在题海中熬了过来。

放学的时候，欧若离伸了伸懒腰，抱怨道：“唉，我都快被‘考焦’了。”

我也无奈地苦笑：“是啊，我考得快脑瘫了。而且感觉特别累，真想睡觉啊！”

欧若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你什么时候不想睡觉啊？今天早上还因为睡懒觉而迟到了呢。”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时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见到屏幕上闪着“老妈”两个字，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

“静静，放学了吧？”

“嗯。”

“早点回来，你爸爸他们来了，想跟你一起吃顿饭。”

我心里一颤，手有些微微发抖：“爸爸他们……他们是谁？”

妈妈的语气有些迟疑：“哦，就是你爸爸，你小时候见过的那个阿姨和哥哥。”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下来，妈妈也在电话那头沉默着。

一分钟后，她才终于说了一句“就这样了，你快点回来吧”，然后挂断了电话。

欧若离看着我，试探性地问道：“静静，你爸爸来看你了么？”

我茫然地点点头。

到底该不该回家吃这一顿饭呢？如果回去了，见到多年未见的爸爸，该对他说些什么？是该亲切一点儿，还是该高傲一点儿？

10年来，我和妈妈不能说已经完全原谅了爸爸当初的背叛，但是，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渐渐抚平了那些愤慨，也让我们渐渐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在电话里，我和爸爸的谈话总是很尴尬。我们之间随着时间的拉长，变得越来越陌生。他最开始一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后来是半年联系一次，再后来，就成了一两年才联系一次。

而聊天内容无非就是那几句翻来覆去的话——

“静静，近来怎么样啊？”

“嗯，挺好的。”

“学习上呢？”

“还可以。”

“你妈妈对你好吗？”

“嗯，很好。”

“以后有时间多给爸爸打电话啊。”

“您生意那么忙，我怕打扰您。”

“静静啊，无论爸爸多忙，都有时间接你电话的。”

“嗯，知道了。”

他每次都会说希望我给他打电话，我嘴上答应着，却一次都没有打过。

我总是在尽可能温柔地敷衍着他。固执的我认为，他从那个所谓的哥哥那里分给我的少得可怜的父爱，我宁愿不要。

生活中有些事，我们总是弄不懂；有些人，我们总是猜不透；有些情，我们总是说不出；有些爱，我们总是得不到。所以，我也不再强求。

和欧若离告别后，我一个人坐上了回家的地铁。

这一次，我没有在汹涌的人流里找到郁子南。

一路上只有MP4里的歌声与我为伴。

下了地铁，穿过喧闹的步行街，我就站在了自己家的公寓前。

看着门口的黑色宝马，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做了好久的心理准备才有勇气按响门铃。

我在脸上摆好了微笑，准备陈姨或者妈妈来开门的时候尽可能地笑得开心，并且我还准备用这张乖顺的笑脸来迎接我多年未见的爸爸。

可是铃声响过两次之后，门被拉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

我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紧接着，我听到了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

给我开门的，是——

郁子南。

那个喜欢穿着白衬衣、斜挎着书包、身材修长地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等着我坐同一趟地铁的笑容澄澈温暖的少年。

他出现在了我家，和我爸爸一起，还有那个陌生的阿姨。

郁子南的表情也在这一瞬间，突然凝固。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愣愣地面对面站着，沉默了很久很久。

“是静静回来了吧？”客厅里传出爸爸的声音。

“嗯。”郁子南回应着爸爸，然后笑着拉起我的胳膊，“进来吧，爸爸等你很久了。”

我失神地看着他的笑容，喉咙里像是忽然堵了一块坚硬的石头，难过得想哭。可是我不能哭，我只能任由他把我拉进客厅。

我记起了10年前被我摔碎的那根棒棒糖，那个少年的笑容和眼前郁子南的这张脸缓缓地重合在了一起。

是他，为什么是他？

他就是那个我要称为哥哥的人？

不，在我心里，他不是哥哥。

而且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在他心里，

我也一定不是妹妹。

爸爸笑着牵过我的手，殷切地介绍起来：“静静，来，这个是你郁阿姨，这个是你哥哥。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又长高了不少哦！”

当然长高了，都好几年没见了呢！

不过，我已经长大，自然不会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所以我很礼貌地叫着“郁阿姨”，然后回过头来，看着郁子南，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哥。”

郁子南别过脸，面无表情，只轻轻地“嗯”了一声。

我们心照不宣地伪装成了陌生人的模样。

郁阿姨看起来很开心，不迭地称赞我乖巧懂事。我对她友好却疏离地笑着，眼角的余光却一直停留在郁子南的身上。我强忍着自己的情绪，害怕一不小心，就会在笑声中掉下眼泪。

从进门那一刻起，我就在想，为什么爸爸要带着郁阿姨和郁子南来和我们进行这么正式的见面？

直到开饭的时候，我才从他们的言谈之中了解到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

原来，妈妈打算和刘叔叔结婚了。

而我，是个累赘。

今天，妈妈是想通过这样的正式会晤把我推到爸爸身边，让他们全家接受我。在这之前，她已经背着我和爸爸商量好了。

我在吃饭的过程中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妈妈的借口。

她说："静静，你爸爸说了，可以给你最好的教育，让你上最好的学校，学最好的知识，以后还会让你出国深造。"

她说："静静，你要理解妈妈，这10年来妈妈带着你也很不容易。"

我抬头苦笑，这些话似乎很久以前听到过，此刻再次听来，却是那么讽刺。

我清晰地记得10年前妈妈哭着乞求爸爸的场景，她说她可以不要一分钱，只要我在她身边。

可是我不懂，她怎么会为了一个刘叔叔就舍得把我推开呢？

饭桌上，郁阿姨一直在为我夹菜，看得出来，她是真的想对我好；而爸爸也有点儿反客为主的感觉，一再对我说："静静，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妈妈却只顾着对我解释，眼神里有几分慌乱。

郁子南和我一样，冷着一张脸，半句话也不说。

妈妈又说："静静，你今晚要不要跟你爸爸他们一起走？"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抬起头，咬着下嘴唇，冷冷地说道："我就这么让您讨厌么？您就真的一刻也不想看见我了？"

妈妈一下子住了嘴，怔怔地看着我："静静，妈妈不是那个意思……"

饭桌上的气氛一时间尴尬起来。这时，郁子南慢慢抬起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扭头对我妈妈礼貌性地笑了一下，带着明显偏袒

语气地说道：“阿姨，静静今晚就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会对她很好的，您放心。”

他说完，又抬眼看着我。

我低头扒饭，躲过他的目光。

这时，爸爸开口说道：“静静，今晚就跟我们走，你愿意么？”

我看了看妈妈，心凉如冰，却还是把日期尽量往后拖：“我们月末有个全市统一考试，所以这段时间学习会比较紧张。我想，还是等我考完，您再来接我吧！”

爸爸和郁阿姨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同意了：“也好，那我们就等你考完再来接你。”

郁子南忽然撂下碗筷，站起身，十分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说完，他就离开餐桌，去了外面。

我看着他高大冷漠的背影，心里某个角落有些微微发疼。

我犹豫了一会儿，就赶紧扒完了碗里的饭，跟着站了起来：“我也吃饱了。”随后，我也走出房间，来到楼下的院落里，借着房里的灯光和夜下的月光，四处寻找着郁子南。

我有轻度近视，周围的光线又不是很好，所以当我绕着整栋房子前前后后走了好几圈后，依然没有找到郁子南的身影。

房子后面的墙角下栽种着很多蔷薇花，我走得累了，就靠着墙坐在了石板上，有微风夹杂着轻轻的花香拂面袭来。我揉了揉鼻子，想起妈妈，心里一酸，就把脸埋起来，委屈地哭出了声。

从前是爸爸先一步离开，现在妈妈也不要我了，就连自己喜欢的男生，也不能再喜欢下去了。他以后会是我的哥哥，哪怕我考试真的输给了他，他也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我的男朋友了。

我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也止不住。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后突然传来郁子南熟悉的声音："你是笨蛋么？"

我回过头去，透过眼泪，朦朦胧胧地看见了郁子南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他又重复了一遍："苏静苒，你到底是笨蛋还是白痴啊？"

我赶紧擦了擦眼泪，下意识地"啊"了一声。

郁子南无奈地笑了笑："没出息，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我"哼"了一声："用不着你管。"

"你不是我妹妹么？我想管就管。"他定定地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

"谁是你妹妹啊？"我气哼哼地瞪着他。

他轻轻地笑了："难道不是么？那刚才不知道是哪只小猪叫我哥哥啊！"

"哼！你——"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白痴。"他别过脸，挨着我坐了下来，"你刚才围着房子走来走去，是在找我么？"

"嗯。"我声音低了下去。

他接着骂我：“真是白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你不知道？”

“我近视眼。”我弱弱地说着，缩了缩脑袋，因为我看见他的手抬了起来，像是要打我的头。

他的手终于落了下来，我闭上眼睛，本以为他会重重地打我一下，没想到，他只是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而已。

我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感动。

“喂！”他叫我，“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喝掉我剩下的果汁？你不知道害羞么？还是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喜欢上我了？”

“你，你少自恋了！”我实在无语，都一个多月前的事了，他居然还在问，我想了一下，口是心非地说道，“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啊？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嘛，我是你妹妹啊！”

“你要说实话。”他的声音很平淡，语气却是毋庸置疑，“不许对我说谎。”

我有点心虚，把头垂得很低很低：“因为我太渴了，身上的钱又不够再买一杯，看见你的果汁还剩下半杯，就随口喝掉了，免得浪费。”

他十分不相信地问：“真的？”

我大胆地抬起头，硬着头皮，装作一脸无辜：“当然是真的。”

郁子南冷笑了一声：“苏静茜，记住，这是在我说了‘不许说谎’之后，你第一次骗我。”

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拍拍衣服走开了。我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没多久，爸爸他们就准备回家去了。临走前，郁子南朝我挥了挥手，眯着眼睛坏笑道："明天见，我的好妹妹。"

"哥哥再见！"我也故意这么喊道。

郁阿姨不理解其中的缘由，还一脸高兴地跟爸爸说："瞧这兄妹俩，刚见面关系就这么好了，真不错。"

爸爸也赞同地点头："是啊。"

郁子南关上车窗，最后还不忘骂我一句："白痴！"

他们走后，我没有跟妈妈说一句话，径直回了房。我像以前一样，光脚踩在自己的床上，靠着窗子坐了下去，抱膝望着窗外越来越黑的天空。

这一小片天空，在10天之后，我就要看不到了。

不止这样，我和郁子南的关系，也应该要回归到兄妹了吧！

他刚才说"明天见"，可是，我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以后再也不和他一起走那段上学路了。

也许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的回忆才能得到净化，留下最原始最纯洁的美。所以，郁子南，我们明天不会再见了。

【Chapter Two　第二章　因为，你在这里】

Because You Are Here

［01］Sing in the Rainy Night　雨夜的歌声

那些为你吟唱的旋律，是在冰凉的雨夜里，能够散发出无限温暖的和弦。

你知道吗？就在歌词里面，深深地藏着一句——

我爱你。

——苏静苒

全市统考倒计时——9天。

昏昏沉沉地睡下后，我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里的郁子南似乎向我伸出了手，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梦就醒了，一切都是一场空。

我的眼前顿时只剩下白色的天花板，一歪头看见了枕边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定在了5：30的位置。

于是我默默地起床，刷牙，吃早饭，然后背着书包出了门。

我没有去赶地铁，之所以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就是为了一个人穿过那条步行街，走路去上学。

郁子南的身份是我哥哥，我不想在地铁上再次看到他。那种脸红心跳却不敢说一句话的感觉，不应该再出现在我们之间。

清晨的步行街很安静，偶尔有路人经过我的身边。

心里似乎空了什么，总有些孤单的味道。

百般无聊之下，我从书包里摸出英语书，一边走，一边喃喃念着英语单词，耳朵里还听着MP4轻柔的音乐。

穿过步行街就是西街路，那里是地铁的入口处。我顿足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有过去。

走了很久之后，我低头看了看表，已经到了平时坐地铁的时间，郁子南应该已经在地铁站里等我了吧！

“郁子南，郁子南。”

我在心里轻轻念着这个名字，苦涩顿时如潮水般汹涌袭来。

我甩甩头，驱散这种负面情绪，接着往学校走去。

因为提早出门，所以走到学校的时间和平时差不多，很快就上课了，接下来是分试卷、讲试题、提问、回答……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而在这紧张的氛围之中却有一个人例外，他居然在课堂上睡起了懒觉——我隐隐听到了后座魏斯略微沉重的呼吸声。

眼看老师正慢慢走过来，我赶紧回头捅了捅魏斯：“喂，别睡了，老师来了。”

魏斯迷迷糊糊地将眼睛张开一条小缝儿，揉揉自己被压乱了的短发，扯过课桌上的试卷假装认真地看着。等老师走过去之后，他又重新趴倒在桌子上。

我摇头，决定下次老师来的时候不再提醒他。

肚子“咕噜咕噜”地抗议了好久，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放学，我和欧若离一起离开教室，捧着饭盒往食堂方向走。

欧若离很关心地问我和爸爸之间的事情。因为若离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把妈妈决定再婚、把我推给爸爸抚养的事情全跟她说了。

唯独没说我哥哥郁子南的事情。

若离紧紧握住我的手，看上去比我还要难过：“静静，你别太在意。这么多年，你一直都缺少父爱，也许跟你爸爸在一起生活是件大好事呢！以后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就跟我说，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拍拍她的手，勉强笑了一下：“没事没事，瞧你这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若离瞪我一眼：“讨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嗯嗯，我知道。”我一个劲儿地点头，笑得一脸灿烂，“若离啊，有你这个朋友，真好。”

欧若离也笑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只是话还没出口，我就先一步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苏静苒，欧若离——”

我和欧若离闻声同时回过头去。

魏斯正一脸微笑地站在教学楼下，双手习惯性地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轻轻歪着头，挑着淡淡的眉眼看着我。

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漂漂亮亮的女生，这次也不例外。

那些原本准备打饭的女生全都停下步子，羞羞涩涩地站在不远处望着他。而他却在众人目光的洗礼下，朝我们慢慢走来。

我和欧若离莫名其妙地对视一眼，又把目光重新放在了魏斯身上。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喝了一口手中的矿泉水。

魏斯低头看了看我们的饭盒，微微皱了皱眉头，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道：“别去食堂吃饭了，去学校外面新开的那家餐厅吧，我请你们吃牛排。”

“噗……”我口里的矿泉水全部喷了出来，而且都喷在了他的脸上。

我赶紧道歉，可是当看见他那明显压抑着怒气的表情后，又忍不住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魏斯冷冷地瞪着我，我却在他怒不可遏的目光中和欧若离笑成了一团。

他二话不说，拽起我和欧若离的胳膊就往学校外面跑。

当我们坐到餐厅的座位上时，魏斯已经恢复了平时的神色。

我和欧若离尽量保持着淑女形象，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牛排。魏

斯一脸微笑，等我们快吃完了才开始说正事。

“我在‘夏果清凉’附近新开了一间酒吧，今晚正式开张，你们有没有兴趣去捧场啊？”

我跟欧若离顿时惊呆了。

什么？“夏果清凉”就是魏斯自己开的店，现在他居然又要开酒吧？

他可只比我们大一岁而已啊。

我不得不承认，虽然父亲同样是富商，但我们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么大——他的成绩是全市第三，只比我的分数少那么一点点，但是他的生意头脑和交际能力却远远在我之上。

“你开酒吧？白天上课，晚上去酒吧干活，你忙得过来吗？”我不得不说出心里的疑问。

魏斯无奈地笑了笑：“是啊，这几天确实太忙了，所以上课老打瞌睡……不过等开张之后就会好很多了，我会请人专门替我打理的。怎么样？你们晚上去不去给我捧场？”

“去啊去啊。”欧若离的兴致很高，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抢先答应了。

魏斯见我还在犹豫，就把目光转移到我的脸上，静静地等待我的答复。

“呃……”我思考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个，今晚你的朋友都会去吗？”

“差不多吧。”

“那……郁子南也会去的吧？”我抬头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刚才给他打了电话，他说晚上有事，不能来了。”

“哦。”我点点头。

我只是在想，如果郁子南去，那我就一定不能去。

“怎么，你想看到他？”魏斯的脸上依旧笑着，目光却透出一股淡淡的伤感。

我忙摇头：“不是……我晚上去。”

魏斯微笑着点点头：“那就这么说定了，放学后一起走吧。”

我和欧若离又对视了一眼，然后一起答应下来。

这时我的手机猛地震动起来，低头一看，我心里一慌，任凭它震动着，不敢按下接听键。

电话自动挂掉后没过一分钟又打了过来，这回，我鼓起勇气掐断了。

可是，又没一分钟，电话再次进来了。

我继续挂断。

他依旧不死心。

欧若离和魏斯都一脸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我的手机。

“谁的电话啊？为什么不接？”欧若离忍不住问。

魏斯属于行动派，趁我不注意就一把夺过我的手机，按下接听键：“喂！”

“啊！”我赶紧伸手去抢。

魏斯把手机还给了我：“已经挂了……是南的电话，你干吗不接？”

欧若离插话道：“南是谁？”

我被他们两个人问得实在没办法，只好低着头回答道：“就是郁子南啦！他是我哥哥——我爸爸的继子。”

欧若离一脸惊异：“郁子南？全市第一名郁子南是你哥哥？”

我无奈地点头承认。

欧若离的眼神流露出无限的感叹：“你们兄妹俩都好厉害啊。”

我也懒得再解释什么了，魏斯也很知趣地没再接着问下去，只是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这次不是电话，是短信。

我在若离和魏斯的注视下尴尬地打开短信——

“早晨为什么没来？今天放学后我在西街地铁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回一下比较好——

“我跟魏斯约好了去他的酒吧庆祝开张，你别等我了，我不会去的。”

我刚发过去没多久，他的信息就回了过来——

“我会等你，不见不散。”

我有些不舍，最终还是狠下心，没再回复。

“好了。”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口袋，再也不去理会，然后抬头对欧若离和魏斯说，“没事了，咱们回学校吧。”

我们一并站起来，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高一年级是双休，所以我们下午一放学就涌出了教室，跟着魏斯一起去往他的“MR.魏”酒吧。

魏斯的酒吧整个格调都很复古，昏黄的灯光，悠扬的古典音乐，自然、随性、惬意，拥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我不由得脱口问道：“这酒吧的风格是由哪家公司设计的啊？太棒了！”

“我没请公司设计。”魏斯递给我一杯香槟，回答道。

我小小抿了一口，继续问：“没请公司？不会是你自己设计的吧？你也太厉害了，天才天才！”

魏斯摇头否认：“不是我，是你哥哥帮我设计的。”

“我哥哥？”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奇怪地看着他。

“郁子南啊。”魏斯笑了笑，“是他帮我设计的。”

我愣了愣，然后“哦”了一声就沉默下来。

可是魏斯还在跟我解释着：“南的天赋实在是让人惊叹，有他在，哪里还用得着我请设计公司啊？而且他还分文不取呢！”

欧若离听着我们俩的对话，也忍不住赞叹道：“哎呀，静静，你哥真是厉害，不仅成绩全市第一，还是设计天才啊……哪天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

我“嘿嘿”干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后来魏斯又带我们认识了很多同学，各个学校的都有，没想到魏斯的朋友居然这么多。浅京一中特快班的学生也来了很多，我们就凑在一起吃吃喝喝，玩得不亦乐乎。

不巧的是，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所以原本预定在门口放烟花庆祝的活动就被临时取消了，所有人都不胜惋惜。

天色渐晚，暴雨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们就只能坐在酒吧乖乖等着。

有几个男生架上了麦克风在唱歌，我和欧若离就坐在一旁为他们鼓掌。调酒师看起来二十几岁，是个酷酷的帅哥。他在吧台表演调酒技术给我们看，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下来，每个人都目不暇接，发出一阵“啧啧啧”的感叹声。

魏斯本是酒吧的老板，却一直微笑着坐在我身边，时不时地开着玩笑，我就配合着笑笑，心却总是无法安定下来。

我歪头望了望窗外的雨幕，看到街头有刺目的车灯射了过来。

也不知怎么搞的，心里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这时魏斯的手机响了，他起身接电话，跟电话里的人说了一会儿，挂断之后重新走了回来，脸色有几分沉重。他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怎么了？”我忍不住问道。

“是郁阿姨的电话……南到现在还没回家，手机也关机了，郁阿姨以为他在我这边，就打电话来问问。”

我猛地想起了那句“不见不散”，于是“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

来。

欧若离和魏斯被我吓得一惊，也跟着站了起来。

“静静，你怎么了？”欧若离奇怪地看着我。

“没……我，我想上卫生间。”我说完就鬼使神差地起身往外走。

“喂，你走错方向了，卫生间在那边。”魏斯微微蹙着眉，朝我背后一指。

“哦哦。”我忙应了一声转过身去，心里却忐忑地想着郁子南。难道他真的在西街地铁站那里等着我？

傻瓜啊，不是说了我不会去么？

放学的时候是下午5点半，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他还没回家——照这样说起来，他已经等了我4个半小时了。

我朝着魏斯指给我的卫生间方向走了两步就停了下来，掏出手机，居然有二十多个未接来电——全是郁子南的。

因为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所以他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我居然一个也没发现！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上显示又有来电进入，只不过这次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想了想，接通了电话。

“喂？”

对方很久都没有出声。

我心里一震，声音有些微微颤抖：“谁？”

对方依旧没有说话，只听得到他沉重的喘息声。

“哥？”我试探着问道，“是不是你？”

“苏静苒，你故意的是不是？”他的声音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沙哑，“你不来，也不接我电话，你想躲着我是不是？”

“没有……”

“苏静苒，你这个笨蛋！”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你到底在逃避什么？真的很可笑呢！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有一个妹妹叫苏静苒。自从上次在地铁上捡到你的校牌起，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个妹妹！”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来，不由自主地傻傻问道：“那你干吗还说如果我考试输给你，就要我做你的女朋友？”

“你笨到连一句玩笑话都当真么？”他在电话那边戏谑地一笑，我甚至可以想象到那种不屑的眼神。

“玩笑……”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

“苏静苒，你现在给我马上过来，听到没有？”突然，他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朝我吼道。

我心乱如麻地犹豫着，没有出声。

“苏静苒，你今天不打算回家了么？这么晚还不打算回家么？”他的声音既气愤又沙哑，此刻的表情一定是冷冽无比吧！

我看了一眼窗外丝毫没有减弱迹象的暴雨。他就是在这样的暴雨里等了我好几个小时啊，难怪语气会这么不好了。

“那……你再等我一会儿吧，我就过来。”我终于开始不忍心了。

“嗯，我等你。”他这才满足地挂了电话。

跟魏斯和欧若离告别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明显有着不解，但我也没多加解释，毕竟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

魏斯和欧若离都担心我一个女生在这样下着暴雨的夜里一个人回家不安全，于是魏斯特意叫他朋友开车送我。

即将到达西街地铁站的时候，我谎称已经到家，提前下了车，告别那个朋友后，就匆匆忙忙地往马路对面跑。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我的脸上，衣服瞬间就湿了个透。我紧紧护着书包，借着昏暗的路灯，透过重重雨幕，焦急地寻找着郁子南的身影。

“哥？”我试着叫他，“你在哪儿呢？”

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下来，瞬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郁子南！你在哪儿？”我四处不见他的身影，一时着急，大声地喊起了他的名字。

“郁子南——”

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刺目的车灯晃得我眼前一片混沌。

我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迷茫的心情，脑中一片空白，就一直傻傻地在大雨中跑来跑去，寻找着一个名叫“郁子南”的男生——

我的哥哥。

正在我以为他已没有耐心等我的时候，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愣愣地回过头，就看见了站在雨中，全身被雨水浇透，脸上有明显的疲

惫，却依然对我微微笑着的郁子南。

“来。”他握住我的手腕，带着我穿过雨幕，走进路旁的一个电话亭里。他关上那所小门，拉着我一并坐在地面上。

这个电话亭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和他两个人并排坐着。

亭外是依旧纷纷扬扬的雨幕，我们两个就这样缩在这个电话亭里躲着雨。

我低头，借着灯光看到他的胸口一起一伏，脸色有些微微泛白，湿漉漉的头发紧紧贴着他的前额。

他的目光定定地望着外面，缓缓开口：“苏静苒，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的声音依旧沙哑，说话时还有些微微的咳嗽。

我心里一惊，赶紧抬手探了探他的额头，他躲闪不及，被我摸了个正着。而当我的手搁在他额头的那一刻开始，便感觉到一股有如灼烧般的滚烫。

“喂，你发烧了啊？”我担心地叫道。

他瞥了我一眼，没理会我的话，继续自顾自地说着：“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0年前……”

“嗯。”我狠狠地点了点头，“记得，我把你从我家给赶走了，你临走的时候还送给我一根棒棒糖。”

他虚弱地笑了笑：“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以后别让我等太久了，要准时来这里？”

我犹豫了一下，点头：“记得。”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让我等了多久？”他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我忐忑不安地绞着衣角说道：“我不知道你会等这么久。”

“你什么都不知道。”他轻轻“哼”了一声，语气虽重，但并没有再抱怨什么，只说，“今天的事，你一定要给我好好地记住——你既然是我妹妹，那以后就得听我的。”

“嗯。”看着他面色苍白、虚弱无力的样子，我莫名地心疼着，乖乖答应着他的要求。

“苏静苒，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有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什么？你的生日？”我惊讶地问道。

他别过脸，咳嗽了两声，又叹了一口气：“算了，想你也不知道。本来想让你陪我过一个特别的生日的，不过在雨中等你四五个小时也够特别了！我们暂时在这里躲躲雨吧，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云淡风轻的脸。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坚持在这里等我，为什么郁阿姨会把电话打到魏斯那里，为什么他即使手机打到没电也要冒雨把我拉到他身边。

原来是这样。

“给你妈打个电话，要不她看你这么晚没回家该着急了。”他见我不说话，叮嘱道。

“放学的时候已经跟我妈说了今天会晚归，所以没事……倒是你，郁阿姨刚才还在打电话找你呢，你手机关机了。”

他指了指亭子里的公用电话：“刚才打过了。”

“哦……”我应了一声，开始沉默。

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原本僵硬的身体慢慢软了下来。接着，他的头轻轻一歪，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心里一慌，下意识地就往一边躲。

“别动。”他闭着眼睛，用十分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不用这么怕我，我只是不太舒服，靠一会儿就好。”

“嗯。”我垂眼看着他苍白的脸，又忍不住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那样滚烫。

他打开自己的MP4，把其中一个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依旧闭着眼睛靠在我的肩头，一副快要睡着的模样，而我在这一刻终于听到了他喜欢的音乐。

“会唱吗？会唱就唱给我听吧，当是生日礼物好了。”他慢慢说着，以一种淡淡的语气。

于是我就轻声贴在他的耳边，一句一句为他唱了起来：“仿佛已经自由，下一刻我变成风，吹过你的脸孔，差点失控，回忆在夜里闹得很凶。我想我可以明白你所有的痛，想让你知道我懂，却担心言不由衷……”

“苏静苒。”他轻轻叫着我的名字。

“嗯，怎么了？”我停下来，应着他。

“苏静苒？”他还在叫着。

“嗯，我在呢。”

“苏静苒……”他的声音越发低沉了。

“哥，我在这儿呢。”

他慢慢睁开眼睛，神色有些难以言喻的悲伤：“真担心有一天当我叫‘苏静苒’这个名字的时候，身边再也没有人答应。”

我愣了愣，心里蓦然发苦，眼泪差一点儿就掉了下来。

然后我对他勉强笑了笑：“哥，不会的。”

他也淡淡地笑了：“嗯，我相信你。”

外面的雨水就这样不停歇地落下来。

就像他缓缓擦过我耳畔的呼吸，温暖的触感，没有尽头。

[02] The Happiness Moment　幸福的瞬间

我和你之间，永远隔着一个看不见的心形盒子。

那里面装满了幸福的味道，只是我们从来不敢打开。

我和你之间，永远隔着一个看不见的黑洞。

只要我们上前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

我们畏手畏脚地担心着坠入黑洞的危险，所以只能就这样止步不前。

于是，我们既没有投身于黑洞的旋涡，也没有勇气打开那个心形盒子。

于是，我们丢掉了心中憧憬的海角天涯，丢掉了幸福，和爱情。

——苏静苒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将近12点了。

妈妈和陈姨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我，我心里有些愧疚，但还是对她们撒了谎。我说自己一直待在魏斯的酒吧里，直到他们把我送回来。

所幸，她们只是稍微讲了我几句，并没有过多追究。

陈姨的儿子林亚杰也在，他的额头上贴着创可贴，身上穿着磨破的牛仔裤，吊儿郎当地盘腿坐在沙发上。他见了我也只是随口问候了一句，就接着摆弄手中的游戏机。

算了，他不久前才跟人打过架，现在整个人都变了，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

于是我也只是简短地问候了一句，就离开了客厅。

我洗完澡之后，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听着MP4里播放的梁静茹的《接受》，心里计算着郁子南到家的时间，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因为下周五就要进行全市统考了，所以周末两天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认认真真地复习。

周日上午，我下楼倒水喝，正好看见陈姨提着环保袋准备出门。

“陈姨，您要去超市么？”我大声问道。

“是啊，家里没啥吃的了，我去买点，你做功课要补充能量！”陈姨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回头跟我说道。

我赶紧冲过去接过陈姨手中的袋子：“陈姨，让我去吧！周末一直待在房间里，我都快憋死了！反正超市就在楼下嘛！”

陈姨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不停按着的亚杰，说道：“那行，我让亚杰陪你一起去！他是男孩子，正好可以帮你提东西。”

“我不去！”亚杰头都没抬地说道。

“你……”

陈姨刚要张嘴训斥，我赶紧接过话来：“没事的，陈姨，我一个人去就够了。我提得起的啦！您看，亚杰身上还有伤呢！就让他在家里休息吧！”

陈姨满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不好好上学，没事跟什么小混混去打架，活该！”

我见亚杰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忙劝道：“陈姨，您别这么说啦！哎呀，我饿了哎！”

“静静饿了啊！那陈姨赶紧给你做饭去！我们中午吃土豆烧肉、可乐排骨好不好？”陈姨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去。

“嗯，好啊！那我先去超市了哦！”说着，我就往门口走去。

突然，一直坐在沙发上闷不吭声的亚杰冲我喊道：“喂，等等我。”

我回头，不解地看着他。

“一块去吧，正好我也想买点东西。”他换好鞋子就朝我走了过来。

唉，这孩子真善变啊！

不过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随后跟他一起出了门。

到了超市以后，我忙着挑选饮料和零食，亚杰就在一旁给我推车，偶尔说两句“喂，少买点儿，不然回去的时候你自己提啊”之类的话。

等我把该买的东西都挑选齐全之后，到收银台结账，林亚杰却把车子给了我，转身进去拿了一包烟。

我不知道该怎么阻拦他，因为他冷冰冰的表情实在可怕。

出了超市以后，他摸出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燃，两指夹住，将它送到了自己的嘴边，呼吸之间，便吐出了一串烟圈。

整套动作下来娴熟自然。

我站在他身边，小心翼翼地说：“你抽烟，不怕陈姨骂你？”

“你不说，她怎么会知道？”他斜睨了我一眼，面无表情。

“哦，我不说，不过你以后还是少抽些烟吧。”

“干吗？”他有些好奇地看着我。

“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啊！而且，在学校里被教导主任发现的话，可就惨了。”我一脸关心地跟他解释。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很久，竟慢慢笑了，然后出乎我意料地熄灭了烟头，说道：“好，那我不抽了。”

亚杰笑起来其实很好看，只是自从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就几乎再也没笑过，还整天跟街头的地痞们混在一起，抽烟、喝酒什么都学会了，就是没学会怎么才能让自己开心。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

但我真没想到，他居然会这么听我的话。

他把烟放进裤兜里，顺便接过我手中的袋子，先我一步朝前走去，嘴里说着："别发愣了，还不快回去吃饭，我都快饿死了。吃完饭把作业借我抄。你成绩那么好，我好不容易陪我妈一块在你家住两天，不抄白不抄。"

我冲他吐了吐舌头："你想得美！"

他摊了摊手，摆出一副"那就走着瞧"的架势。

事实上，亚杰肯写作业已经是天大的意外了。

下午的时候，他就以"向苏静苒学习"之名，骗过了陈姨和我妈，一直待在我的房间里。我趴在桌子上认认真真地做作业，他则在另一边满嘴抱怨地抄作业。

"喂，苏静苒，这个数学题的步骤怎么这么多？"

"喂，苏静苒，拿破仑是谁？"

"喂，这个函数定义怎么写？"

因为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所以他抄了半天，也只是抄高中通用复习册上面的试题答案而已，另外那些各科老师们留的七零八碎的作业，他就算想抄，也没得抄。

于是，他只能一边抱怨，一边咬着笔头自己做，时不时地问一下早已轻松地看起杂志来的我。

晚上走的时候，他背着黑色的书包，戴上黑色的鸭舌帽，在暮色中朝我挥了挥手，声音低低地说："苏静苒，谢谢你，这个周末在你家，我过得很开心。"

我看到他的眉眼轻轻弯着，笑起来的样子帅气极了。

于是，我也跟着一起笑了：“那——”

我刚想说“那，下个周末再来玩啊”，却在瞬间突然愣住了——下个周末就考完了全市统考，也就是说，我要依照和爸爸妈妈的约定，搬离这里了。

我想了想，改口道：“那你以后也要过得开心点啊。”

他朝我打了一个“OK”的手势：“嗯，听你的。”

然后我看着他颀长的身影被昏黄的路灯渐渐拉长，渐渐消失在街巷远方。

星期一我依旧是5点半就起了床，没有坐地铁，只是一个人沿着漫长的步行街，在音乐的陪同下一步一步朝前走。

一直到周四，郁子南都没有再跟我联系。

虽然我们已经努力视对方为兄妹，但说实话，那些言谈举止之间的错觉，还是会让我混淆不清。他一连这么多天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条短信，忽然让我有种失落的感觉。

想起几天前他冒雨在西街等我的情景，我依然有些心痛。

而我竟然还在为了一个莫须有的约定，或者说玩笑，昏天黑地地背着物理定律、化学元素周期表。

那个约定就是——

如果我能够考赢他，就可以要他为我做一件事。

如果考不赢他，就要做他的女朋友。

当然，后者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考赢他。等到什么时候我有需要，就可以要求他帮我做一件事。

虽然只是一个他说的玩笑，我却为之拿出了几乎从来没有过的认真态度。

放学后，正准备走路回家，我包里的手机就突然响了起来。

是郁子南。

暴雨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的郁子南。

“哥！”我接起电话，礼貌而疏离地叫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么多天的毫无音讯而生气。

“苏静苒，明天就是全市统考了，我请你吃夜宵！你快到西街地铁口来。”他的语气却丝毫没有受到我的影响，竟是难得的欢快。

一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就完全没有了抵抗力，欢喜地说道：“真的啊！那太好了！我这次一定能考到你的前面，尝一尝当第一名的滋味。”

他在电话里笑了笑：“给你加油而已，要想考赢我，可没那么容易。”

“哼，那就等着瞧吧！”我神气地挂断了电话，匆忙往地铁站赶。

到达西街站之后，就看见郁子南一身休闲的装扮，靠着大理石墙壁，一边听着歌，一边朝出站口张望着。

看到我出来，他立刻直起身子，朝我招手：“你好慢。”

我小跑着来到他的身边，看到他连书包都没有拿，手背上还贴着白色的十字胶带，似乎是打吊瓶的痕迹，不由得疑惑地问道：“咦？你这是怎么回事？生病了吗？”

他抿着嘴唇朝我一笑，却不回答：“说吧，想吃什么？”

我见他不打算说，也就不问了，只是笑嘻嘻地看着他：“好不容易有人请客，当然要吃海鲜了！我最喜欢吃海鲜。”

他微微一皱眉：“海鲜？不好吃。”

“谁说不好吃？海鲜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我立刻纠正他，“而且海鲜很有营养的，吃了会变聪明！”

他不由得邪邪地一笑：“你是说你现在很笨，因为想变聪明，所以才要去吃海鲜的？”

我瞪他一眼：“你才笨呢！不管啦，我决定啦，就吃海鲜！我知道有个地方的海鲜超级新鲜，包你吃了还想再吃……呃，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不会是那天等我的时候淋了雨，一直感冒到现在吧？待会儿你得多吃点，补充营养。我们快走吧！”

说着，我就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不顾他脸上复杂的神色，往我熟悉的那家店走去。

他还在抗议：“喂，一定要吃海鲜么？”

“当然了！”

“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吃……”他摆摆手，终于妥协。

不多久，我们就来到了那家我常去的海鲜餐厅。我拉着郁子南一起坐下，点了四种不同的美味海鲜。菜一上桌，我就开始吃得不亦乐乎，而他却只是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我吃。

我停下来，往他的餐碟里夹了一个扇贝：“你吃啊，干吗光看着我吃？来，快点动筷子。”

“我不爱吃海鲜。”郁子南还是不肯吃。

“哎呀，你说要请我夜宵的哎！哪有你不吃，就看着我一个人吃的道理？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吃了。”我把筷子一放，作势要走。

郁子南赶紧拉住我，低着头，皱着眉头慢慢地吃起来。

我看着他吃海鲜的模样，颇有成就感。

“对嘛对嘛！”我笑眯眯地说，“哥，你吃海鲜的样子太帅了！”

郁子南突然呛住了，紧捂着胸口咳嗽：“咳咳……吃海鲜还帅个什么劲儿，你还真是……”

我笑得更欢快了。

可是他好像真的很不舒服，似乎不是被食物呛到的样子。

“喂，你没事吧？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我赶紧跑过去帮他抚背，担忧地问道。

“没事。”他好点儿之后赶紧冲我摆手，“你干吗啊？要是真的这么担心我，就一个人把剩下的这些海鲜全部吃完好了。”

“那可不行。”我又一溜烟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你看你身体这么不好，更要多吃点，补充钙和蛋白质。”

他看我这么坚决，也不再说什么。

一桌子海鲜我大概吃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被我硬塞

给郁子南了。他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虽然眉头越皱越深，却还是把他们全部消灭干净了。

于是我的成就感倍增。

他吃完之后用餐巾抹了抹嘴，十分幽怨地看着我："苏静苒，你等着，这次的账以后再跟你算。"

我得意地说道："好呀，看你怎么算！还有啊，明天就要进考场了，成绩出来之后我和你肯定能分出个高低。你呢，就拭目以待吧。"

他别过脸，沉默了很久。我刚想问他是不是怕了，就听到他声音很轻地问道："苏静苒，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你哥，你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微微一愣，心脏跳动的频率再一次为他而加快。

然后没心没肺地说道："那当然愿意啦！有你这么拉风的男朋友，我求之不得呢！"

他苦笑："我们反正也不是亲生的，不如……"

"可惜啊！"我匆忙打断了他的话，"可惜，你是我哥，所以我不可能做你女朋友了，不然老爸他们会被我们气死的。"

他的眼中似乎有什么盈亮的光芒在微微闪动，几秒钟过后，那点盈亮转而沉淀出一抹浓重的悲伤。他也不再继续那个话题，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了，我送你回家。"

"嗯。"

"你还想不想吃棒棒糖？"他问。

“好啊。”

“草莓味的怎么样？”

“不啦，我要吃酸奶味的。你记得吗？小时候你送我的那根棒棒糖，就是酸奶味的。”

“都10年了，谁还记得那种事情……”

“没关系啊，你现在知道就好了。”

“可是你不是把那根棒棒糖丢了么……”

“嗯，不过后来我又吃掉了。”

他忽然停下脚步，一脸玩味地看着我：“哦？为什么？”

我微微一笑：“因为是你送的。”

“那，好吃吗？”他的眼神里有些许期待。

我故意躲过他的目光，口是心非地说着“一般般啦”，记忆却瞬间回到了10年前。

那时，爸爸的离开让我一直沉浸在悲伤中。我整天整天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那根碎裂的棒棒糖发呆。

某天的午后，我的房间响起了敲门声，随后，欧若离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探了进来：“静静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啦！”

接着，一个比她本人还要高出许多的限量版Hello Kitty毛绒公仔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惊得呆了，这个Hello Kitty我很久以前去她家玩的时候看见过。当时我爱不释手地抱着它玩了很久，可是因为是

若离的心肝宝贝，我即使很喜欢，也没有说出来。

“若离，你……”我想说些感谢的话，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它吗？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抱来送给你啦，别整天闷闷不乐的了。”欧若离冲我笑嘻嘻地吐吐舌头，只是没多久她的眼神又黯淡了下去，“静静，虽然你爸爸走了，但是你还有妈妈，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所以你还是很幸福的……你知道，我以前在孤儿院里生活，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是谁。但是，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活得很开心啊！”

“嗯，谢谢你，若离。”我抚摸着Hello Kitty柔顺的绒毛，终于露出了很多天以来的第一抹笑容。

“静静，你笑了哦！以后要多笑啦！你笑起来最好看了。走吧，我们出去玩，别再闷在家里了。”说着，她就来拉我的手，却无意中看到了我手中碎裂成好几块的棒棒糖，疑惑地问道，“哎呀，静静，你的糖怎么都碎了？”

我看了看手中的棒棒糖，没有说话。

她二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口袋里翻出一块巧克力，递到我手里：“静静，你吃这个吧！碎掉的棒棒糖就扔掉好了。”

我却默默地把巧克力还给了她，轻声拒绝道：“不了，我还是喜欢我的棒棒糖。”说完，我一块碎渣都没剩，全部放进了自己嘴里。

若离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是市里富商的千金小姐，挑食得很。这种糖，要是以前，早就被我扔到一边去了，连看都不可能多看一眼，更别说吃到肚子里。

可是这次不一样——这根棒棒糖，是他给我的。

“好吃吗？”欧若离疑惑地问。

我微笑：“很好吃哦。”

欧若离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陪着我一起笑了。

我想了想，把Hello Kitty往她面前一推：“若离，这个是你最喜欢的东西，我不能要。”

欧若离却把它往我怀里重重一塞，跟着跳上我的小床，靠着窗户对我笑着说道：“傻瓜，你和阿姨都对我这么好，我只不过送你一个Hello Kitty，有什么舍不得的？”

“可是……”

我还想拒绝。

欧若离摆摆手，轻轻眨着那双盈亮的眼睛，露出一个再甜美不过的笑脸：“静静，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送给你。”

她定了一下，接着又强调道：“什么都可以。”

我忽然觉得，若离那双眼睛清澈得像是被雨水洗净了的天空，完美无瑕。

于是我默默地抓住了她的手，露出一抹清浅的笑容：“嗯，我知道了，谢谢。”

而浅京这个城市，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如既往地多雨，一如既往地喧嚣，也一如既往地寂寞。

在后来渐渐成长的时光里，我依旧时常回想起若离的话。

她那天完美的笑容像是被定了格，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之

中，伴随我走过了许多年。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送给你。

——什么都可以。

那些回忆，我没有对郁子南说出来，同样也没有对欧若离再提起过，只是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夜色在我们一句又一句看似无聊却又甜蜜的对话中慢慢地静了下去。步行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两旁的霓虹灯一闪一闪，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地走得很慢很慢。

第一次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

穿过步行街，来到我家的公寓门口，郁子南停下脚步，说道：“好了，你到家了，快进去吧。”

“嗯。”

我答应了一声，抬手准备按门铃。

可是我的手在半途中顿了顿，然后放下来。

我回头望着郁子南：“哥，你回去吧。”

他的眼神很淡：“我看你上楼。”

“哦。”

我低低地应了一声，终于按响了家里的门铃。

陈姨开门之后见郁子南也在门外，不由得惊讶起来：“咦？小南

也来了啊！快进来坐！”

郁子南礼貌地笑了笑：“不了，陈姨，刚才带静静出去玩了一会儿，现在送她回来。时候不早了，我就不坐了。”

陈姨回头看了看客厅里的大钟，对郁子南说道：“哦，确实很晚了，那你回去小心点儿啊。改天来玩！”

“嗯，好的，阿姨再见。”说着，他就在我进屋之后转身离去。

妈妈没有在家，她最近天天都回来得特别晚，我知道她是和刘叔叔在一起。

我径直上楼，回了卧室，开灯之后，我趴在窗前，望着楼下夜幕中的郁子南。

借着外面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扬起嘴角，朝我的窗口笑了笑，然后向我挥手。

我也向他挥了挥手。

我站在窗边，默默地望着窗外的他一步步走远。

路灯很暗，他的身影很快就消隐在街道的黑幕中。我就一直这么看着，然后用手指在窗户玻璃上画了一颗心。

这颗心，没有人能够看见。

我看不见。

郁子南也看不见。

但它真真切切地存在——

全市统考如期而至。

进入考场之前我和欧若离跟白痴似的，对着天空大喊了三声“必胜”，惹来了魏斯一连串鄙视的白眼。

考题不算很难，第一场是数学。考完之后，在另一个考场的欧若离就跑过来与我和魏斯对答案。

对过之后，欧若离带着哭腔说：“糟了糟了，我那道论证题的过程跟你们都不一样，肯定做错了。”

魏斯随口安慰着：“不一定呢，或许是我跟苏静苒做错了。”

欧若离摇摇头：“你们两个一个全市第二，一个全市第三，我呢……才勉勉强强挤进前一百名，而且你们两个的答案都一样，那肯定是我错了。这下子可惨了，数学又要给我拉分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好了好了，别太在意，下场还得考呢，调整好心态。”

欧若离深吸一口气，冲我点了点头。

以前总听人说高中是地狱，看起来果然是的！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和魏斯一起疲倦地走出了考场。

我正在伸懒腰的时候，魏斯突然说道：“苏静苒，看来这次的全市第一名是你了。”

“呃，分数还没出来呢！说不定是你呢！再说了，就算我比你考得好那么一点点，还有我哥在我前面呢！”我反驳道。

“他啊……”魏斯居然有几分惋惜，“你还不知道呢？那家伙从上个

星期开始就一直在住院啊！他的身体有点儿不好，那毛病叫什么来着，好像叫‘气胸’吧，得做个小手术，现在估计手术正做着呢——他还真不知死活呢，前两天偷偷从医院里跑出去玩，吃了很多海鲜。他对海鲜过敏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他一直不吃的，这回不仅吃了，而且还吃了不少。听郁阿姨说，他当天晚上回到医院之后就一直吐，结果加重病情，手术都要提前做了……所以，这次他没参加统考，第一名肯定是你了。”

我一时间听得脑子发蒙：“什么？他对海鲜过敏？而且一直在住院，准备接受手术？”

魏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怎么？你不是他妹妹么？这些连我都知道的事情你居然不知道？”

我茫然无措地摇头：“你刚才说……他生的是什么病？”

“气胸啊！”魏斯见我一脸不解，又解释道，“自发性气胸，很难受的一个病。上次他发病的时候我正好在身边，他胸口疼得差点晕过去，而且呼吸非常困难……”

我立刻回忆起那天郁子南手上打吊瓶后留下的胶带，还有后来他手捂胸口的痛苦表情。而在上个星期，他冒雨等我的那一次，我明明已经觉察到了他身体似乎有些不舒服，只是……我以为那只是淋雨之后的感冒症状而已，丝毫没有想到他的病居然严重到要动手术。

想到这里，我不安起来。

都怪我，非要强迫他吃什么海鲜，害得他病情加重不说，现在连手术都得提前做了。

可是郁子南他怎么那么傻啊？

我要他吃他就真的吃啊？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么？

我心里不由得揪成了一团，一会儿埋怨自己，一会儿又暗骂郁子南，就这样在学校门口徘徊了半天，才终于想起来问魏斯郁子南住的是哪家医院。

得知他所在的医院后，我就匆匆忙忙给爸爸挂电话。

爸爸一接电话就问我考得怎么样，是不是今晚就搬过去。

我心急如焚地说道："爸，先不说这个，我听同学说，哥哥现在在动手术，您是不是在医院啊？"

"嗯，我在医院。你还在学校吧？在校门口等我，我过来接你。"说着，爸爸就挂断了电话。

10分钟后，爸爸的车就来了。

他显然对我关心郁子南这件事很高兴，说："你们是兄妹，能够彼此关心真是太好了。小南他爸爸去世得早，这么多年来，他把我当亲爸爸一样看待，对我非常尊敬。所以静静呀，你到时候也别把小南还有你郁阿姨当成外人。"

"嗯，知道了。"我乖乖地点头。

到达医院之后爸爸带我进了郁子南的病房。

他刚做完手术，正躺在床上睡觉。郁阿姨在一旁陪着他。我向郁阿姨问了好，就把目光转向虚弱的郁子南。

他睡得很熟，我挨在郁阿姨身边坐好，动作尽量放轻。

"静静，考得怎么样啊？"郁阿姨把声音压低，对我温和地微笑，关心地问道。

“嗯，还可以……可惜哥哥没去考，我本来还想跟他比一比的。”我回给她一个笑容。

“呵呵，小南今天的手术很成功，等他好起来后你们两个再比吧。”郁阿姨慈爱地摸摸我的头。

爸爸待了一会儿后准备去公司，问我要不要顺路回妈妈那里，我想了想，说：“妈妈肯定不在家，而且刚考完试轻松了，我就在这里陪陪郁阿姨吧。”

爸爸和郁阿姨互相看了一眼，然后郁阿姨说道：“静静，一会儿我也得回单位，晚上才能过来，让你爸先把你送回家吧。”

“啊？把哥哥一个人留在这儿啊？不好吧！要不您和我爸先走，我在这儿照顾他。反正我考完试了，下午也放假。”

郁阿姨摇摇头：“那多累啊，你刚考完试，跟同学一起去玩玩吧！”

“没关系的！”我冲阿姨笑了一下，“就让我留在这里照顾哥哥吧。”

“那好吧！我忙完就赶快过来换你。小南刚动完手术，你别让他到处乱走。”郁阿姨想了想，最终还是同意了。

“嗯。”

郁阿姨拿起包跟爸爸一起离开了医院。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郁子南。他穿着病号服，脸色微微有些苍白，可是依然那么好看。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好看的眼睫、高挺的鼻梁和薄薄的嘴唇。他安静地躺在那里，胸腔随着他的均匀呼吸上下起伏着。

我俯下身子，贴在他的耳边，用轻到不能再轻的声音喃喃地说道：

“郁子南，你是傻瓜。”

“郁子南，你以前说如果我没有考赢你，就要做你的女朋友，可是你居然没有参加考试，你弃权了……”

“郁子南，为什么你就在我面前，我却还是那么想你呢……”

“郁子南，快点醒过来，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郁子南，对不起……哥，对不起。”

我一句一句地说着，他却依然安静地睡着。

过了很久之后，我终于累了，趴在他的床边睡了起来。

“苏静苒……”

朦朦胧胧中，我好像听到郁子南在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马弹起来：“哥，你醒了？”

在我问出这句话之后，他居然又没了声音。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发现他眼睛都没有睁开，似乎只是在做梦。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叫了一声：“苏静苒……”

我心里一震——他竟然一直在梦里叫着我的名字。

又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动了动，似乎是要醒来。我屏气凝神地看着他，没多久，他就真的慢慢睁开了眼睛。

郁子南的目光有一瞬间的茫然，他微微动了动身子，开口问

道：“妈，几点了？”

噢，他把我当成他妈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道：“哥……郁阿姨回公司了。”

他一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变得清醒起来，惊讶地问道：“苏静苒？你怎么在这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考试么？”

“你睡迷糊了吧，我早就考完了啊。”

“哦。”他有些吃力地动了动身体。

我立马按住他的肩膀，正色道：“不行，郁阿姨说了，你刚做完手术，不能乱动。你想要什么，我帮你拿。”

“我……”他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

“没关系的，你有任何需要，我都可以帮你办到哦！”我笑着鼓励他说下去。

“我……我想去卫生间，你怎么帮我？”郁子南红着脸说道。

“呃……”我无语地对着手指。

他又强撑着要起身，我赶快扶着他的上身，尽量不牵动他的伤口，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扶下床，带着他一步一步地朝卫生间走。

他一边走一边开玩笑地说：“苏静苒，你说我现在走路的姿势像不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啊？”

我点头承认：“像……不过你比老头子帅多了。”

“你说什么？”他似乎没听清我的话。

“我说，你是像老头子，但你比老头子要帅得多。”

听到我的这句话，郁子南居然抬手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既然说我像老头子，那还帅什么啊？你这个白痴，说话前后矛盾。”

我笑：“嗯，那你一点儿都不帅，丑死了。”

他瞪我一眼：“白痴！跟你说话还不被你活活气死啊！”

我继续嘻嘻哈哈地回应他：“那你还跟我说？”

“你……”

“啊，别生气别生气，小心身体！你刚做完手术，可不能随便生气哦。”我故意做鬼脸，一边安慰他一边逗弄他。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一只手下来，狠狠地敲在我的脑门上。

“啊——”我一边揉着自己的脑袋，一边赶紧讨好他，“不是，不是。哥，你最帅了，没人比你更帅！”

“得了，你赶紧回家去吧！听见医生说没？我得静养。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静养？那就是安安静静地养着，所以你就不要在这里烦我了！”郁子南甩开我的手臂，想赶我走。

我一脸无辜：“我这不是自告奋勇地留下来照顾你么，怎么就烦你了啊？你看，你上个厕所我都跟着，生怕你……”

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尴尬万分：“你出去一下。”

我抬眼看了看门上卫生间的标志，又有些不确定地看了看刚做完手术，连自由活动都成问题的郁子南，质疑道：“你自己……真的可以么？”

他使劲瞪我一眼：“废话，你快出去。”

我不由得扑哧一笑，因为我看到他居然脸红到脖子根了。

“你小心点儿啊。”我不再捉弄他，乖乖地退了出来。

“知道了，啰唆。”他关门之前还不忘骂我一句。

医院里的环境很是沉闷，特护病房里只有我和郁子南两个人。

说说闹闹地玩够了以后，郁子南有点儿累了，我就让他在床上好好躺着，顺便丢给他两本书，于是他就靠着床头一页一页地翻起来。

我坐在一旁，学着他的样子假装看书，时不时地偷看他两眼。

他的眼睛真的很好看，每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就会微微地眯着，看起来懒洋洋的，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帅气。

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偶尔会咳嗽。

这对他身体的恢复很有影响，所以我在桌子上倒好了白开水，止咳药也在一旁准备着，谨遵医生的嘱咐，到点就催促他吃药。

我这才知道，他这人任性起来简直让人无法招架。他懒，懒得喝水，懒得吃药。就算你端着水、捧着药送到他嘴边，他还看都不看一眼。直到说尽了好话，磨破了嘴皮子，他才最终一边抱怨“苦死了”一边不情不愿地吃下去。

可是当我伺候完他之后，他就一反开始的表情，一脸满足地笑道：“苏静苒，其实我是故意的，被你照顾还真不错哎。”

我朝他丢去一个大白眼：“哼，就知道折磨我。”

他又笑了："真希望就这样一直被你照顾下去。"

"天哪，那可千万不要！你不嫌生病麻烦，我还嫌医院有怪味道呢。"我摆出一张苦瓜脸。

他的语气却坚定起来，浮在嘴边的笑也显得浓重了："我是说真的，没逗你玩。"

我索性别过脸去，不再理会他。

"咳咳，苏静苒，我难受。"他突然一边咳嗽一边大叫起来。

"哥，你怎么了？怎么了？"我立刻被他吓得慌张起来。

"咳咳，咳咳……我想吃西瓜。"他挤了挤眼。

"西瓜不就在你手边的桌子上摆着么？还是我刚切的，连籽都给你挑了！"我几乎要怒发冲冠了，他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我难受啊，你帮我拿，咳咳……"他很明显地在耍赖。

"又来了！行了，你就别装了，给你西瓜。"我一边瞪着他，一边把西瓜送到他的嘴边。

"好吧，我不装了。"他说完恢复常态，咬了一小口西瓜，接着说，"放回去吧，我又不想吃了。"

"郁子南！"

"哎哟！"他似乎很讶异，"不叫我哥哥了？"

我一听他这话，赶紧把语气放软了："哥，你能不能老实待会儿？"

"看情况吧，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我可以考虑考虑。"

天色就在我们的打打闹闹中慢慢地黑了下去，夜幕悄无声息地降临，病房里的灯光将人照得微微发白。

整整一个下午，我眼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就只有他——

郁子南。

他一直在笑眯眯地折腾我，我差点儿就一拳打在他的伤口上，直接跟他说“郁子南，你再这样子整我，我就真的走人了”。

可我终究不忍心那样做。我宁可被他折腾死，也会赖在他身边照顾他，绝对不会离开。

因为，他这次提前动手术，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责任。

他自然了解我的想法，于是倾尽全力地让我对他好，还毫无感激之情地对我说：“苏静苒，这是你应该做的，谁叫哥哥我……喜欢你。”

他这句话说得既清楚，又含糊——

我分不清他说的喜欢，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还是爱情最初的那种喜欢。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一直含糊着。

就算是第二种，也要把它含糊地当成第一种。

那样，对我们都好。

只是，游曳在我们之间的那种让人窒息的悸动，又该怎么去忽略？

我知道，那种感觉来得万分真切，那一瞬间，它的名字叫幸福。

［03］Mommy，I Still Love You　妈妈，我依然爱你

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误会而争吵，

可是当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

我们选的，原来都是对方。

——苏静苒

全市统考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意外，因为郁子南缺考，我顺利拿到了整个浅京市的第一名，而魏斯一如既往地紧随我，成为全市第二名。

可是，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太开心。

两天短暂的假期过后，我们恢复了紧张的高中生活。

老师宣布，周五下午召开家长会，每个同学的家长都必须到学校。

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家的时候，家里冷冷清清，只有陈姨一个人在。我看着陈姨里里外外忙碌的身影，凑上前去问：“陈姨，我妈还没有回来么？”

陈姨看着我无奈地摇摇头：“还没呢！饭刚刚做好，静静，快趁热吃吧。”陈姨说着，把我拉到了饭桌前。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一个人端起碗，默默地吃起来。

妈妈现在和刘叔叔在一起，已经忙到连和我一起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家长会？

我从小到大的家长会，她一次都没有去过，都是陈姨代替她参加的。我知道，小时候她舍不得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只要我，可是渐渐地，我成了累赘，她就开始嫌弃我了。

她从来不会对别人主动说起她还有个成绩相当优异的女儿。

每想到此，我的心里总是会涌上一阵悲哀。

其实我并不想就这样搬去爸爸那里，我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可是妈妈那种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看来，我是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妈妈很晚才回到家。看见我房间有灯，她敲了敲门，问我是不是睡了。我蒙着被子不说话，她进来把灯关了，便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我没有告诉她，三天之后学校要开家长会的事情。

第二天放学，我径直去了医院。

郁子南看起来好了很多。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书，见到我的第一眼就问道："成绩出来了吧？你是不是如愿拿到了第一名？"

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是啊。"

郁子南拧着眉头看我，假装生气地埋怨道："喂，喂，苏静苒，你怎么跟个游魂似的？跟我说话的时候要认真一点儿，我是病人哎。"

我扭头看了看他：“哥，过两天我们要开家长会。”

郁子南不经意地笑了笑：“家长会怎么了？全市统考之后开家长会很正常啊！再说，你考得这么好，还怕开家长会啊？”

我却认认真真地点了点头：“是啊，我怕开家长会，我讨厌开家长会。”

郁子南把手中的书放下来，在病床上动了动身子，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为什么？以你的成绩，开家长会应该是很开心的啊，老师肯定会当众表扬你。”

我苦笑着说道：“可是，我妈一次都没有去过我的家长会。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老师当着那么多家长的面表扬你半天，可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却不在——有的时候陈姨代替我妈去，还会不停地问‘静静，快开完了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买菜啊？’”

郁子南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

过了好久，他才终于笑了一下，说：“其实，你妈并不一定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不在乎你在学校的表现。有的人性格就是这样的啊，明明心里很自豪，表面却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只在心里偷偷地高兴。”

我冷笑一声：“哼，她不是不知道，而是根本就没兴趣知道。她现在就知道整天和刘叔叔腻在一起，连和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还会关心什么家长会！”

郁子南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又捧起书接着看起来。

我摸出手机开始玩上面的小游戏。

过了一会儿，郁子南突然对我说：“把你的手机借给我玩玩。”

我退出游戏，把手机递给他。

他却只是随随便便地在键盘上按了什么，很快就还给了我。就在他把手机还给我的那一瞬间，他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

因为他的手机在一旁比较远的桌子上，而他躺在床上又不方便，所以我就准备起身帮他拿。

“不用拿了！”他说，“是短信。”

“不看短信了？”我莫名其妙地问他。

“嗯，不用看了。”他打了一个哈欠，漫不经心地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

“星期五下午，两点开始吧。”我随口答道，“要不让我爸去吧……可是他公司那么忙，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嗯，他那儿确实忙得很。”他附和着我。

“唉！”我叹了一口气，“那就还是用老办法，让陈姨代替我妈去。”

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妈妈依然不在。我好像已经有好几天没见到她了。她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我除了知道她是和刘叔叔在一起之外，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不主动告诉我。

我一想起两天之后的家长会，就很烦恼。

可是再烦恼也没用，家长会终究还是来了。

星期五中午，身为班干部的我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在教室布置会

场，准备迎接下午的家长会，老师也在教室里指挥着。

我犹豫着要不要趁机跟老师说明我爸爸妈妈不会来。

因为陈姨下午自己家里有点事情，来不了，所以，这次根本就没人参加我的家长会。

正想着，老师就开口了："苏静苒，你这次考得相当不错，拿了全市第一名，给学校争了光啊！待会儿家长会上，我一定会好好表扬你的，你是全班同学学习的榜样啊，但是千万别骄傲，知道么？"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来，嘴上却说着："嗯，知道，谢谢老师。"

差不多两点半的时候，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到齐了，只差我家没人来。

老师说再等一等，可是我告诉她："老师，我爸爸妈妈都太忙了，没时间来，所以不用等了。"

老师微微皱眉："太忙了？孩子的家长会这么重要，怎么能……"

"啊，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

老师的话还没说完，便被一个声音打断了。我听到这声音，心里一惊，回头望过去，竟是我妈妈赶过来了。

她气喘吁吁地走到老师身边："老师，您好，我是苏静苒的妈妈。"

"妈……"我不由得惊讶地问道，"您怎么会来？"

妈妈埋怨地瞪了我一眼："我怎么会来？学校开家长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居然是你郁子南哥哥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

“郁子南？”我更奇怪了。

“是啊！他刚刚打电话来，跟我讲了很多事。所以，我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好了，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妈妈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坐了下来。

说不上来此刻是什么心情，只觉得胸口压抑着一种久久的感动。长期以来的酸楚和委屈一并交杂在一起，在这一秒钟得到了舒缓。

老师在家长会上很郑重地表扬了我，我留心注意着妈妈的表情，她一直带着笑，那笑容中的骄傲谁都能看到。

然后她推推身边其他同学的家长，一脸自豪地说：“苏静苒就是我女儿。”

那位家长对她竖起大拇指：“你家孩子真有出息。”

我无声地看着这一幕，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

家长会结束以后，妈妈拉着我的手说：“静静，以前我不来参加你的家长会，是因为你的成绩我都知道，我不想让你骄傲，所以就常常让陈姨代替我参加。我想，越是这样，越能激励你进步……但是，我没想到，原来你一直以来都误会我了。”

我看着她前所未有的认真模样，为这一刻知道的真相震惊。

“静静，对不起，妈妈今天才知道，原来你心里一直在埋怨妈妈。是妈妈不对，妈妈不该不顾及你的感受，把你送到你爸爸那边。妈妈不应该因为你刘叔叔而疏远你。静静，是妈妈错了！你留下来吧，不要搬出去……你能原谅妈妈么？”她顿了顿，眼眶有些红了，“其实……妈妈也很舍不得你。”

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

我原以为，她的眼里早已没有了我，可是原来我错了。她只是一直在矛盾着，一边是她爱着的男人，一边是她心爱的女儿，真的很难取舍。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背起书包，对她笑了笑：“妈，您今天不用去见刘叔叔了么？”

“嗯。”

“那和我一起回家吧，我想吃您做的菜……陈姨做的不如您做的好吃呢。”

“好啊，走，我们回家。”妈妈的声音中带着笑意。

晚上，我吃到了久违的妈妈做的菜。我们边吃边聊着我小时候的事，初中时候的事，还有现在生活中的琐琐碎碎。

吃完饭之后，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忍不住问道：“妈，如果我不希望您和刘叔叔结婚，您会答应么？或者说……我和刘叔叔之间您只能选择一个人，您会选择谁呢？”

妈妈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回答：“静静，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妈妈和他在一起，妈妈会选择你的。”

“为什么？您不是很想和他结婚么？”我继续问道。

妈妈笑了一下：“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我听完这句话，默默地笑了。

“妈，您安心和刘叔叔结婚吧，我祝福你们。”

妈妈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我明天就搬去和爸爸住。不过，别担心，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还有，我以前误会您了，对不起。”

我轻轻说着这些话，心中感到前所未有地释然。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郁子南在医院里玩我的手机，其实是在翻找妈妈的电话号码，然后他把找到的号码用短信的形式发到了他的手机上。

为了消除我和妈妈之间的误会，郁子南在家长会开始之前，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详详细细地跟她讲了一遍。

我听妈妈说，他还提到了他过世的亲生父亲。

我不知道当时郁子南是什么样的心情，但现在，我总算稍稍明白了他那天说“其实，你妈并不一定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不在乎你在学校的表现。有的人性格就是这样的啊，明明心里很自豪，表面却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只在心里偷偷地高兴”时，眼中复杂的神情是什么意思。

[04] The Protected Love　被保护的爱

虽然你从来不多说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真的深深爱着我的话，

那么，我相信——

这个人，一定是你。

——苏静苒

爸爸开车接我回家的时候话不多，只是沿途给我介绍着新家的方向。汽车拐过西街的时候我看到地铁站旁边的公用电话亭，蓦然想起了那个与郁子南一起躲雨的夜晚，心跳的速度骤增。

我本以为爸爸家应该离西街地铁站不远，因为郁子南每天都是在这里等地铁上学，可是汽车驶过地铁站10分钟后，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原来爸爸的住处竟是浅京西街那块地价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天文数字的一级豪宅——香榭水岸公寓。

我这才反应过来——对啊，我怎么忘了？爸爸是浅京市里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苏敬之啊。

整栋公寓都是爸爸的，我几乎惊到吐血。本以为跟妈妈一起住的公寓就已经很豪宅了，现在一看爸爸的，才明白什么叫做小巫见大巫。

从此，这里也是我的家了。

爸爸把车停好，领着我边走边介绍："这里是我们家的花园，后面有泳池。这里是家里的小体育馆。你哥哥经常在这里打球，以后你没事也可以跟他一起来这里锻炼。一楼是客厅，还有两个书房，一个是我和你阿姨办公用的，另一个是你哥哥的，以后你就和你哥哥用同一间书房好了。书房旁边的那个房间是你哥哥平时练琴用的。"

"练琴？"我不由得打断他，"他练什么琴啊？"

爸爸笑了笑，解释道："小南很小的时候就会弹钢琴了，他也很喜欢流行音乐。那里面放的是他的钢琴，还有吉他什么的。"

我忽然想去撞墙了，听爸爸这么一说，我竟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在认识郁子南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他除了年年考全市第一外，还长得那么帅，那么有设计天赋。

现在，爸爸居然告诉我，他，郁子南，还是个音乐才子。

他的脑袋还是人脑么？

爸爸还在介绍着：“小南没事的时候自己搞了一个录音室，喏，就是琴房旁边的那间。”

“哦！”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卧室都在楼上。”爸爸说着就带着我上了楼，“你的卧室你阿姨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快进去看看喜不喜欢。”

我点点头，推开了爸爸指着的房门。

棕木地板，粉红色的软软的床铺，还有白色的帘帐，大大的毛绒玩具，精致可爱的书橱和电脑桌……

“天哪！”我忍不住赞叹，“爸，郁阿姨给我弄得太漂亮了。”

“呵呵，你阿姨一直想有个女儿，可惜小南是个男孩儿。现在你来了，她可高兴坏了，一直给你布置房间，还喜欢吧？”

“喜欢喜欢，当然喜欢，谢谢您和阿姨了。”我不由得对郁阿姨感激起来，有人说继母的心是蛇蝎之心，可是我却能感觉出来，郁阿姨是真的想对我好。

我越来越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尽管我小时候恨过她，恨她抢走爸爸，害我和妈妈伤心，但是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妈妈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已然学会了敞开心扉来接纳她。

“你左边的房间就是小南的卧室，右边那间是我和你阿姨的，晚上有什么事叫我们就行。静静啊，爸爸知道，搬来一个新的环境，你肯定会有些不习惯。没关系，等过段时间，你就慢慢熟悉了。”爸爸笑着安慰我。

“嗯，知道了。”

爸爸走后，我就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楼下的花园，默默发呆。

来到这里的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不真实。

粉色的公主床又大又软，我躺在上面，却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妈妈这个时候回家了没有。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短信。

我打开一看，竟然是妈妈发来的——

“静静，你在你爸那儿住得习惯吗？”

人们常说，母女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我以前不信，现在终于有些相信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想到她，她的短信就来了呢？

我立刻回复道——

“妈，我在爸爸这儿挺好的。放心吧，您早点休息，晚安。”

然后我关上手机，安心地拉灯睡觉。

我就这样，度过了来到新家的第一个长夜。

搬家之后我也改变了路线，因为离学校太远了，所以我不能再走步行街，只能像郁子南一样，每天上学乘坐地铁1号线，转8号线，放学则反之。

只是郁子南仍在医院休养，他不在，这条路我一个人走得很寂寞。

爸爸说要请个司机专门接送我上学，我笑着拒绝了，我可不想那么张扬。

爸爸听了我的回答之后很惊奇，说郁子南当时也是这么回答他的，还说我们年轻人的想法还真是一样。

对此，我也只是付之一笑。

这天放学，我和欧若离约好了一起逛逛，于是就背着书包在步行街的人流之间穿梭。我们逛了一家又一家，直到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天也实在不早了，才打算分手回家。

我随意地望步行街的街头一瞥，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熟悉身影——林亚杰。而在他的后面，还有好几个看似痞子模样的男生，他们正在追赶着一个瘦弱的男同学。

我朝前一望，发现那个被他们追赶的同学我认识，是我们学校的。

欧若离也看见了这一幕，她不禁惊呼："啊，静静，你瞧，那个被小混混们追赶的男生不是C班的杜阳吗？"

我不觉皱了皱眉，听到若离把亚杰称作"小混混"，心里有些不爽。

"亚杰！"我拉着欧若离一块儿朝他们跑去，边跑边叫着亚杰的名

字。

亚杰闻声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跑到他身边，质问道：“你这么晚在这里干吗呢？陈姨不是说了，让你以后早点回家吗？快回去，别再追我们学校的人了。”

“苏静苒？”在这里遇到我，亚杰似乎倍感意外。

“那个杜阳怎么了？你们干吗要追他？”

亚杰看了他身后的兄弟一眼，对我说道：“他抢了我兄弟的女朋友，所以要教训他一下。”

我一听他这吊儿郎当的语气就来气：“你胡说！我不管那个女生是谁，可是我告诉你，女朋友绝对不是靠抢来的！她喜欢上了别的男生，你揍那男生又管什么用？再说了——”我把目光转向亚杰的那位所谓的兄弟，冲他说道，“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和亚杰一起打架，女生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人？”

这时旁边的欧若离小心翼翼地拉了拉我的胳膊，轻声问道：“静静，你怎么了？你认识他们啊？”

我点点头：“嗯，认识，从小就认识。”

亚杰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他身边的那个兄弟没想到我会指责他，先是一愣，接着就用询问的眼神望向亚杰。

亚杰看着我笑了一下，接着就回过头对他身后的几个男生说道：“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苏静苒，我的女朋友。”

“什么？”我不由得愣住了。

他那些兄弟们，包括刚刚被我指责的那个男生，突然对我毕恭毕敬起来，甚至异口同声地向我问候：“嫂子好！”

欧若离使劲攥着我的手：“天哪，静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瞪着亚杰，既气愤又羞愧地吼道：“你乱说什么啊？谁是你的女朋友啊，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朋友了？”

亚杰坏坏地一笑：“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林亚杰，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现在就告诉陈姨去，看她怎么教训你。”我转身就往步行街的西头走。

我难以想象，不久前亚杰还开心地和我一起做作业，才一个月不见，就俨然一副街头小混混形象。

亚杰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使劲挣脱，却挣脱不开。他硬生生地把我拖到一边，然后又温柔地放开，对我笑着，似乎还是以前的亚杰，但神情却完全变了。

他点了一根烟，一边抽，一边慢慢地说着：“苏静苒，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什么？”我几乎听到了自己下巴掉在地上的声音，完全不敢置信。

他又重复一遍：“苏静苒，我从小就喜欢你，从我妈妈到你家当保姆的第一天起，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

“对不起，亚杰，我……”我结结巴巴地回应着他。

这是第一次，一个男生这么正式地向我告白。

“我知道，你成绩很好。虽然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但是你家里有钱，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个人人都讨厌的小混混，老师和同学都看不起我。以前我总想着再等等，等你长大再告诉你，可是我越等下去就越发现，我和你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亚杰就这么自顾自地说着，我愣愣地听着，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亚杰的那些同学，还有欧若离，都安静地站在一边。亚杰的话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用眼角的余光瞥到，欧若离的嘴巴已经张成了“O”字形。

“可是——”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亚杰，我不喜欢你。”

亚杰抬起头来，目光中多了几分犀利：“那你喜欢谁？”

我沉默。

总不能说我喜欢自己的哥哥吧？

“是谁？”他锲而不舍地追问。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没有喜欢的人。”

亚杰释然地笑了。他甩了甩头发，又深深吸了一口烟：“那好，苏静苒，从明天开始，我要正式追求你。我会每天都去你们学校接你放学，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的。”

说完，他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给我，就转身带着他的兄弟扬长而去。

我忍不住冲着他的背影大喊：“林亚杰，你别白费工夫了！”

他依旧没理我。

“这个人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我懊恼地自言自语。

“静静！”欧若离上前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问道，“他说他要追你，你打算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啊？”我几乎想要仰天长叹，“要么就拒绝，要么就逃跑。我刚才已经拒绝了，没用，所以就只能躲为上策了啊！天哪，亚杰怎么会喜欢我啊？天哪……”

我跟老天发完一顿牢骚之后，就看见欧若离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只是没过一会儿，她居然红着脸蹦出一句：“静静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男生长得好帅好有型哦！要不，你答应他算了？”

“天哪，您收了我去吧……”我幽怨地再次长叹。

可是，尽管我百般不愿意，从第二天起，亚杰的追求攻势就正式拉开了。

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我们学校的校牌，居然逃课潜入了我们学校，于是我一下课就能看见窗外玻璃上映着黑红色鸭舌帽下亚杰的那张笑脸。中午放学他会帮我打饭，晚上放学他还会接我回家。

而且不管我躲到哪里，都能被他在第一时间找到。

我跟他当面讲了很多次，叫他不要这样，他就是不听，依旧天天来找我，等我，烦我。

我简直快要抓狂了。

我觉得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学习和生活，只是为了我和他之间仅剩的那丝友谊，我才没有告诉陈姨而已。

亚杰这么明显的追求，加上欧若离对事实的了解，所以整个特快班几乎都知道全校第一的我忽然之间有了一个狂热的追求者，而且追我的人居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

舆论是无敌的，绯闻是可怕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同学们就真的把我当成了亚杰的女朋友，任凭我解释一千遍一万遍，就是没人信。

这天下课，趁着亚杰还没来，班上的同学就又开始挖我的八卦了。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啊，你们不要乱讲。”我无力地辩解着。

“那他干吗天天来找你？”

“对呀，还给你买饭。”

“对你那么好！”

“放学还等你呢。”

“哎呀，苏静苒，其实他也挺帅的啦，你承认吧，别不好意思了。”

正当我满头黑线、欲哭无泪的时候，魏斯把我拉到一边，沉声问道：“苏静苒，一开始我以为你不会看上他那种混混，现在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真的答应他了吧？”

“怎么连你也这么问？”我一脸忧郁地看着魏斯，“亚杰怎么搞的？到处散播谣言。”

魏斯原本漠然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他眼露不屑，一副看好戏的表情：“这么说，你不喜欢那个林亚杰，是他一相情愿的？”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魏斯把手揣进裤兜里，靠在我的课桌上。

我使劲白了他一眼，抱怨道：“废话啊，我要知道怎么办，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啊！”

魏斯想了想，然后问我：“南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摇摇头：“我哥手术之后身体恢复得时好时坏，所以郁阿姨一直让他在医院里养着。不过前两天说快要出院了，我忙着上课，忙着躲亚杰，这几天也没时间去医院看他，他怎么可能知道？”

魏斯一脸坏笑：“他那么聪明，说不定有办法让你甩了林亚杰那小子呢！这样好了，今天放学我跟你一起走，我给你做掩护，躲掉林亚杰，然后打车去医院看你哥，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我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我哥知道！”

“为什么？”魏斯满脸不解，“你怕什么？南又不会吃了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苦笑。

我哥可能真的会吃了我的。

“求你了，千万别让我哥知道我和亚杰的事。”我双手合十做拜托状。

魏斯微眯着眼睛，神色疑惑。不过，看我这么焦急地掩藏这件事，他也就没再坚持下去，只说：“好吧，不过我确实是想去医院看看南呢！那家伙以前打架那么厉害，这住起院来居然还没完没了了，连我的酒吧都没去捧过场。”

“呃，我哥还打架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全市第一名的郁子南打架厉害呢！

魏斯笑了笑：“他以前练过跆拳道。本来苏叔叔是看他身体不太好，让他练着玩，没想到两年时间就拿到黑带了……所以才说他生病住院很不可思议。”

“这么厉害？”

他真是个全能型的天才啊！长得帅就算了，还成绩好、会弹钢琴，现在居然还拿到了跆拳道的黑带。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打量了魏斯一番。

“魏斯，你怎么对我哥这么了解啊？”

魏斯摊摊手：“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他平时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爱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我都一清二楚。”

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竖起大拇指：“你也够厉害。”

“做生意的嘛，首先就要收集客户资料。”魏斯挤挤眼睛，开玩笑地说道。

上课铃响了，魏斯准备起身回座位，临走时还不忘拍拍我的肩说：“别忘了放学后一起去医院看南。”

我朝他打了一个“OK”的手势。

终于到了放学，我和魏斯像说好的那样，他掩护我躲过了亚杰的视线，打车奔向郁子南所在的医院。

郁子南虽然不在学校读书，但是当我们一推开病房门，就看见他

的床上摆满了课本、漫画、小说，还有什么《音乐教父——肖邦的一生》、《世界音乐的发展》等五花八门的书。

郁子南就安安静静地靠在床边坐着，依旧是一身干净的病号服。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只是微微抬了抬眼，随口说了句“来了啊，坐吧”，就继续低下头来翻着他手中的书。

“哥，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朝他嘻嘻一笑，扔下书包，坐到了床边。

“还不错，过两天就回学校上课。”他随口答应着，顿了顿又问道，“魏斯也来了？你们一起来的啊？”

魏斯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是啊，一起来的。你天天在这里待着，倒挺悠闲的嘛！”

“是啊，悠闲！悠闲得都快发霉了！只好靠这些打发日子！”郁子南扬了扬手中的书。

“哈哈，那赶快出院，去我的酒吧玩玩！你这个酒吧设计师还没去看过现场的吧？告诉你，我那生意不错的哦！”魏斯得意地说道。

“行啊，条件是你请客。”郁子南的语气懒洋洋的，含着笑意。

“哇！”魏斯大叫，“我开店你捧场，当然是你出钱……”

“那我不去。哪有自己设计的酒吧还要自己花钱消费的啊？”郁子南笑了笑，把目光转向我，语气中有调侃的味道，却又仿佛有一丝责怪，“苏静苒，你这几天怎么都没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斯就说：“你妹妹都快忙死了，你不知道，有个叫亚杰的……”

“啊……”我赶紧打断了魏斯的话，“我忙着上课啊，哪有时间？再

说，我现在不是来看你了嘛！”

说完我一个劲儿地瞪魏斯，魏斯这才明白过来，没有再往下说。

郁子南的表情有点疑惑，却也没有接着问下去。我们随便聊了两句，就又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

后来，我帮他把病床上乱摊的书都收拾了一番，才跟魏斯一起离开了医院。

魏斯回酒吧，我回家。

第二天放学，魏斯依旧帮我打掩护，躲避着亚杰。

第三天，依旧。

第四天，依旧。

就这样，一连一个星期，我都是躲在魏斯的身后逃出学校的。

但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这天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就像前几天一样，为了不让亚杰发现，和欧若离分开走，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跟随魏斯一起离开了教室。站在楼道里时，我忍不住朝后张望了一下，看到亚杰正失望地站在我们的教室外面找寻着我的身影，于是我扯扯魏斯的衣角说：“快快，他今天来得比昨天早。”

魏斯叮嘱我要小声一点儿，接着就拉着我一起下楼。

放学的时候楼道很拥挤，我和魏斯两个人尽量靠着墙走。这时，忽然有一群小混混模样的男生逆着人流往上走。这下子楼道就变得更加拥挤起来。魏斯和我都不得不停住了下楼的脚步。这时，不知道是

谁将我往前一挤，我就撞到了魏斯身上。

魏斯转过身，面对着我，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了他幽深的眼睛。

又有同学急匆匆地赶着下楼，不管不顾地就反手将我往前一推。

于是我一个踉跄，跌进了魏斯的怀里，紧紧贴住了他温热的胸膛。

我听到了他“咚咚咚”的心跳声，不由得紧张起来。

魏斯显然也有一瞬间的愣神，接着他就把我扶好。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后背紧紧地贴住了墙壁。

他低头看着我，很久之后，才微微笑着说：“小心点儿。”

“嗯。”我假装不在意地应了一声。

随即，魏斯就继续拉着我下楼。

我们刚出校门没多远，亚杰就带着他那几个小混混兄弟追了过来。我大叫一声“惨了”，和魏斯一起在大街上跑起来。

亚杰他们很快就追上了我和魏斯。

看着亚杰脸上那冷冰冰的表情，我知道，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苏静苒，跟我走。”他命令着我。

我心里有几分害怕，却依旧假装强硬：“我不走。”

亚杰几个大步就走到我面前，丝毫不顾忌大街上的人来人往，伸手就来拽我的胳膊：“谁叫你躲着我的？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这时一直站在我身边的魏斯终于忍不住把亚杰往后一推："你以为你是谁呀？苏静苒都说了不跟你走，你还拉她干吗？"

魏斯这一推，亚杰就彻底愤怒了。他将手中的烟头狠狠一掐，抬脸冷冷地盯着魏斯："你又是谁？"

我一看情势不妙，赶紧说道："亚杰，这是我同学，魏斯。"

可是魏斯在关键时刻突然蹦出一句："我是苏静苒的男朋友。"

"呃……"我有点儿没反应过来。

而亚杰一个拳头已经冲着魏斯的脸上去了："你男朋友个屁！"这拳头一出，魏斯的鼻血立刻就喷了出来，他往后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一时间，站在亚杰身后的那几个小混混全冲了上来，对着魏斯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天哪，别打了，别打了！"我冲过去护着魏斯，"不要打了！"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他们才终于住了手。

我看着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魏斯，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原本那么帅气的魏斯，现在居然被打得满脸淤青残血，简直惨不忍睹。

心里的胆怯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我气愤地站起来，冲着亚杰的脸上就是狠狠一耳光。

"他是我朋友，你凭什么打他？"

亚杰呆呆地看着我，似乎不相信我会打他，喃喃地唤道："苏静苒……"

我抬手又给了他一耳光："林亚杰，你浑蛋！"

亚杰怔怔地看着我："苏静苒，我是因为喜欢你……"

"可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恨不得再也不要看见你！"我一边哭一边大喊道，街上的行人纷纷往我们这边看，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滚，你给我滚！"

"苏静苒……"他上前一步，声音低沉，似乎要跟我解释。

我却往后大退一步，依旧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滚，滚啊——"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好久，抬了抬手，似乎想给我擦眼泪，却被我一手打开。他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你是真的很讨厌我……"

说完，他就领着自己的朋友走了。

他的背影更加落寞，我却一点儿都没有心疼的感觉了。

等林亚杰走后，我赶紧冲到魏斯身边："魏斯？魏斯？你怎么样？"

魏斯咧着被打得青肿的嘴角朝我一笑："没事……不过第一次被人打，还真有点儿疼。"

"你傻瓜啊你！"我哭笑不得地骂了一句，"谁叫你胡说八道，要掩护我也不要这样引火上身啊！"

魏斯坐起来，一边揉着脸上的伤，一边解释道："要不是我说是你的男朋友，他能死心么？"

我叹了一口气，把他扶起来："算了，我们快去医院吧。"

说来也怪，亚杰追我的风波似乎就在这一场打架之中过去了。从那之后，亚杰居然再也没来学校找过我。

不过魏斯“英雄救美”的事迹就这么在学校里传开了。他每天顶着一脸的创可贴来上课，倒也毫不在意，就是可怜了备受绯闻煎熬的我。

以前我被林亚杰追求还只是班上的同学知道，经过这次打架风波，居然全校都传得沸沸扬扬，而且八卦内容还不止一条。其中最火的内容是：某外校的小混混林亚杰和浅京二中特快班的魏斯两个人共同追求苏静苒，以至于情敌相见，分外眼红，才引起了这次的打架事件。

我欲哭无泪。

当然，打架事件之后，学校警告，班主任谈话，一个个都找上了我和魏斯。

于是我更加欲哭无泪。

在学校折腾了几天，终于熬到了周末，我又去医院看望郁子南。

他快要出院了。我进了病房之后就开始为他收拾东西，而他就坐在一旁，一边啃着苹果，一边指手画脚：“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带回家，那个就不用拿了。”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迭地应着。

“苏静苒！”他好半天没说话，又突然叫我的名字，“我听说有两个男生同时追你，都为了你打起来了？”

我一愣，没料到他一直住在医院里，居然能得知我的事情。

我随即转过身来看着他，无力地辩解道：“你听谁说的？千万别信。”

郁子南目光深邃，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好久好久，却一句

话都不说。

“哥？”我叫了他一声。

他这才轻轻地笑了一下：“我听说，你还打了那个校外的男生？”

我低下头，不说话。

“你坐过来。”他朝我招了招手，我慢慢地在他身边坐好。

他歪头微笑着打量着我，过了好久，才收起笑意，垂下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苏静苒，你喜欢那个男生么？”

我清楚地看到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满，但我转过脸，假装没看到，反而转移话题：“哥，你们学校也有很多喜欢你的女生吧？”

“干吗？”他随口问。

“不干吗，我就是好奇嘛。”

“赶快收拾东西。”他不回答我，又开始命令道。

我“哦”了一声，无奈，只能接着整理他的东西。

“你先替我收拾着，我出去一下。”他忽然拿起两件衣服就进了卫生间。

等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病号服换了下来。我看着他身上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不由得问道：“哥，你干吗？出院手续还没办好呢！”

“嘘——”郁子南瞪我一眼，向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小声说，“我偷偷出去，你别告诉医生不就好了？”

“可是……”我真的很为难，“你出去干什么呀？你想要什么，我给

你买就好了。”

“别啰唆了，我走啦。”他又朝我做了一个“拜拜”的手势，接着就偷偷摸摸地躲过护士和医生的眼睛，顺着走廊一路往前走去。等我想把他追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上了电梯。

我不安地待在病房里，一有护士过来，就谎说郁子南上厕所了。我就这样等着，直到中午，郁子南也没回来。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他居然一个都不接。

原来在医院里待着真的很闷。我一个人在这间病房里才待了半天，就已经无聊到不行了。难以想象，郁子南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着想着，就对他今天忍不住偷偷跑出去玩的心情感到非常理解。

而越是理解，我就越郁闷……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下午4点左右，郁子南终于回到了医院。当时我正靠在病床上打盹儿，他笑眯眯地把我揪起来：“几点了还在睡？”

我揉揉眼睛，一看是他回来了，差点儿激动得哭了。

我赶紧嗔怪道：“天哪，护士来过三次，医生来过一次，我都说你上厕所去了，害得人家护士小姐还问你是不是拉肚子了呢，说要让你再留院观察两天。谢天谢地，你总算是回来了！”

郁子南只是看着我淡淡地笑，一句话也不说。

我忍不住又问道：“可是，你到底干吗去了啊？这么久才回来。”

“没有啊。”他一脸的漫不经心，“就去魏斯的酒吧坐了坐，和里面的美女聊天而已。”

我轻轻“哼”了一声，满脸不高兴。

他一脸好笑地看着我，然后解释说：“哈哈，没去酒吧啦，就和几个朋友玩了玩而已，刚才骗你的呢。”

“骗我很有意思么？”我依旧板着脸。

郁子南却俯下身，轻轻一捏我的脸蛋，然后微微一笑，眯着眼睛说：“骗别人没意思，骗你，当然有意思了。”

他的呼吸近在咫尺，顷刻间就扰乱了我的心跳。

周日的时候，郁阿姨给郁子南办了出院手续，我们一家人终于开开心心地把他接回了家。

可是，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很意外地听说了一件事——林亚杰被人打了。

是欧若离告诉我的。

那天，欧若离一脸兴奋地拉着我说：“静静，静静，听说了吗？林亚杰被你哥揍了一顿，就在星期六的中午时分。你知道吗？你哥把林亚杰揍得可惨了，魏斯有多惨，他就有多惨！”

我恍然大悟，原来郁子南是这样骗我的。

他偷偷跑出医院，在外面折腾了将近一天，只是要为我出这一口气。

原来，他一直是用这样默默的方式，把我深深地保护起来。

[05] Because You Are Right Here　因

为，你就在这里

如果说时间能够带走一切，那我一定摇头表示不信。

因为，我永远会记得你为我弹琴时的温柔。

永远记得那些话。

永远记得那首歌。

永远记得，我为你轻轻地吟唱着“我会永远爱你”。

——苏静苒

随着夏日的远去，天色越发黑得匆忙起来。

爸爸和郁阿姨每天早出晚归，而郁子南出院之后，也没有急着去上学，反而悠闲自得地请着病假在家里待着。我每次说他这么做是荒废学业，他就会一本正经地反驳我：“就算我天天在家里待着，也照样拿全市第一，你信不信？”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信。

周末的时候，整栋公寓都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经常会在楼下的琴房里练钢琴，有时一练就是整整一天。而我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安静地听着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音乐声。

房门一般都是半掩着，运气好的话，趴在沙发上就可以透过门缝看到郁子南弹钢琴时的侧脸，还有他敲在黑白琴键上的手指。

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哥哥吧，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专呢！

突然，钢琴声戛然而止，郁子南从里面走了出来，对躺在沙发上

的我说道："苏静苒，你想不想录CD啊？我听过你唱歌，很不错！"

我一愣，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只知道傻傻地点头："想啊想啊！怎么？你会录啊？"

"当然啊，家里不是有录音室么？那就是我特意弄的。不过你要是想录，还得先练习一下，来……"他说着就一把把我提起来，往琴房走去。

我微微仰着头，看着他脸上若有似无的微笑——嗯，他今天似乎心情不错。

琴房里除了钢琴还有吉他、电子琴之类的乐器。他径直在钢琴旁坐下来，然后微微抬头看着我："试试看！你唱，我给你伴奏。"

"呃……唱什么呢？"

"随便你啊。"他随手弹奏了几个音，很好听。

我忽然想起我和他在魏斯的冰饮店里遇见时，从他的耳机里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歌声——《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应该是他喜欢的吧？又或者说，是我们共同喜欢的。

于是我轻轻哼唱起来：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 go…"

我刚起一个音，郁子南就愣了一下，可能他是没想到我会唱这首歌吧！但是，很快，他就微微一笑，合着我的歌声，手指轻轻地在键盘上弹奏起来。

他给的伴奏很轻柔，黑白琴键在他灵活的手指下交错，一声一声汇集成了动人的乐声。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you ，my darling you..."

整首歌下来，他给的钢琴伴奏都是即兴的，不仅动听，而且他甚至淡笑着闭上眼睛弹奏。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忘我的样子，嘴角轻扬，自信满满，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的歌声和他手中的那架钢琴。

结束之后，他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他笑得很开心："没想到你也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真是经典啊。"

我很想告诉他，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依然只是对他嘻嘻笑着，什么也没有说。

"苏静苒，我重新给这首歌配一个纯钢琴的伴奏，然后你唱，再把它们录成CD怎么样？"他问着，眼睛里有一丝期待。

"好啊。这个主意太棒了！"我兴奋地手舞足蹈，忍不住夸赞道，"哥，你真厉害！"

他好久好久都没再说话，依旧随手按着琴键，脸上的笑意也没有消散。我就安静地站在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

忽然，他转过头看着我："苏静苒……"

"嗯。"我笑着应他。

"其实……"他的语气很少见地有几分犹豫，"我想转学。"

"啊？"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的话，不由得问道，"哥，你说什么？"

郁子南站起身来，低头定定地看着我的脸，窗外有阳光射进来，轻柔地照在他的黑发间，也倾泻在钢琴的黑白琴键上。

他温和的目光，几乎灼痛了我的眼睛。我们就这样无声地对视了好久好久。

“我想转学，去你们学校，你们班，坐在你的身边。”他轻轻笑着，这一次，他的话里没有半分迟疑。

我顷刻之间就呆愣在他淡笑的目光之中。

“为，为什么？”

他垂下目光，又随手弹了几个音。因为他低着头，所以我看不清他到底是怎样的表情，只听到他的语气像是开玩笑，却又透出几分认真：“没有为什么，就是想天天和你在一起——好好盯着你，让你好好学习啊。”

我掩饰着心中的慌乱，故意说道：“我才不用你盯着呢，我的成绩很好！”

“那……”他顿了一下，又说，“那就盯着你，不许你交男朋友。”

我心思一动，看着他那张笑得甚至有一丝难过的脸，情不自禁地出声叫道：“哥……”

“我晚上就跟他们说，爸爸应该会答应的。”他最后淡淡地说了这一句，终于合上钢琴盖，径直走出了房间。

他的背影，竟然有几分落寞。

我怔怔地看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晚上爸爸和郁阿姨回来之后，郁子南果然跟他们宣布，要转学去浅京二中。不过，他说的理由并不是要盯着我好好学习之类的，而是

以一中理科班的学习枯燥，不如二中校园生活丰富为说头。而且他还说市里大部分的精英学生其实还是在二中，比如全市第二名——我，又比如全市第三名——魏斯，接着又大谈校风问题。最后坚定地表示，还是二中比较好，他应该转学去二中。

晚饭过后，爸爸和郁阿姨就一直商量着要不要给郁子南转学的问题，我就装聋作哑地在一边待着，一句话也不说。

他们一直商量到临睡前，才终于下了决定——反正郁子南在哪儿都是精英，既然他想去二中，那就放手让他去好了。而且还有他妹妹我在二中，正好两个人在学校里可以互相照应。

就这样，郁子南如愿以偿，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直忙着办理转学手续。

一中的校长、班主任几番劝说，实在舍不得把郁子南这么一个全市第一名拱手让给他们的头号竞争对手——浅京二中。

但是郁子南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转学，就谁也改变不了了。

于是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和郁子南一起搭地铁，转乘，一起在上学的地铁里听MP4，一起在放学的地铁里头靠头睡得昏天黑地。

他的胸前佩戴起了除了名字之外和我一模一样的校牌：浅京二中，特快班，郁子南。

郁子南转来我们班的时候，全班同学和老师都兴奋异常，连校长都亲自来我们班欢迎他。

欧若离一直在后面扯着我的衣角说：“静静，静静，你哥长得好帅啊，真的好帅啊！”

他站在讲台上，微笑着作自我介绍，大家都在那一刻瞪大了眼

睛。

那时，我心里忽然感到很自豪——真不愧是我哥哥，真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他如愿被安排到了我的邻座。这下子我们这边就热闹了。

我的左边是郁子南大帅哥，我的后面是魏斯大帅哥，我的右边是欧若离大美女。每天一下课，男生女生们都喜欢往我们这边聚。

郁子南对所有女生都很有礼貌，只是这种礼貌之中包含着一种淡漠的疏离。我坐在一旁，把这些都尽收眼底。

放学后，我和他一起回家，终于忍不住再次问道：“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转到我们学校来呢？”

他双手插在裤口袋的，书包斜斜地挎在肩上，一脸阳光般的笑容，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话。

他说——

“因为你在这里。”

不是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而我们却如此幸运，在浅京这个地方，在一转身时没有错过，于是每天都听同一首歌，坐同一趟地铁，坐同一个位子。

只是我们的身份在骤然间变得尴尬起来，于是那段感情再也不可能继续，那个人再也不能依偎，那个声音再也不能在耳边响起，那双手再也握不住我掌心的温度……

所以，我不再奢望美丽的未来。

因为，千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我们在一起】We Are Together

［01］Lover　恋人

这个世界上有一张牌，那是专属于我们的红桃A。

可是它被时间悄悄地藏了起来，以至于我们再也找不到了。

到了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你还会不会记得，曾经，我们也光明正大地，在大家面前，做过一分钟的恋人？

就在那短暂的一刻，我们的爱情不再偷偷摸摸。

就在那短暂的一刻，我们眼睛里的对方是纯纯粹粹的爱人。

是的，我爱你，就算只能拥有那么短短的一刻。

——苏静苒

天气的变化总是悄无声息的，当我们察觉秋天的气息时，树叶早就泛黄了。

特快班总是走在最前面的班级，当其他班还在准备期中考试的时

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埋在试题的海洋里，准备着整个学期的统考了。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每个月都是大大小小的测试。

自从郁子南转来以后，我理所当然地降为第二名，他就理所当然地保持着第一名。

虽然心里总有些小小的不服气，但更多的，还是骄傲。

看，我的哥哥郁子南就是这么厉害！

终于，在紧张了太久之后，学校特别批准我们特快班也放松一下，组织全班秋游。

秋游的地点是浅京市郊的一片山水区，食物饮料自备，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分小组游戏娱乐。时间定为周六上午出发，在秋游地点住宿一夜，周日下午回来。

班主任老师在讲台前讲着安全注意事项，而讲台下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暗自兴奋起来。

老师的讲话，纯粹成了背景音乐。

魏斯说："山水区，那些野地的蚊子毒性都很大，咬一口都能肿起来的，所以一定要带好驱蚊水。"

欧若离想了想说："天哪，要带两天的食物呢，那得用多大的袋子装才行啊……"

我瞪她一眼："才两天而已，你以为你是猪啊，随便带一些就够啦！"

我们三个叽叽喳喳地聊了半天都不见郁子南说话，我捅了捅他："哥，说说你的意见啊。"

郁子南本来是趴在课桌上打盹儿的，听我问他，懒洋洋地笑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没什么意见啊！反正到时候吃的东西都是你带……包括我那份。"

欧若离听到这个，突然脸涨得通红，小声说道："那个……郁子南那份，我可以帮他带。"

她话一出来，我和魏斯就瞪大眼睛看着她。

这时郁子南终于慢悠悠地从课桌上抬起头来。他揉揉眼睛，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欧若离，问道："什么？你帮我带？"

欧若离点头微笑："嗯，能不能告诉我……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啊？"

魏斯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欧若离，原来你喜欢我们家南啊！"

欧若离红着脸不说话，魏斯就笑得更欢了。

我见她这种反应，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自从郁子南转来我们学校之后，几乎全校女生都被他迷住了，纷纷给他递情书，送好吃的。

走在校园里，我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议论声——

"啊，他就是郁子南吧？"

"是啊，是啊！帅死了！帅死了！"

"他旁边的女生是谁啊？他有女朋友了啊？"

"不是吧，听说那是他妹妹，叫苏静苒。"

"妹妹？妹妹怎么不同姓啊？"

“听说是异姓兄妹啦，和爸妈离婚有关系吧！”

这些声音，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郁子南显然也不在意。他几乎很少主动和其他女生说话，应该从很久以前就习惯这种环境了。

可是这次，连欧若离都喜欢上了郁子南，我还真有点儿意外。

“不用麻烦了，反正她自己也要准备。”郁子南指了指我，又看着欧若离，继续回绝道，“我的那份让她弄就好。”

“喂！”我反驳道，“你有问我同不同意么？”

“你不帮我弄啊？”郁子南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我看了看满眼期待的欧若离，于是坚决地点了点头。

他一摊手，帅帅地别过脸，威胁道：“那我不给你录CD了。”

“啊！不行不行！”我赶紧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哥，你最好了，我帮你带很多好吃的，录CD的事情你可不能赖账啊！”

郁子南的嘴角扬起淡淡的一笑：“这还差不多。”

我叹了一口气，自动忽略掉欧若离那双失望的眼睛。

转眼间就到了周六。我们坐在一辆长长的旅游巴士上，郁子南和魏斯在后座聊着近期新出的一款电脑游戏，我和欧若离坐在前面聊着明星八卦。旅途很长，大家聊着聊着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中午12点，大家在车上饱饱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精神特别好。欧若离一直兴奋地拿着数码相机拍照，魏斯和其他同学一起在地上铺好长毯。老师站在中间指挥着大家，强调着游山玩水要注意安全。

之后，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围坐在一起，一边吃东西，一边玩游戏。我、欧若离、魏斯，还有郁子南，四个人自然就聚在了一起。

大家纷纷把自己带的食物摆出来。而魏斯则二话不说地拿出一副扑克牌，嚷着要玩一个名字叫做“抽取红桃心”的游戏。

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先准备好红桃A、黑桃A、梅花A和方片A四张牌，放在一起，分成两组抽取。黑桃A代表朋友，抽到的人就要诚实地回答大家一个问题，有点类似于“真心话大冒险”；梅花A就代表是对手，抽到的人要被大家集体弹脑门；抽到方片A就代表相安无事，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可是，如果抽到的是红桃A，就代表是恋人，抽牌的人和被抽的人要在大家面前接吻。

“准备好了没？要开始了！”魏斯洗乱了牌的顺序，然后把牌的背面对着我们，“先从谁开始呢？南，你先来！”

“无聊，我不玩。”郁子南打了一个哈欠，别过脸去。

“不许不玩，一定要抽牌。”魏斯又把牌往他跟前一递。

郁子南无奈，只好随手抽了一张，翻过来一看……

是黑桃A，要回答问题。

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咕咕了一会儿，最终由魏斯代表大家问道：“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要说实话哦，遵守游戏规则。”

郁子南迟疑了一下，答道：“有。”

“是谁？”欧若离迫不及待地问道。

郁子南却微微一笑，轻轻一摊手：“哎呀，不是说只要回答一个

问题就好了么？这算第二个了吧，我有权不回答。”

欧若离一脸失望地抱怨：“怎么这样啊……”

郁子南笑着接过扑克，洗好牌之后，换魏斯抽牌了。

魏斯死死地盯着那四张牌，过了好半天，才忐忑地抽出一张，而在他抽牌的同时我就已经发现郁子南脸色不太对了。我正在心里猜测着，就看到魏斯把牌翻了过来，我这才明白郁子南脸色突变的原因。

居然是一张红桃A！

按照规则，魏斯和郁子南两个大男生要现场表演接吻。

这下可把我和欧若离乐坏了。

我们俩一个劲儿地催促着他们：“接吻！接吻！”

他们两个人更是哭笑不得。可惜规则是魏斯自己定的，他可不能带头破坏规矩，于是魏斯凑上前，一把拉住郁子南的胳膊，说：“兄弟，要不咱们试试吧……”

郁子南冷着一张脸：“滚，你给我滚远点儿。”

魏斯很勇敢，笑嘻嘻地凑了上去，跟郁子南蜻蜓点水似的碰了一下，勉强算是没有坏了规矩。

可怜的郁子南，一张脸尴尬到几乎已经变成绿色了。

我和欧若离嘻嘻哈哈地笑成了一团。

再接着是欧若离让郁子南抽牌，郁子南抽了方片A，于是各自都相安无事。

我又给欧若离抽牌，欧若离抽到了红桃A。

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平时就很亲密，所以也没有太多顾忌，抱在一起就来了一个大大的Kiss。

最后，是我让郁子南抽牌。

“快一点儿哦，快一点儿哦。”

我嬉皮笑脸地催促着郁子南。

“就这个吧。”郁子南随手抽到一张，顺势扔在了毯子上。

我和其他人都怔怔地注视着那张牌——正是代表恋人，要接吻的，红桃A。

本来气氛很热烈，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可是就在郁子南把红桃A翻过来的这一瞬间，魏斯脸上的笑容定住了，欧若离也变成了一脸的不敢置信。

我呆呆地看着牌，不知道如何是好。

“接吻！接吻！接吻！”

我们旁边早就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同学，他们丝毫没有顾忌，一如刚才，笑着催促我和郁子南接吻。

“不行啦，他是我哥，我们怎么能……”我尴尬地解释着。

忽然之间，意外出现了。

正在我说话的间隙，郁子南就已经慢慢俯下了身。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一把将我拥进了怀里，轻轻吻了下来。

那一刻，像是等待了亿万年之后，流星乍现的璀璨。

他闭着眼睛，他的鼻息，他的手掌，他的胸膛，离我是这么这么

近。

那一瞬间，他不是我哥哥，他只是郁子南——

我喜欢的男生！

郁子南！

如果说当初在冰饮店里喝下同一杯果汁不算什么的话，那么这一次，就真的是我的初吻了。

天旋地转间，我的初吻，就这样彻彻底底地，被他夺了去。

[02] Unchained Melody　优美的旋律

原来——

我一直都被你小心翼翼地宠爱着。

每次替我解围的人，是你。

每次站在我身边的人，是你。

每次给我安慰的人，是你。

每次在我被欺负时，替我出气的人，还是你。

那天，我看着你在舞台上微笑，居然差一点儿掉下泪来。

之所以，我每次都敢大胆地对你发脾气，耍性子，是因为——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喜欢我的人，也是你。

——苏静苒

当众接吻后，我和郁子南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如开始那样和魏斯他们说说笑笑。

我们玩游戏尽了兴之后，就去山里拍了些照片。魏斯一直嚷着蚊子太多太毒，咬得他全身上下都是大包。欧若离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郁子南的身上，那目光我很理解，有些期待，又有些怕受伤害。

可惜郁子南压根就没注意到她，一直忙着拍照，不然就是听他的音乐。

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内心在纠结着，我是不是应该帮帮若离？

她是我从小到大玩得最好的朋友，她在我最痛苦伤心的时候，把自己最心爱的Hello Kitty送给了我，她10年来都不离不弃地在我身边陪伴着我……

记得看过这样一个段子。

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

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

友情笑着说："因为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身为朋友的人，会为你担心、给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逗你开心、请你放心。"

若离就是这样一个会为我担心、给我关心、替我操心、逗我开心的人，而我和郁子南已经成为了兄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在爱情面前，我无能为力，但是，在友情面前，我还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吧！

是的，我可以珍藏着那个吻，用我的一生来回味。

然后，看着他们幸福。

时间很快就在我们的嬉闹中过去了。扎着帐篷露宿了一晚后，第二天，我们意犹未尽地回了市区。

回到家里，爸爸和阿姨都不在，我和郁子南分别泡了澡。等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郁子南正穿着睡衣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我把头发擦了擦，随意地在他身边坐下。

酝酿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开口说道："哥，欧若离好像很喜欢你哎。"

"那又怎么样？"他随手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嘎嘣嘎嘣地嚼着。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你打算怎么办啊？"我夺过电视机遥控器，把音量调到最小。

"哎呀，传球啊，传——对！射门！唉……又没进！"郁子南丝毫没理会我说的话，兴趣还是在电视上播放的足球比赛上。

我见他不理我，直接按了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于是电视机"啪"的一声关掉了。

"苏静苒，你干吗关掉电视啊？"他反应超大地过来夺我手中的遥控器。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啊？我问你呢，欧若离喜欢你，你怎么办啊？"我重复道。

郁子南歪过头瞥了我一眼："她喜欢谁，关我什么事？"

说完他就打开了电视机，继续看他的足球比赛。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我气呼呼地反驳他，“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她喜欢你哎！你不能让人家太伤心了啊！”

郁子南的面色忽然冷了下去，他的眼睛依旧盯着电视机屏幕，却不回应我的话。

“哎呀，你别看足球了啦！”我又夺过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机。

“苏静苒，你到底有完没完？”他面无表情，语气冰冷。

“我在跟你说欧若离的事啊，你认真一点儿……”

他突然站了起来，淡淡地说：“她喜欢谁那是她的事，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瞎操心。你作业还没做完吧？还不快去写作业！”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气鼓鼓地说道：“我哪里是瞎操心啊？若离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你不许伤她的心。而且她还从来没喜欢过谁，你应该是她第一个喜欢的人。女孩子第一次喜欢上别人一定会用情很深的，所以……”

突然，郁子南背过身子“哼”了一声：“你倒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嘛！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干吗？”

“当然是想让你们在一起了。”我理所当然地说道。

郁子南的表情瞬间就僵住了：“苏静苒，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一愣，继而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对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一点儿都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可是当我想到若离那种既期待又害怕的眼神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就把心一横，假装满不在乎地说道：“对啊，我就是想让你们在一起。”

“啪”的一声，郁子南把遥控器使劲地摔在了地板上，电池都被摔了出来。

“苏静苒，你真幼稚。”他大吼出声。

我吓了一大跳——

呃，他居然这么凶我？

等回过神来时，我的脾气也跟着上来了：“郁子南，你才幼稚！”

“我的事不用你管。”他抛下这么冷冷的一句话后，就再也不理我，径直上了楼。

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又低下头看着地板上被摔出来的电池。他怎么莫名其妙地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我再也不要跟他说话了。

可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的心里竟然酸酸的。

我讨厌郁子南！

讨厌他！讨厌他！

这句话我几乎在心里说了一千遍，一万遍，可我还是有一肚子的委屈发泄不出来。

第二天上学，我们依旧一起出门，一起去地铁站，一起搭乘地铁去学校，可是我们，谁也没有主动开口说一句话。

冷战就是这么开始的。

持续了三天，我们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

第三天晚上，临睡前，郁子南突然敲开我的房门，冷漠地说道："苏静苒，你不是很想让我和欧若离在一起么？好，我听你的，你看着，我一定让她天天都高兴得不得了。"

从那以后，他们就变得亲密起来。

郁子南每天帮她讲题，帮她买牛奶，还会和她一起吃午饭。他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甚至都快达到忘我的境界了。

郁子南，他似乎已经连看都懒得再看我一眼了。

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晾在了一边。

我开始搞不懂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了。

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的么？

可是，我竟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夹心饼干中的奶酪，硬生生地被搁在了正中间。

我不想让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受到伤害，可是这样一来，受到伤害的好像是我自己。

我总对这种感觉很迷茫，分不清方向，不知道该对谁说，如何去说。

从秋游前，欧若离坦诚自己喜欢上了郁子南开始，我就一直在心里别扭地作着思想斗争。

然后，我下定决心，故作大方地把郁子南推到她身边，努力地撮合她们，可是到现在我才彻底地发现，我原来根本就不想放开郁子南。

我开始自责，为什么偏偏要和欧若离喜欢上同一个男生呢？

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总不能再去要求什么。我实在不想做一个差劲的人，那样，连我自己都会讨厌我自己的。

终究，我还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跟他冷战。

他继续和欧若离走得很近，总是一起做题，一起看电影，一起进进出出。

我就一个人做题，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写作业，甚至一个人回家——因为这天晚上郁子南答应陪欧若离逛书店，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回家。

我想我真是个情绪无常、莫名其妙、自作自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出了校门，看着郁子南和欧若离一起离开的背影，我对自己暗暗说了句“别在意”，就倔强地一个人去赶地铁。

刚走两步，就有几个高年级的女生朝我走来，似乎有些来者不善。

我停下来看着她们。

“喂，你就是苏静苒？”其中一个像是大姐大的女生挡在我身前，轻蔑地看着我。

“是，你是谁？”我本来就心情不爽，突然碰见几个挡路的，语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你是郁子南的什么人啊？为什么老是跟在他身边？”又有两个女生站了出来，气势汹汹地瞪着我。

我“哼”了一声，觉得她们实在无聊：“拜托你们看清楚，现在郁子南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什么叫我老是跟在他身边？他只不过是我的哥哥而已，你们以为是什么关系啊？”

“你姓苏，他姓郁，你们两个连姓都不一样，肯定没有血缘关系。老实交代，他怎么会认你做妹妹的？”

“神经病，我懒得跟你们解释。”我回瞪了那个女生一眼，作势要走。

哪知那个女生一把扯过我的书包，将我的身体按到墙上，甩手冲着我的脸就是一个大耳光：“你说谁神经病啊？”

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边捂着脸，一边气得发抖。

我活了16年，也只有在爸妈离婚的那天，爸爸打过我一次。她算什么，居然敢打我？

“说你呢，就你。”我不甘示弱，就算被她按着，嘴上也不能服软。

她和另外那两个女生听到我的话后立刻就恼了，冲上来揪着我头发开始抽我的嘴巴：“让你说，让你说，让你说！”

我强忍着，忍着，终于还是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她们见我哭了也就停了手，为首的那个女生从书包里抽出一封信，塞到我手里，威胁道：“把这个交给郁子南，要不然明天放学后还来堵你。”

说完她们松开我，走开了。

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一片，从来没这么疼过。

我怔怔地看着手中那封写给郁子南的情书，心里一阵一阵的委屈全涌了上来。

我靠着墙，一点一点地蹲下身子，攥着那封情书不知不觉地放声大哭起来。

眼泪越来越多，怎么也止不住。

我心一横，把那封情书撕成一张一张的碎片，厌恶地扔到了垃圾桶里。

回到家里，爸爸和郁阿姨难得地提前下班回来了。他们见我一个人进门，显然有些意外。郁阿姨又看见了我红红的眼睛，立刻关心地问道："静静，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小南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我无力地摇摇头："我哥跟同学有事去了，让我先回家。"

"哦。"郁阿姨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瞧你这眼睛，哭过了啊？"

"没……"我揉了揉眼睛，说，"可能是上火了吧，眼睛有点儿疼。"

郁阿姨这才松了一口气，起身去翻药品箱。

"幸好，家里备着药呢！我给你找找啊……啊，找到了。"郁阿姨说着就递给我一盒药，"这个就是消炎去火的，你吃吃看。"

"嗯。"我接过药，背着书包上了楼。

郁子南差不多晚上11点才到家，因为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是挨着

的，而且我也能听出他的脚步声，所以我躺在床上，听到了他开灯、开电脑，还有从电脑里传出来的QQ声。然后没一会儿，他就关了电脑，关了灯，睡觉了。

我揉了揉自己红肿的眼睛，和生疼的面颊。

第二天上学，我们一起走，依旧话很少。

在学校里，他还是和欧若离走得很近。在他眼里，我成了一个透明人。

不过至少，后来几天的放学，都是郁子南陪我一起走的。虽然依旧冷战着，但至少因为有他在，前两天那几个拦截我的女生不敢轻举妄动了。

学校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快到了，准备举行一个全校音乐大赛，大家一致推荐我参加。

我其实很想推荐郁子南，可是因为他理都不理我，所以只好作罢。

我准备的参赛曲目是一首很难唱的英文Rap，光找伴奏带就找了好久。比赛之前，魏斯和欧若离都来预祝我比赛取得好成绩，唯独郁子南，一句话也不说。

星期五的下午，比赛正式开始。

学校有一所大剧场，剧场里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大舞台，灯光打在舞台上很梦幻。我在这个舞台上彩排过几次，那种感觉真的很享受。

就在我做好一切准备，只等比赛开始的时候，却临时出了意外——我的伴奏带不见了！

“静静，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忘在家里了？”欧若离一边急急忙忙地帮我找，一边不停地问我。

“没有啊，我记得刚才就放在课桌里了，怎么会不见了呢？”我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这下子该怎么办啊？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急得想撞墙了——如果是个人的比赛也就算了，关键这次是代表全班参加比赛，连弃权都不行。

“重新再刻一张呢？时间还来得及吗？”魏斯给我出主意。

我欲哭无泪地摇头：“不行，一会儿就该进去了，5分钟后比赛就开始了。伴奏音乐是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连网址也没存，现在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

魏斯和欧若离听完都急得跺脚。

“你是白痴么，这都能弄丢？”正在我郁闷至极的时候，郁子南居然走过来劈头骂道。

“是！”我气呼呼地回复道，“在你眼里，我不是一直都很幼稚、很白痴么？有什么不对？”

“你……”郁子南的眼神有几分动容，却依旧在生我的气。

我们都没忘记，冷战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怎样？”我反问。

郁子南看了看陆续进场的同学，又回过头看了看一脸倔强的我，终于，他的目光渐渐软了下来：“好了，你别急，先去跟指导老师说，让她把你的出场顺序往后调一下。伴奏的事，我帮你想办法。”

我微微一愣："什么？你去哪里找伴奏带？"

"你别管了，来不及了，你们先进场吧。"说完他就匆匆离开了。

没办法，我也只能像他说的那样，跟其他人一起进了场，然后在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候，急忙找到了指导老师，请她把我的出场顺序推后。就这样，为了尽量不打乱原来的安排，老师把我调到最后一个出场。

我回到剧场前排参赛选手的座位上，看着一个接着一个的选手登台表演，而我却迟迟看不见郁子南的影子，心里不禁越来越忐忑不安。

总共参赛的有20个班，此刻正在台上唱《Baby One More Time》的那个女生就是第19个班的学生。等她唱完，就该轮到我了，可是我连郁子南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一曲终了，女生鞠躬谢幕，主持人走到台前说道："下面欢迎高一年级特快班的苏静苒同学为大家带来参赛曲目……"

"等等。"

主持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突然被一个声音拦了下来。

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循着这个声音望去，只见从舞台旁边走出一个身穿白衬衫、牛仔裤的帅气男生。

是郁子南！

与此同时，舞台后面的幕布骤然拉开——竟是一架钢琴。

"主持人，特快班的参赛者有两个，一个是苏静苒，一个是我——郁子南。"郁子南的目光找到了我。

他冲我微微一笑，那个笑容我见过，是他为我弹琴时才有的那种自信满满的微笑。

顷刻之间，我几乎感动得想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利用这么短的时间去弄来这么一架钢琴的，但是我知道，这次的年级第一名，我们拿定了。

因为有郁子南在。

他的钢琴是有魔力的，他能弹出世界上最动听、最感人的旋律。

“啊……特快班的参赛曲目是……”主持人已经完全迷糊了。

“是钢琴即兴弹唱。”郁子南替她说了。

“好！好！”台下立刻有掌声响起，因为前面的选手都是伴奏带演唱，所以郁子南这话一出口就立刻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兴趣。

我在热烈的掌声中，在郁子南含笑目光的注视下，慢慢走上了舞台。

郁子南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到钢琴前。他在钢琴前坐下，舞台的灯霎时熄灭，紧接着，一道白色光束缓缓亮了起来，打在我们身上。

他用目光示意我就要开始了。

我点头表示OK。

他的手指柔和地放在琴键上，优雅地奏出了舒缓的前奏。

我先是一愣，竟是梁静茹和品冠合唱的那首《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我平时也只是随口哼哼而已，从没认真地在他面前唱过。

我冲他微微一笑，面对舞台下面数不清的观众，将嘴巴对准了麦克风，温柔地吟唱起来："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得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这时，郁子南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合着旋律唱起了男声部分："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我们相视一笑，一起同声唱道："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

刚刚唱完第一段，郁子南的手指就轻轻弹了一个变奏，旋律立刻变得轻柔起来。我细细一听，原来他即兴改成了另一首歌——《接受》。

还好我们平时在家就经常这样配合，所以我能够立刻接唱起来："我们都接受，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

唱了一小段后，郁子南的旋律又变了，这次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

前面几个变奏下来，台下已经是掌声连连了。他弹钢琴时自信的样子真的很迷人。一个拥有如此惊人的音乐才华的男生，况且又是全校闻名的郁子南，整个剧场的轰动可想而知了。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my darling you…"

"好——好——"台下满是喝彩声和鼓掌声。

我们的表演结束了，我和郁子南一起站在舞台中央向全场鞠躬，然后退了下来。

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全校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而郁子南的音乐才华，也成为全校师生热烈讨论的话题。

郁子南收到的情书比以前更多了。

可是他一封都没看。

我以为，经过这次音乐比赛风波，我和他应该可以和好如初了。但是很明显，是我太天真了，他依然和欧若离走得很近，把我晾在一边。

这天放学，因为他说要和欧若离一起去看电影，所以我又要一个人走。

他让我自己先回家的时候，我忍不住扯了一下他的衣角。我本想为前阵子和他吵架的事情道歉，可是话到嘴边还是没能说出来，最后也只是轻轻地叫了一声：“哥……”

他的目光之中有淡淡的温和，我以为他会留下来，但他还是走了。

我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背起书包，一个人去坐地铁。

很倒霉，我又碰见了上次把我堵在地铁口、抽我耳光的那几个女生。

“你真有能耐啊！把你的伴奏带弄走，你居然还有办法上台。”那个女生凑上前来，逼得我连连后退了几步，她的表情很气愤，“哼，还跟郁子南一起钢琴合唱？你配么？你配么？”

她一个劲儿地朝我吐口水。

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伴奏带就是被她们偷走的。因为我上学放学都和郁子南在一起，她们堵不了我，竟然偷走了我准备参赛的伴奏

带，想让我出糗。

她从书包里拿出我的伴奏带，狠狠地摔到地上："我让你勾搭郁子南，让你勾搭他！你这个狐狸精！"她一边狠狠地骂我，一边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又像上次那样开始抽我。

我冷笑，我居然成了勾搭我哥的狐狸精？

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袭来。

"我让你给我送的情书呢？嗯？"她撕扯着我的头发。

"扔了。"我实话实说。

"你敢扔？！"她咆哮了一声，接着抽我耳光。

我被打得眼前一片模糊，几乎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可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苏静苒……你们在干什么？"

我忍痛睁开自己肿大的眼睛，看到郁子南正焦急地朝我这边跑来。

"哥……"我喉咙涩涩的，一出口就哽咽了起来。

郁子南跑过来，一手把那三个女生大力推倒在人行道上，其中还有一个女生把垃圾桶都给撞翻了，然后他把我拥进怀里，表情冷到了极点，出口就爆了一句脏话："你们几个女生还他妈的要不要脸？"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气得说脏话。

"郁子南，你怎么……"她们瞪大眼睛看着突然出现的郁子南。

"你们干吗打我妹妹？说话！"他用右手紧紧地把我护在怀里，"听

着，谁敢再动她一根汗毛，我立马让谁残废！”

这句话一出，那三个女生立刻吓得噤了声。

她们也许只知道郁子南每次都拿全市第一名，只知道他身材修长、帅气逼人，只知道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却不知道他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拿到了跆拳道的黑带。

“我们不知道……原来，她……”

“看在你们都是女生的面子上，今天我就不追究了！别再让我看见你们，滚！有多远给我滚多远！”郁子南大声吼道。

她们三个赶紧灰溜溜地爬起来跑掉了。

郁子南皱着眉头看我，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疼不疼？”

“疼——”我老实说着，眼泪又开始不知不觉地往下掉。

“我带你去医院。”

“你不是陪若离看电影去了吗？”

“突然不想去了。”他苦笑了一下。

“那你以后不许再欺负我！”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委屈地说。

“嗯，不欺负你。”

“你以后不许不理我！”

“嗯。”

“你要陪我看书，陪我吃饭！”

“嗯嗯，都听你的。”

“你还要陪我逛商场，看电影！”

“嗯，逛商场，看电影。”

“你不许再收其他女生的情书——”

“好好，我不收。”

“你要给我讲题，给我买牛奶，帮我做很多很多事，不许再赖掉。”

“苏静苒，你有完没完？”他终于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我疼！”我抹了抹眼泪。

他叹了一口气：“好吧，你继续……”

[03] The Snow　雪

我说，以后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你都要陪我一起看。

你笑着说好。

西街路口的电话亭里，是我们的小小世界，里面写下了我们小小的爱情。

窗外每一片雪花都在为我们见证。

“郁子南，我爱你。”

“苏静苒，我也爱你。”

那些哈出的气体，无论蒸发多少次，都有我们的爱融在里面。

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我都不要做你的妹妹。

我要做你的……什么呢？我不告诉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的。

——苏静苒

秋去冬来，在经历几个月题海的磨炼之后，期末考试如期而至。

我穿着郁子南送的黑色外套，在考场里闷头答题。语文试题对我来说很简单，对郁子南来说，自然是更简单。所以，当很多同学还在争分夺秒地奋笔疾书，我们已经答完了。

我瞥了瞥考场另一头的郁子南，他正趴在试卷上睡觉。

他今天穿的，是我给他买的黑色外套，深蓝色的牛仔裤，还围着我帮他挑的围巾。

这些都是我周末拉着他陪我逛街的战利品。我们互相给对方买了一件外套，都是黑色的。

穿起来很像情侣装。

但是郁阿姨和同学们都不会想那么多，他们只当我们是兄妹，就算穿衣服相像，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托着下巴，出神地看着他——他穿着那件黑色外套，真的很帅气。

然后我满心骄傲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啊，真的很像情侣装呢！

我想，也许是我们心照不宣，故意为对方挑选了这种相似的衣服吧！嗯，没错，我们心照不宣，这是我们之间从不言说的默契。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手心取暖。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手表，距离交卷的时间还有10分钟。

那也就是说，10分钟之后，我们的寒假就要来临了，想想就兴奋。

宣告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起来，同学们纷纷起立，老师收卷。我看到睡了半天的郁子南也终于揉了揉眼睛站起来。

他起身之后就开始朝我这边张望，偏巧我也正看着他，于是我们的目光相对，默默一笑。

出了考场之后，郁子南拍了拍我肩膀：“喂，考得怎么样？”

“哥！”我叫他一声，然后严肃地看着他，坚定地说，“这次我肯定可以超过你！”

“你这孩子，又开始做白日梦了！”郁子南叹了一口气，“现在还好早啊，是回家还是先去外面玩一会儿呢？”

我朝学校外面看了看：“哥，我想去魏斯的冰饮店里坐一会儿。”

郁子南歪了歪头，笑着问：“这么冷，你还想喝冰饮么？”他说着，探了探我的手温，皱着眉说道，“这么凉啊！”

然后见我的外套没有口袋，他就握着我的手，将我的手和他的手一起放进了他的外套口袋里。

他的手掌大大的，我的手却小小的。

所以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我的手护在他的掌心里。

他外套的口袋很深，很暖。

我们就以这种奇妙的姿势走出了学校，坐上了地铁，然后他打开MP4，我们一起听歌。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我的手在他的衣兜里，所以我帮他把手机拿了出来。

“哈哈，我先看，我先看，看看是哪个女孩子约你……”

他随口一笑：“反正我也不会去。”

我不理，笑嘻嘻地按开他的手机。

其实郁子南确实是这么做的。自从上次因为他不在我身边，害我被其他女生打成猪头之后，他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而他的手机号码总会被一些八卦的女生搞到，所以他时不时地就会收到其他女生的短信或者电话。对此，他也是一直秉持着“冷淡视之”的原则——陌生的号码不接，约会的短信不回。

我打开他的手机愣了一下，上面显示的女生名字很熟悉。

“哥，是若离发给你的信息。”我把手机递给他，并没有看短信内容。

郁子南接过手机，随手按了两下，看完短信之后说：“她和魏斯在冰饮店里，问我们去不去。”

说完，他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

我想了想，说道：“本来我们也打算去的，既然若离也在，那就一起吧。”

“嗯，那我们在西街口下。”他收起手机。

我“嗯”了一声，抬眼看着他，笑着问道：“哥，若离还在追你吧？”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怎么，你还打算撮合我们俩？”

“没有啦，只是觉得……呃，怎么说呢……”我在脑子里搜索着恰当的词汇，“嗯，就觉得若离有些可怜啦，我有点儿对不起她。”

“你有什么对不起她的？”郁子南笑眯眯地看着我，打趣道，“你是觉得自己把我从她身边给抢走了，还是以为……你是我女朋友？”

我脸一红，摆摆手反驳道：“谁这么以为了？你再这么胡说，我告诉郁阿姨，说你欺负我，让她收拾你。”

“我开玩笑而已。”郁子南重新把我的手揣进他的衣兜里，声音却变得越来越轻，“可是苏静苒，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我眨着眼睛问他。

他的眼神一定，然后别过脸，语气轻轻的，却透出一股浓重的悲伤：“就这样，一直做兄妹么……”

地铁到站，车门打开，郁子南站起了身。

我跟着他走了下去，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一直做兄妹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天，但我们透过玻璃看见，魏斯的冰饮店里还是很热闹，依然有许多女生围在吧台。

欧若离远远地看见了我们，她跑出门迎接，笑着冲我们招手："哇，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刚才考完试本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可是我才耽误了一会儿，你们两个就没影了。正好魏斯说回这里，我也就跟着过来玩玩。"

若离说着，走到郁子南身前，一脸关怀："南，你冷不冷？快进来吧。"她说完就自顾自地去拽郁子南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店里。

我无奈，反正我这么被她晾到一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于是我也见怪不怪，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郁子南刚刚迈进冰饮店的门，店里原本冲着魏斯大帅哥而去的女孩子们立刻就有一大半冲到了郁子南身边。我坐在一旁，看着郁子南的脸上明显有了不耐烦的表情，而若离也被那些女生挤到了一边。

她也没有办法，只能跟我一样，闷头坐在一边。

"静静，你哥也太引人注目了吧！一个男生，平白无故长那么帅干吗啊？"欧若离忍不住向我抱怨。

我嘻嘻一笑，打趣她："若离，你是不是在吃醋啊？"

"换成是你不会吗？"她一脸理所当然，好像郁子南真的就是她的男朋友。

我看着她，看着这张在我身边陪伴了10年的面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心里突然有些触动。

我淡淡一笑，说："会的，我也吃过醋。"

欧若离的眼神露出一丝疑惑："嗯？静静，你吃过谁的醋啊？"

我低头笑了笑，用玩笑的口吻说："你啊！"

欧若离大惊失色：“啊？你吃我的醋？”

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你重色轻友啊！眼睛每时每刻都盯在我哥身上，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不就吃醋了么？”

欧若离一听这个，脸就红了起来，连连道歉：“对不起啊，静静，你千万别生气，我……”

“傻瓜啊你，我这么说你就信？”我乐呵呵地笑起来。

欧若离这才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的生气了！”

我想了想，没再说什么，只是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

这时郁子南也不知道找了个什么借口，终于从女生堆里逃了出来。他冷着一张脸，在我身边坐下，抱怨道：“早知道有这么多女生在这里，就不来了。真是麻烦！”

欧若离笑了笑，转身朝郁子南靠了过去，扯着他的衣角说：“南，你跟我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郁子南表情一僵，目光朝我看了过来。

我看他们之间的动作这么亲昵，心里自然有些别扭，但还是假装大方地挥挥手：“哥，你老看我干吗？若离叫你去你就去嘛！”

他淡淡地瞥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跟着欧若离走了出去。

我在这一瞬间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窗外不知不觉飘起了雪花，我正好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一转眼就看到雪花一点一点轻轻地飘落下来。

没多久，魏斯从吧台里走出来。他依旧帅气地把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他往我这边一走，店里的女生就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搞得我全身都不自在。

“考得怎么样啊？”魏斯歪头笑着，伸手弹了我的额头一下，“我这次考得很好哦，说不定能超过你，换我当第二名呢。”

我把头一甩，一边揉着自己的额头一边说：“你想得美，我本来还说这次能超过我哥当第一名呢。”

魏斯又笑了一下，接着他忽然把手抽了出来，拿起我桌上的那杯喝了一半的果汁一滴不剩地喝了下去。

“喂！”我一惊，赶紧站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那是我的饮料！”

魏斯放下杯子，笑着看我，目光微微有些闪烁：“夏天你来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把南的果汁喝下去的？”

我心一紧，没想到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居然还记得。

见我不说话，魏斯忽然抓起我的手。我心思涌动，下意识地想甩开，可他却扭过头来，对我一笑，贴在我的耳边轻声说：“别动，我以前都冒充你的男朋友帮你躲林亚杰了，你现在就冒充我的女朋友，帮我躲一躲这些天天来骚扰我的花痴女生好不好？”

他的呼吸轻轻地擦过我的耳边，像是窗外的雪花，先是冰冷一片，却又慢慢融化成了手心的温暖。

我看了看吧台一侧聚集的女生，她们也都是刚刚考完试从学校里出来的一年级同学，此时此刻正好奇地盯着我们这边看。

“走。”魏斯见我不说话，就当我是默认了，霸道地一把拉起我就

朝外走。

我和他一起走出西街，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还背着书包。

“我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你当初喝掉南的果汁时的心情了。”魏斯眨着眼睛，回过头来对我笑，眼眸清澈得像一汪泉水。

听到他这么说，我不由得一惊。

我跑了两步，追上他，轻笑着问：“你说你明白？”

“嗯。”他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其实，苏静苒，你和南虽然是兄妹，但是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吧？”

我随手紧了紧肩上的书包：“嗯，怎么？”

“我总觉得……”魏斯转过身看着我，我怔怔地望着他那双好看的眼睛。

“苏静苒，我总觉得，你……喜欢南吧！”他突兀地说道。

我看到他的眼中映着我模糊的样子。

他背后是来来往往的车和人，有结伴的学生三三两两经过我们身边。灰色的天空飘落下纯白的雪花，雪花沾湿了他的头发。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神情。

他无声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而我在这一刹那忽然什么都忘记了。

你喜欢南吧！

他虽然是疑问，可是语气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其实他已经很肯定

了吧！只是在等我点头而已。

与此同时，我也在问自己——

你是喜欢郁子南的么？

你是喜欢郁子南的吧！

我这样倔强地与魏斯对视着。冬天的冷风呼呼地吹过我的脸，我的头发被吹乱，我的呼吸被卷进了风中。

我还在不停地问着自己。

直到心里跑出了一个声音：你是喜欢郁子南的，你是喜欢他的，你是喜欢你哥哥的！

我微笑，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道：“喂，你怎么这么问？哪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哥哥啊？我又没有恋兄情结。”

魏斯也跟着我笑了笑：“我怎么这么问？那是因为我发现，你的眼里只看得到他。你吃饭的时候在看他，你上课的时候在看他，你看书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看看他，甚至在刚刚考试的时候，你都在一直看着他……尽管他早就答完题了，一直趴在桌子上睡觉。”

“魏斯，你……”我不理解他怎么会突然说这些，但也就是在他说出这些话的那一刻，我才突然发现，原来真是这样。

我一直在看着郁子南，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看着他。

“苏静苒，你是喜欢他的吧？”魏斯继续问我，“那次，你喝掉他的果汁，也是因为喜欢上了他吧？不要否认了，你喜欢他。”

这是我和郁子南之间的秘密，我们从来不敢对彼此坦白。

于是我使劲摇头，固执地不肯承认："不是的，不是的，你理解错了。你说的那些都是因为他是我哥，仅此而已……魏斯，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魏斯苦笑了一下："苏静苒，你知道吗？其实，当你的目光看向南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身后，看着你。"

我瞪大了眼睛。

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就这样呆呆地背着书包，笨拙地站在他面前。我看着眼前的魏斯，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眼中那一抹几乎揉碎了的温柔。

那一瞬间，他的眼神像是一道温暖的水波，缓缓流过了我的心间。

我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名字叫《雏菊》。一个杀手暗恋着街头女画家，每天都会默默送一盆雏菊给她，然后把自己偷偷地藏起来。他会对着她的背影默默挥手说"再见"。在她喝水的时候，他也会在另一边，在她看不到的地方，举起杯子，做出"干杯"的动作。

但女画家从来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自己每天都会收到一盆雏菊。

她爱上了这些雏菊，同时爱上了送雏菊的那个不知名的人。

某天，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世界。那个男人是个警察，接近她只是为了查案，而她却以为他就是一直默默送她雏菊的人。

后来，她和他相爱了。

可是，这一切杀手都看在眼里。

他在背后伤心，却依然坚持每天给女画家送雏菊，每时每刻都在

暗中守护着女画家。

她快乐地和另一个男人谈着恋爱，把目光全然放在自己的爱人身上。

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守护着她。

现在魏斯对我说——

“苏静苒，你知道吗？其实，当你的目光看向南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身后，看着你。”

“魏斯……”我的鼻子酸酸的，只知道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

“苏静苒！”他慢慢抬起手来，摸着我的头发，“我可以喜欢你么？”

我往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手机响了起来。

我看着上面熟悉的名字，按下接通键，深深看了魏斯一眼，然后对着电话说：“哥，我想回家。”

“你在哪儿？怎么我才走开一会儿你就不见了？”郁子南在电话的另一头质问我，“我听说……听说你和魏斯手拉手离开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揉了揉鼻子，深吸一口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重复着刚才的话：“哥，我想回家。”

电话那头的郁子南顿了顿，语气也慢慢软了下去：“好，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我在西街地铁站的电话亭里等你。下雪了，好冷啊。”我望着不远处的电话亭。

曾经有一个夜晚，我和郁子南一起在那里躲过雨，现在那里面却空荡荡的。

“好，你等我。”郁子南说着，挂掉了电话。

我回头看着魏斯，他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神情有些微微地受伤。

我轻轻地笑了一下：“你既然都知道，又为什么还要喜欢我呢……忘了这些感觉吧。”

魏斯垂下目光，笑容苦涩：“那你呢，你既然知道自己和郁子南只能维持兄妹关系，为什么还要喜欢他呢？”

“对不起。”我向他说了这三个字，然后决绝地转身，穿过马路，朝着那个电话亭走去。

走到一半，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魏斯。

这似乎是我第一次回过头来看他注视我的目光。

原来，他真的就那样一直看着我的背影。

我向他挥了挥手：“再见。”

然后，我走进了电话亭，透过玻璃窗看到魏斯还在遥遥望着我。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终于也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离开。

他挥手时嘴巴一张一合，因为隔得太远，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他的口型却很好辨认。

他说的是——

我等你。

我在电话亭里，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看着外面的世界。

真的好安静，安静到只能听到魏斯那三个无声的字。

是“我等你”。

是外面的风太烈，吹乱了我的心。

是错位的相遇，错位的爱情，错位的关系。

是我心里下起了雪。

郁子南出现的时候，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他穿着我送的黑色外套，在雪地里奔跑着，跑向我所在的电话亭。我隔着很远的距离就看到了他呼出的白气。

他远远地朝我跑来，肩上有落雪，路上有他的脚印。他有着那样好看的眉眼，那样温柔的神情，像是一个遥远的王子踏雪而来。

他来到电话亭外边，敲了敲玻璃窗，示意我出来。

我也敲了敲玻璃窗，示意他进来。

“等很久了吧？”他一进来就担心地问道。

我微笑着拂去他肩头的雪花：“哥，我又不想回家了，我想和你一起在这里看雪。你看……雪下得多漂亮啊。”

“白痴，雪有什么好看的？”他随口骂了我一句。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高傲的他，一向嘴硬心软。

我依然笑着：“哥，你就陪我看嘛，我想看。”

他弯起眉眼，轻轻地笑了起来：“嗯，我陪你看。”

“哥，以后每年冬天我们都来这里一起看雪好不好？”

“每年？”

“是啊，每年。”

“好，每年都看。”

“就算以后你有了女朋友，我有了男朋友，我们都毕业了，分开了，也要记得每年冬天都来这里看第一场雪好不好？”

“白痴。”

“哥，其实我一点儿都不白痴，你知道的。”

“你就是白痴。”

“你还没答应我。”

“好。”郁子南微笑着捧起我的脸，“以后的每年冬天，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做什么，都会来这里陪苏静苒看第一场雪。”

我嘻嘻笑着，然后腾出手，在玻璃窗上哈了一口气，写道：“郁子南要永远记得今天的话。”

郁子南瞪我一眼，也哈出一口气，用手指写道：“苏静苒是个大白痴。”

我又写："郁子南是个爱装酷的大傻瓜。"

他又写："预祝苏静苒期末考试得零分。"

我哈哈笑，写："郁子南，我讨厌你。"

他也不甘示弱："苏静苒，你是大猪头。"

我最后写："郁子南，I ×××× you！"

他歪过头问我："喂，中间的四个叉是什么意思？你写清楚。"

我吐吐舌头，口是心非地说："是I hate you！我——恨——你！"

他却像是明白了什么，脸上挂着淡淡的笑，也伸出手指，在我那行字下面写道："苏静苒，I ×××× you，too！"

然后我们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不知不觉，眼前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纯白色。

玻璃上的字迹慢慢模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在这里写过什么。

郁子南，I love you！

苏静苒，I love you，too！

……

我没有问欧若离单独找他谈了什么事情。

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会和魏斯手拉手走出冰饮店。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话，没必要去问，有些感觉，没必要说出来。

[04] The Fireworks Shining in the Sky
天际的烟火

烟火每年都有看。

只是两个人的烟火，果然比一个人的，美多了。

——苏静苒

几乎在寒假的每一天里，我都会死死攥住自己期末考试的成绩单，捶胸顿足地哀叹上天不公。我和郁子南只差了5分。

如果我再多得5分就能与他并列全市第一。可是，“如果”这个词也只是假设而已，现实是，他依然是第一，我依然排在他后面。

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三国演义》里周公瑾为什么会一直抱怨“既生瑜，何生亮”了。

领成绩单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跟天使们祈祷着这次一定让我超过郁子南。直到看见班主任老师，她笑着跟我说：“苏静苒啊，你这次考得很不错哦。”

只是她对我说完，又转过头对我哥说：“郁子南啊，你蝉联第一。”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在考场上我是一直看着郁子南的。他几乎每场考试都只用了一半的时间答题，另一半的时间在睡觉。我始终觉得骄兵必败，所以每次

答完考卷之后会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才交卷，没想到啊没想到，我又输给了他。

就这样，我满腹牢骚地迎来了寒假。

浅京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

我把自己埋在寒假作业堆里。一个月的寒假而已，各科老师们都疯了似的留作业，搞得放假似乎比上学还沉重。

我在自己房间的书桌旁，歪头看着楼下爸爸和郁阿姨很有闲情地在堆雪人。

唉，真羡慕他们大人！郁子南现在应该也在作业堆里拼搏吧！

重点高中的教育就是这样惨无人道。我正在心里嘀咕着，再往外一望，居然意外地看到郁子南走了出去，跟爸爸他们一起堆起了雪人！

郁阿姨似乎很有兴致，给雪人点眼睛、镶鼻子的，笑得开心极了。爸爸在一边堆着雪，郁子南时不时地看着雪人说："丑死了，妈，你这个雪人堆得也太丑了吧！"

郁阿姨不高兴了："哪里丑了啊？这不是挺好看的么？敬之，你说呢？"

"嘿嘿，我有意见保留。"爸爸和郁子南相视一笑。

我推开窗子朝公寓楼下的郁子南大喊："哥，你作业写完了啊？"

郁子南抬头望着我："嗯，写完了。"

这时，郁阿姨也仰着头招呼我："静静，你也下来玩一会儿吧。"

可是，爸爸就爱在这种时候打击我。我本来想立刻飞奔下楼，结果就听爸爸说道：“静静，怎么小南的作业写完了，你的还没写完啊？写完再好好玩。”

我一听这话，不得不“哦”了一声，郁闷地关上了窗子。

郁子南在楼下看着我。我使劲瞪了他一眼，又朝他吐了吐舌头。

他摇头笑了笑，走开了。

我翻出最让我头疼的物理作业，一页一页看下去，越看越不想做。

我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反正郁子南的作业和我的一模一样，干脆把他的寒假作业拿来抄一遍算了。

于是，我立刻跑去郁子南的房间，翻着他的书包——物理寒假作业，物理，物理，他把写完的作业放哪儿去了呢？

“你进我房间干吗？”突然，门口响起了郁子南阴郁的声音。

我吓了一大跳，他什么时候上来的？

看了看刚刚找到的作业，我下意识地抓得更紧了：“那个……”

“你拿我作业干吗？怎么，写不下去就想抄了？”他了然于胸地邪邪笑道。

“哎呀，哥！”我开始软磨硬泡，“你就借我抄一抄嘛！寒假都过去一大半了，我还没怎么玩呢……”

“不行！”他把作业抢了过去，“自己去写。”

我一脸委屈，继续磨他：“哥，你好没有人情味儿啊！我还有好

多作业没做完呢！”

郁子南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怀疑你整个寒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到底在干什么，你真的是在写作业吗？”

“唉！”我叹气，“我是一直在写啊！就是偶尔上上网、听听歌、聊聊天、看看电影啦。”

“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房间写作业去！”郁子南毫不留情地说道，拿起他的作业就回了房，还把门都锁上了。

天哪，我是不是撞到衰神啦？偷个作业都会被他撞到？

假期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随着我的寒假作业终于搞定，春节也来临了。爸爸请了保洁公司的人，把整座公寓打扫得窗明几净，焕然一新。

上门送礼的客人也越来越多，郁阿姨和爸爸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

除夕的前一天，我妈妈来了，和刘叔叔一起。

妈妈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新衣服。

“静静，你在这儿习惯么？想不想跟妈妈回家住两天？”妈妈殷切地问我。

我不想打扰她和刘叔叔，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阿姨，静静在这儿挺好的，而且我们就快开学了，她也没什么时间搬来搬去的。您既然已经把她送到这里来了，那这里就是她的家。”郁子南礼貌地笑着，帮我回答。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说完，郁子南朝我走过来：“喂，陪我出去买点东西吧。”

“嗯。”我答应着，就跟在郁子南的身后走了出来。

郁子南一直领着我来到公寓后面的花园。因为是冬天的夜晚，又黑又冷，而且天上连颗星星都看不到。

我拽了拽郁子南的衣角：“哥，不是要买东西么，你带我来这里干吗？”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他说着，就朝前走去。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一声轰响传来，一道光束升入夜空。抬眼望去，只见夜空中绽放出了一朵硕大的烟花。紧接着，一束又一束礼花弹接连升入天际，五彩缤纷的光芒将天空映得璀璨梦幻。

郁子南点燃“仙女棒”递给我，我笑着接过来转起了圈圈。

我站在不远处，看到郁子南的脸在烟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好看。

他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对我说着什么，可是因为烟花的声音太大了，我没有听清。

“哥，你说什么？”我大喊着问他。

郁子南愣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笑了：“我——问，好——看——吗？”

我大喊道：“好——看——”

我含着笑，默默地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男生一起看烟火。两个人的烟火太美了，比一个人看，要美得多。

我想，无论以后我会经历怎样的物是人非，我都会记得这晚的烟火。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烟火了。

【Chapter Four　第四章　谁是谁的谁】
Who Is Whose Who

［01］Angel　天使

天使，是个很美好的词。

他们都说，身边那个一直保护着你的人，就是你的天使。

而我身边有你，还有魏斯。

你们谁才是我的天使呢？

哥，是你吗？

我想是你吧！

——苏静苒

寒假的时候，妈妈和刘叔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去参加。因为郁阿姨为了照顾我心里隐隐不开心的小情绪，特意在那几天带着我和郁子南一起去了海南旅游。

一个星期之后，寒假结束，我们回到学校，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业中。

一切都如常进行着，课上依然有做不完的试题，课后依然是不敢懈怠的复习。偶尔留出一些闲暇的时光，女生们谈论着明星八卦，男生们探讨着新款手机。欧若离依旧会时不时地拉着郁子南一起做题，魏斯也依然会看着我温柔地笑。

可总感觉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魏斯开始每天为我买饭，还会动不动送我小礼物。我喜欢哪个明星，他就会为我买来那个明星的签名写真集。无论有多难搞，他都能为我买到。

我几番推却，也没能退还给他。

全班同学都知道魏斯在追我。

所以郁子南也知道了。

上课的时候魏斯偷偷地从后面传纸条给我，他问："苏静苒，放学后可不可以让我送你回家？"

我歪过头，瞥见一旁的郁子南正死死攥着笔，笔尖定在笔记本上，目光冷冷地看着我手中的纸条。

他轻轻"哼"了一声，继续抬头看黑板。

我看到他笔记本上的那页纸快被他手中的笔尖戳破了。

我在纸条上匆匆忙忙写下"不用啦"这三个字，然后飞快地给后桌的魏斯传了过去。

"嘶——"耳边传来一声响，我歪过头去看时，发现郁子南的笔记本真的被他给戳破了。

他一脸气愤，不去关心他的本子，却扭过头来瞪着我。

我心虚地说了一声："听课听课。"然后赶紧转过了头。

历史老师正滔滔不绝地讲着春秋时期第一位称霸的齐桓公，以及他和管仲的君臣之交。

这时，欧若离也开始给郁子南传纸条，而我的座位夹在他们两个之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通讯员"。我把欧若离的纸条扔给郁子南，郁子南绷着一张脸打开纸条看了一下，飞快地在上面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又让我回传给欧若离。

历史老师说："周天子的权力名存实亡，最后却是被犬戎杀死的。"

我咬牙切齿："真讨厌。"

老师似乎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她可能不明白我在气什么，只当我是听课入了迷，所以清了清嗓子说："苏静苒同学，不要太激动。"

然后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

我尴尬地低下头，手却暗暗握成了拳。

整个教室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并不是那种因为我是全市第二名而赞赏或者羡慕的目光。

相反，那些目光之中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嘲讽。

欧若离也在笑，而她的手上还拿着那张纸条。

我透过窗子望向外面的校园。

整个校园安静得不可思议，还有着冬雪消融后的潮湿。

我和她曾经一起手拉着手逛街，穿过喧嚣的人流和街道，在彼此

眼里像是矿泉水一般透明。可是这一刻，因为深藏在心底的某些感情，对对方有了十足的抵触。

若离，对不起。

若离，我该怎么对你说这一切呢？

真的不想再骗你了。

下午第三节课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开会，大家都来到大礼堂就座。

开会的内容无非是动员大家积极主动地学习之类的老套言辞，从开学起就一直在强调，校长和老师总是百说不厌，同学们却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会后，老师宣布提前放学。

魏斯和欧若离的邀请，把我和郁子南习惯性地分开。

我和魏斯先一步离开了学校，剩下欧若离和郁子南在后面慢慢散着步。

我们四个人，就这样默默怀着各自的心事，分成了两对。

看起来就像两对情侣一样。

我和魏斯走向学校附近的公园，路上碰到三三两两的同学。我们就停下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们问：“你们两个是去散步吗？”

我窘迫地笑，刚想开口解释，魏斯却拉住了我的手，回道：“嗯，是啊。”

然后他们笑着离开，隐约可以听到背后传来议论声：“苏静苒和

魏斯看起来好配啊。”

我叹口气：“魏斯，你不用这样，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

他拍拍我的肩膀，笑容温和：“没关系，我会让你喜欢的。”

“不，魏斯。”我叫住他。

“苏静苒……让我试一试吧！我知道你喜欢南，可是他是你哥哥，你难道要一直这样下去么？给我一个机会，或许我能改变你的心意。”魏斯用力握住我的双肩，眼中满是温柔和诚恳。

是啊，他说得没错，无论我多喜欢郁子南，无论郁子南喜不喜欢我，他也只能是我的哥哥。

蓦然之间，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我双手环抱着自己，不让身体因为这股凉意而瑟瑟发抖。

“魏斯，我不能承诺你什么。”我坦白地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他。

魏斯把我使劲拥入怀里，就在那一刻，灰蒙蒙的天空似乎瞬间绽放出一丝色彩。我轻轻靠倒在他的肩膀上，抱歉地说：“魏斯，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他贴着我的耳边说着，我感受到了他温热的呼吸，“我说过我会等你的。”

而在下一刻，我愣住了。

就在魏斯身后，郁子南和欧若离正慢慢走来。

郁子南看到了和魏斯拥抱的我，他表情冷淡，像冰山一样。

欧若离轻轻挽住了郁子南的胳膊，对我微笑，那种笑容我从来没见过——复杂而幸灾乐祸。

我不明白欧若离的意思，但我立刻推开了魏斯的身体。

“哥……”我叫道。

郁子南没理我，他转过身，挽住欧若离的肩膀：“若离，我们走。”

我还傻傻地站在原地发愣。

他和欧若离之间的动作是那样亲昵，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想过他会在公园里那样随意地搂住其他女生的肩膀。

而这个女生，还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欧若离。

“哥……”我追了两步，声音哽咽地叫着他。

他依旧没有理我，只是和欧若离越走越远。

欧若离回头看着我，还是那样笑着，眼中竟露出一丝轻蔑。

我一阵茫然，他误会我了么？他在和我赌气么？还是他真的已经和欧若离在一起了呢？

魏斯把我拉回他的身边：“苏静苒，你看到了，南和若离一起走了，他没有理你。”

我使劲推开魏斯，哭喊道：“你什么都不懂！他不会的！他对我那么好，他不会走的，他只是误会我了而已，他不会和欧若离在一起的！”

“可是他已经走了。”魏斯还在说着。

“他为了等我在雨里淋到发高烧！他为了让我开心逼自己吃海鲜！他还因为我而生病住院，为我弹钢琴，为我打架，为我出气……他还说每年冬天都会陪我看第一场雪……”我越说越没出息，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可是他真的和欧若离在一起了么……”

“如果是他误会了你，那我可以替你解释。”魏斯说着，抬手为我擦眼泪。

“嗯。”我别过脸，哽咽着说道，“对不起，我这么没用。”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魏斯落寞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拍拍我的头。

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呆呆地望着郁子南离开的方向——又一次，他放学后没有和我一起回家。

魏斯送我回家后并没有立刻离开，因为爸爸和郁阿姨都在。一再留他吃饭。

因为他和郁子南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他爸爸又和我爸爸在生意上经常来往，所以大家都很熟了。加上魏斯的嘴很甜，“叔叔”“阿姨”地叫着，弄得爸爸他们很开心。

开饭的时候，郁子南的手机打不通，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等。可是，直到吃完，他还没有回来。

郁阿姨不由得担心地问道：“奇怪，静静，小南去哪里玩了？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晚上8点了。

“不知道，放学后我看到他和班上同学一起走了，应该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去了吧！”我和魏斯相互看了一眼。

阿姨却问：“班上同学？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魏斯说：“阿姨，南是和我们班一个成绩很好的女同学出去的，您不用担心。”

“成绩很好的女同学？”郁阿姨皱了皱眉。

我捅了魏斯一下，连忙给他使眼色。

“对啊。”他还是照说不误，“是静静的好朋友呢，大家平时在班上关系都不错的，经常一起玩。”

“哦，这样啊。”郁阿姨笑了一下，没再继续问下去。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门开了，郁子南背着书包慢慢地走了进来。

“我回来了。”他说了一声后就低头换鞋。

“小南，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看静静和魏斯早就回家了，就你，光知道玩。”阿姨随口埋怨道，“吃饭了没有？”

郁子南抬头，看到了沙发上的我和魏斯。

他的目光显然一怔，随后慢慢变冷。

“吃过了。”说完他连招呼都没和魏斯打，就径直回了房。

阿姨疑惑地嘀咕道：“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连魏斯都不理了！来，魏斯，别介意，吃水果。”

“嗯，谢谢阿姨。南今天可能是心情不好吧！我看我还是先告辞好了，还有作业要做呢！”魏斯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往外走。

“嗯，学习要紧！有空多来玩啊！”郁阿姨把他送到门口。

魏斯走后，我也回到房间，屏息凝神地听着隔壁郁子南房间的动静。

我房间里的衣架上依旧挂着郁子南送我的那件黑色外套。我呆呆地看着它，想了很久，终于走出了房间。

我来到郁子南的房门前，想敲门，却又不敢敲。

“哥，你睡了么？”耗了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道。

里面静悄悄的，没有应答声。

“哥，你睡了啊……”我敲了三声他的房门，又问了一遍。

“睡了。”他在里面冷淡地回答我。

“哦……今天的事，请你不要误会，我和魏斯……”我傻傻地站在房门外，尝试着向他解释。

“我能误会什么？”他打断了我的话，声音近了一些，似乎就在房门的另一边，“我哪有资格误会？我只是你的哥哥而已，又不是你的什么人。”

这样寂静的夜里，他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把我的心彻底刺痛——他说，他只是我的哥哥，而已。

我和他就这样隔着一道门，却隔开了两个世界。

“哥。”我只轻轻地叫了一声，声音就哽咽起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过了好久，房门的另一边终于传出了他的声音：“你问吧。”

“你今天和若离……”

“我们在一起了。”他没有等我说完，就已经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毫不犹豫地给了我答案。

那一刹那，我的整个世界都结了冰。

一场美梦就这样醒了过来，没有任何先兆，只有他冷冰冰的声音。

可这并不是我认识的他，他在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前的他看都不看欧若离一眼，可是现在，只有一扇房门隔着，他却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我笑了起来：“啊，哥，祝贺你啊，若离那么好，你太有眼光了。”

顿了顿，我又假装很高兴的样子说道：“哥，你睡吧，我也回房了。哈哈哈，太好了，你总算和若离在一起了。对了，我和魏斯也……要在一起了，你也祝福我们吧。”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还买不起幸福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走得离橱窗太近，盯着幸福出神。

所以，我决定远离。

从那之后，我每天都和魏斯进进出出。郁子南也每天和欧若离形影不离。

而我和郁子南，却形同陌路。

甚至一句话都没再说过。

学校里很流行互相用纸条来传情，魏斯时常给我写，有时候是一些小笑话，有时候是一些关心和问候。我对此很无奈，却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和他在一起纯粹只是为了和郁子南赌气而已，所以也就免不了会回应一些。

这段时间，魏斯是笑得最开心的。

他并不在乎我的心里有没有他，总之我和他在一起，他就高兴。

相比而下，我在他面前似乎就显得渺小多了。

放学的时候郁子南会先去送若离回家，所以我们都不再一起走。相反，魏斯每天都会送我回家，原本地铁上属于郁子南的位子，现在成了他的专属。

坐在地铁上，看着对面玻璃窗上魏斯的笑脸，我总会把他幻想成郁子南。

有一次，魏斯想握住我的手，可是我很紧张地躲开了。

他一愣，随即神色又微微变得有几分落寞："静静，你还是在想着他吧？"

我定了定，没说话。

"好吧。"魏斯叹息一声，"我知道了，没关系。"

在以后的日子里，魏斯还是会等我，只不过再也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他只是默默地待在我身边，帮我做这做那。

这天，轮到我值日。放学后，我认真地打扫着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扫到欧若离的桌子下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已经泛黄了，显然是很久以前写的，上面清清楚楚有着我熟悉的笔迹，是欧若离的。

先是其他人的问话：

“听说他和他妹妹在秋游的时候还接过吻哎。”

然后是欧若离的回复：

“没错，我都看见了，她真贱。”

纸条上接下去的对话是：

“是啊，居然勾引自己的哥哥，真够贱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找人揍了她一顿，还让她们偷走了她比赛的伴奏带——”

“做得好啊！这下她肯定糗大了，不过你不怕郁子南发现？”

“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你们不说，就绝对没人会怀疑到我头上。再说，这几天我放学后都会找各种理由约郁子南和我一起走，加上他们这几天吵架了，在冷战，所以根本不会发现的。”

“那你接下来怎么搞定郁子南呢？”

“这个好办。我早就看出魏斯喜欢她了，要是我和他商量一下，他肯定乐意帮我拆散他们。”

……

我手中死死地攥着那张纸条。

欧若离说我很贱。

欧若离说她找人揍了我，还找人偷走了我比赛时的伴奏带。

欧若离说她会和魏斯商量，一起拆散我和郁子南。

我紧盯着她的课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一直这么死死地盯着。

我不会忘记秋游结束回到学校之后我和郁子南的那一场吵架，也同样记得放学后我一个人走的时候被几个女生阻截在半路，她们揪着我狠狠抽打的痛苦。

我丢了伴奏带，她还假装慌张地帮我找，似乎比我还要着急的样子。

可是我怎么会想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指使的？

她竟然会用这种面目，欺瞒我这么久。

我一直当她是最好的朋友，最好最好的朋友。

甚至为了她和郁子南吵架。

她却为了郁子南，在背后耍心机害我。

一瞬间，一股由心底而生的厌恶伴随着委屈、绝望、难过、震惊，一并充斥了我的整个胸腔。难道真的像张爱玲说的那样，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连友情也不例外？

我听到魏斯朝我走近的声音，强忍住内心的复杂情绪，悄悄地把那张纸条揉碎，扫走，假装若无其事。

魏斯帮我提起书包：“静静，我那边打扫完了，你这边也差不多了吧！我们可以走了么？”

半晌，我没有说一个字。

魏斯觉得有些蹊跷，凑到我跟前：“静静，你怎么啦？是不是累了？”

“魏斯，那天在公园里，你和我一起走，还拥抱我，恰巧被郁子南看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还是没忍住，劈头问道。

魏斯稍微愣了一下：“静静，你在说什么啊？”

“你故意的，对吧？欧若离也是故意的！”我冷冷地笑了一下。

魏斯显然一脸意外：“静静……你都知道了？”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原来你所谓的喜欢就是陷害么？”

魏斯神情闪烁，过了好久，才缓缓呼出一口气：“算了，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想再瞒你了。静静，若离喜欢南，你是知道的，所以那天我们说好，我来约你，她去约南。目的就是让南看到我拥抱你的那一幕，误以为你已经和我在一起了，所以……”

“不用再说了！”我冷冷地喊道，“我都明白了。”

“静静，南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我也不想这样对他。可是，他是你的哥哥啊！你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静静，对不起……”

“魏斯。”我淡淡地叫道，“我不怪你……我只是，很失望。”

“静静，对不起，对不起……”他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我背过身，面无表情地说：“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魏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以后也不会。”

说完，我没有再看魏斯一眼，决绝地走出了教室。

爱情就像是一块水晶，干干净净，透彻清凉，却也会反射出艳丽的五光十色。它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你既可以为所欲为地欣赏它，又要给它小心翼翼的呵护。

我不知道和郁子南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爱情，但是我知道，它也是既坚韧又脆弱。于是，我决定向郁子南道歉。

晚上，在半个月都没有说一句话的情况下，我再次敲响了郁子南的房门。

他依旧不理我，不给我开门。

于是我只能死皮赖脸地站在房门外向他解释：“哥，我没有和魏斯在一起，你真的误会了……”

“你回房去吧，我不想再听了。”郁子南打断了我的话，冷冷的声音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哥！”我不走，依旧在外面解释着，“是真的，我没有和魏斯在一起，我知道你也不是真的喜欢欧若离……”

“我是真的喜欢她。”郁子南再次打断我的话，“我喜欢她才会和她在一起，就像魏斯喜欢你一样。”

我完全愣住了——他说什么？他是真的喜欢欧若离？

原来我真的是个大傻瓜，大白痴。

“哥，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喜欢欧若离，所以想和她在一起，和你没关系。”他冷冷地重复着。

我一阵默然。

很久之后，我终于勉强笑了笑：“好吧，既然这样……哥，祝你们幸福。”

这时，“嘎吱”一声，房门开了。

“苏静苒，我和欧若离在一起你就那么高兴？”郁子南冷着一张脸朝我怒气冲冲地吼道。

可是下一秒钟，他就看到了我脸上的泪水。

在他吼我的那一瞬间，眼泪就不争气地往下流。我怕被楼下客厅的阿姨和爸爸听到，死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

“你……”郁子南愣愣地看着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一把将我拉进了他的房里。

我擦着眼泪，还在对他笑：“你不是睡了么？我也去睡觉了，不然明天上学要迟到了。”我说着就朝外走。

他死死地拽着我。

我赌气似的挣脱他，继续往外走。

他手上一用力，就把我拽进了他的怀里。抬头，正好看到他那张气恼的脸。

“苏静苒，你闹够了没有？”他低吼出声。

“我要去睡觉。”我努力推开他，我才不要被别人的男朋友抱在怀里。

郁子南的双手却紧紧抓住我的肩膀，重新把我揽进了他的怀里。

他的手渐渐往下，环住我的腰，头轻轻地低下来，两片薄薄的嘴唇毫无预兆地盖住了我的唇。

我的脑子瞬间空白一片，下意识地推打着他，用力晃着脑袋，逃避着他的吻。

他却用手掌捧住了我的脸，让我再也不能逃离。

“苏静苒，我不许其他男生碰你……就算是魏斯也一样，不可以。”他对我轻轻说着，然后更加用力地吻了下来。

他的气息擦过我的脸颊，我闭上眼睛，终于开始迎合他。

我从他滚烫的嘴唇读出，他和欧若离在一起，也只是在和我赌气而已。

他还是喜欢我的。

他一直是喜欢我的。

“哥，哥……”我退到一旁，瞪大眼睛看着他，“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郁子南压低声音，目光微微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我们是兄妹啊，不能这样，如果让爸爸和阿姨知道，那……”

“什么兄妹？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郁子南似乎压抑了太久，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苏静苒，其实我，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喜欢你了——上次放烟火，我有一句话你没有听清楚，那就是——我喜欢你。”

我回想起那晚绚烂的烟火，还有郁子南在烟火映照下明亮的眼睛。

可是，尽管是这样，爸爸和阿姨那里，我们要怎么交代呢？

“不行的，哥，阿姨他们会生气的。”我心里十分矛盾。

郁子南微笑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们又不告诉别人，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们在大家面前还像以前一样，他们不会知道的——等考上大学之后，再找机会向他们坦白。”

“那……欧若离怎么办？”

郁子南别过脸，淡淡地说：“你知道的，我以为你和魏斯在一起了，所以才故意和欧若离走得很近……明天我就去和她说清楚。”

我反应过来，这才“哼”了一声：“你真幼稚。”

他温柔地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来：“小静，我们先瞒着大家交往吧！”

我羞涩地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一样细小：“嗯。”

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都会腻在一起。我们一起去体育馆游泳，一起去书店买书，一起在大街小巷里找寻各种美食，还会偷偷地买情

侣装。尽管买回来之后只能藏在衣柜里，从来不敢穿。

在家里的时候，他会教我弹钢琴。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依旧各顾各的学习，看起来与普通的兄妹没什么区别。

魏斯不顾我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依旧默默地为我打饭，送我小礼物；欧若离也像往常一样，经常给郁子南发短信，约他出门。

只是我们这次都态度坚决，我不理会魏斯，他也很少理会欧若离。

欧若离还会像以前一样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天那张泛黄的纸条。上面一句句伤人的话就会像电影字幕一般从我的眼前掠过。我做不到和她一样虚伪，只能选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不再理会她。

已然有了那么一道沟，横在我们之间。

她不说，我也不说。

可是谁都知道。

我和欧若离似乎就这样，慢慢地变成了陌路人。

但我却第一次隐瞒了郁子南。

女孩子之间的事情，总不该牵扯到别人，更何况，郁子南就是横在我们中间的那个人。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很快，我们开始面临文理分班的命运。

郁子南一向喜欢理科，他自然而然地选择学理。

而我正相反，我对文学和历史很感兴趣，所以我选择学文。

魏斯竟然也跟着我学文。

而欧若离也是。当她知道郁子南选择学理的时候，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班。

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分开了。

我们学校的文科班和理科班距离很远，中间整整隔了三栋教学楼，还有一栋美术馆和和一栋微机房。

我和魏斯一个班。

郁子南和欧若离一个班。

我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里。现在，我和郁子南白天几乎见不到面。理科班的学生很忙，课程相对我们文科班来说要更紧张一些。

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课间操的时候偶尔碰到，不过也仅限于远远地冲对方招招手，没什么机会说话。

即使擦肩而过，也只来得及相视一笑。

如果有同学问他：“那个漂亮MM是谁啊？”

他就会回答：“妹妹。”

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滴在时间的河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记得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升入高三呢？总觉得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日子。

而仿佛是转瞬间，我们就真的成为了高三的学生。

黑板的一侧总是用醒目的粉笔字标示着：高考倒计时××天。

文科班的同学每天都把自己闷在教室，下课也是一样，总不见有几个人出去，全部都趴在课桌上复习。

我们每周末只有星期日下午半天的假期，星期六全天和星期日的上午都成为了补课时间。

每天放学后，郁子南都会在我教室外的楼道，或者走廊，或者是栏杆处等着我。因为我们班的老师总喜欢拖堂，有时候他们讲到高兴的地方，甚至能拖上二三十分钟，郁子南也就会在外面等二三十分钟。

他经常会穿我给他买的衣服，一边听着耳机里的音乐，一边靠着走廊的墙壁研究手上的试卷，偶尔也会翻一翻课本。

我一直坐在靠窗的位子，所以只要歪歪头，就总能看到他站在那里。

每次，他一看到我走出教室，就会马上收起手上的试卷或者课本，过来帮我拎书包，然后一起坐地铁回家。

虽然我和欧若离还是不说话，但我偶尔也会关心一下她的近况。

郁子南说，理科本来就不是欧若离的强项，所以她现在学习上有些吃力。

这一点，我是早就预料到了的。当初她是靠临时超常发挥才进的特快班，而且一直偏科，理科向来是她的弱项。她是为了郁子南才二话不说选了理科班，跟那些理科尖子生比，自然要吃力很多了。

可是，她真的就那么喜欢郁子南么？为了他，不惜践踏我们这么多年的友情；为了他，不惜拿自己的学业前程作赌注！这般如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地扎进去。

她应该知道郁子南喜欢的是我吧，那她还在坚持些什么？

我承认，我对她的感情很矛盾。

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她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甚至深深地相信过，我的青春有了她，沒有爱情也甜蜜！现在，她竟然和我喜欢着同一个人，还因为喜欢他而做出那么多伤害和诋毁我的事。

我能理解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但是又无法让自己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我们就这样既依赖着，又对立着；既喜欢着，又厌恶着。

我们仿佛那些江湖中的武林高手，彼此既是好朋友，又是最难对付的敌人。

这天放学，我依然早早就看到了窗外郁子南美好的身影。

但当我奔向他时，他没有第一时间接过我的书包，而是对我说：“小静，不好意思，我恐怕这段时间不能陪你一起回家了。”

“呃，为什么呀？”我疑惑地问道。

“若离的成绩一直上不来，眼看离高考越来越近了，她很着急，希望我每天放学后帮她补课。”郁子南顿了顿，接着说道，“小静，你别误会啊，只是单纯地补课而已。”

“哦。”我点点头，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感觉，却又不能开口说不，所以我最终笑了笑，大方地说道，“你去吧，没关系。”

郁子南拍拍我的头，微笑着说：“嗯，那你一个人回家小心点儿，记得跟我妈他们说一声我给同学补课的事。”

“嗯。”我答应着，“晚饭会给你留好的。你回来也要注意安全。”

他点头答应，然后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发，转身离去。

我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西边的天空残留着灿烂的晚霞，昏黄中泛着微微的紫红色，很漂亮，映着郁子南颀长的背影。

从那之后，郁子南就再也没有来我们教室外等过我。

我们上体育课去操场时会经过他们理科班的教室。我每次都会隔着窗户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的头靠得很近，一边写写算算，一边颔首微笑，美好和谐到不行的样子。

他们，似乎很有默契呢！

可惜我只能停留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就不得不在同学的催促下跑去操场。

能看到的也仅仅是这些。

不过，这些也就足够了。

欧若离的眼神偶尔会瞥到我。她看我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有时候我看见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不说。

我自然也不会说什么。我只是别过头，假装什么也没看到。

欧若离，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就这样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无比陌生。

分班之后，郁子南不在身边，很多原本很熟悉的同学都去了理科班，又有一些不认识的同学归了进来，所以班上能称得上是我好朋友的，也就只剩下魏斯一个人了。

因为郁子南的关系，我有一段时间刻意躲着他。

但是因为在新的班级里，朋友实在太少了，学习压力又大，我们自然而然地和好如初，恢复到好朋友的关系。

星期天的上午，魏斯跟我说，东街有个很有名气的画家在办画展，问我下午是不是有兴趣和他一起去看看。

我想着手头还有几套模拟试卷没做完，犹豫了半天后，没有答应。

魏斯一脸懊恼地说道：“那怎么办？我一早就买好了两张票，以为你会感兴趣呢！”

我看到他摊开的掌心里，果真安静地躺着两张画展的票。

“呃……你可以找别人一起去嘛。”我不好意思地说道。

“静静，一起去吧！我们一个礼拜才休息这半天呢，你就不要再埋在题堆里了啦！你知道的，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 Jack a dull

boy（只学习，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魏斯还是不肯罢休，继续游说我，竟然还搬出了英语谚语。

“你才变傻呢！”我反驳道，不过最终还是接过了他手中的票。

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了东街。

我很少来这边，竟然第一次发现这里比西街热闹多了，也有更多好吃的，好玩的。

魏斯一直领着我来到展馆。一进展厅，就看到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画作。我的眼球迅速被吸引了过去，流连地欣赏着每一幅心血之作。它们风格典雅，立意新颖，挥笔从容，于随意处见精致，以敏锐的触觉捕捉到了大自然和生活中各种形态的美。

我们走走看看，在画廊的拐角处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长发垂肩、清秀漂亮的美女姐姐坐在那里。

她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色盒子，盒子的旁边是摊开的画纸和画笔。

她亲切地笑着，跟围过去的人们介绍着每一幅画的含义和创作过程。

原来，她就是这些画的作者，浅京市的知名美女画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呢，于是崇拜地拖着魏斯凑了过去。

今天正好有一个活动，她前面的黑色盒子里有红色和白色两种签。只要抽到红色的签，就可以要求她免费为自己画一幅画，不过抽中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五。

我雀跃地把手伸进了那个盒子里，没想到，随手一摸，就摸到了

一张红签。魏斯紧随我的后面，居然也运气超好地抽中了。

美女姐姐高兴地让我们俩在她的面前坐下来，摊开桌上的画纸就即兴为我们创作起来。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围在美女姐姐的身边，看着她是如何创作出一张画的。而我和魏斯两个人就只能乖乖地坐着，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她才收笔宣告成画。

“你们一看就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哦！好了，画好了，你们看看还满意么？”她说着就把画举给我们看。

我听完她的话，不禁有些尴尬，再扭过头去看魏斯，他只是微微笑着。

我们把画接过来，只见画上的背景是一片茫茫白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互相拉着手，很幸福地笑着。

那个女孩的神态、发型、衣着，和我一模一样。

而那个男孩的眉眼和装扮，也和魏斯十分神似。

天哪，在她眼里，我和魏斯竟然是如此浪漫的一对！我们只是呆板地坐在她的面前，她竟然就可以立刻联想到这么浪漫到极致的画面……

周围的人们开始赞扬：“画得真不错，想象力真好。”

我站起来，尴尬地解释道：“画得真好看！不过，我们其实……只是普通同学而已。”

她似乎有点儿意外，看了魏斯一眼，然后说道：“啊，我看他对

你那么好，而且你们俩一个帅，一个漂亮，看起来好般配啊！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要不然我重新给你们分开画吧！”

“哦，不用了，不用了，没关系的。”魏斯立刻摆摆手说道，“真的很谢谢你，这幅画超级好看，我很喜欢。”

说完，他还对美女姐姐竖起了大拇指，要求她在上面盖了专属章，送给我们作纪念。

然后我就看着魏斯小心翼翼地把画卷起来，装进了书包里，回头对我一笑：“这画我来保存吧！”

我淡淡地一笑，没有出声。

有些事情，有些感觉，我们已经习惯了心照不宣。

他习惯了守护。

我习惯了拒绝。

从展馆出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从来没有带伞的习惯，而魏斯好像只要跟我在一起，书包里就常备着一把伞。

他一直把我送到地铁的出站口，才把伞往我手里一塞，把自己的书包护在怀里，笑着在雨中跟我挥手告别。

我举着他塞过来的雨伞，看着他被雨淋湿的头发，还有湿漉漉地贴在身上的衣服，有一瞬间的感动。

我也向他挥手：“嗯，谢谢，再见。”

恍然觉得手中的雨伞重如千斤。

回到家里，爸爸和郁阿姨都还没有下班。我收起雨伞，准备去书房拿一些资料，然后复习功课。

可是，刚一推开书房的门，我就愣住了。

“呃……哥？”

被雨滴打得噼啪作响的窗前，站在一抹修长干净的身影，他正靠在窗棱上对我笑：“从今天开始，我给欧若离的补习结束了。”

我歪着头，满心欢喜：“是么？你都没给我补习过，我好吃醋啊！”

郁子南白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骂道：“白痴。”

我摇摇头，不理会他，坐下来拿出书本。

郁子南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挨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小静。”

“嗯？”

“外面在下雨，你去哪儿了？”

“我……和魏斯去看了一个画展。”

郁子南转过头，看着我：“好看么？”

“嗯，还可以。”

“下次换我陪你去。”他说完，若无其事地翻着书。

可是——他把书拿反了。

我“扑哧”一下就笑出了声，帮他把书拿正，然后满脸期待地看着

他的反应。只见他有些尴尬地轻咳了两声。

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顿时感觉暖暖的。

我低下头，轻声说：“嗯，那说好了，下次你陪我去。”

他弯起嘴角，露出一抹孩童般满足的微笑。

我想，不止是下次。

是下下次，下下下次，下下下下次，每一次每一次，都要你陪我去。

窗外雨过天晴。

微弱的阳光穿破云层，洒在窗台上，书桌上，整个书房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雨后的空气很清新，郁子南推开了窗。

这时，我注意到郁子南手中拿的并不是课本，而是一本外国名著。我不由得奇怪地问道：“哥，你怎么不复习功课啊？还看小说。”

郁子南坐下来：“我今天的复习计划已经完成了。”

我张大嘴巴：“不是吧，你们理科班那么多题要做哎！”

郁子南瞥了我一眼：“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啊！就知道不停地做题。”

“你……”我嘟着嘴，说不上话来，继续做我的模拟试卷。

郁子南也不再出声，继续看他的小说。

“小静！”在我做完一套英语试卷、收拾书桌的时候，郁子南突然

放下书，说道，“我以前不是说要给你录歌么？”

我没好气地瞪他一眼：“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早就忘光光了，都一年多前的事情了！”

郁子南笑了笑，把我拉到隔壁的录音房。

录音房里都是我看不懂的设备，郁子南很熟练地操作着，没过多久，房间里就响起了震耳的音乐声。

接着，他又调了一下，音乐声渐渐小了下去。

“《I Will Always Love You》那首歌我重新编了曲，你先听听看。”

“嗯。”我答应着，静静地坐在一旁听起来。

这首歌原来的开头是一段清唱，现在郁子南变了一下，在开头加了钢琴伴奏，再接着音乐渐渐高了上去，越来越悠扬。整首曲子以钢琴伴奏为主，听起来有些淡淡的忧伤。

听完第一遍，我意犹未尽，又要求听第二遍，并且慢慢地跟着伴奏唱起来。

郁子南真是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弹好录进去的，但这首曲子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弹得这么出神入化的。整首歌的节奏变化他都把握得刚刚好，让人听起来有一种空旷而悲伤的感觉。

“你先跟着这个伴奏练习一下，什么时候觉得OK了，就开始录音。”郁子南调好了设备，回过头来对我说。

“哥，你太棒了，太棒了！”我忍不住不停地发出赞叹。

说完，我就十分认真地练起了歌。

郁子南坐在我身边，听我一句一句地唱着，脸上有微微的幸福的笑。

“小静，你的声音真好听，怎么听都不会腻。”

我嘻嘻一笑：“那我就天天烦你。”

他伸手拥着我，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听到他轻轻地说：“随你便啊，你不怕累就天天烦吧。”

我的心思一定，猛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哥，你想上哪所大学？”

他笑了笑，揉揉我的头发：“我还没想好，你想上哪所？”

我认真地思考着，最后坚定地看着他，给出答案：“哥，我就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

郁子南促狭地笑道：“真的么？你就这么离不开我啊？”

我朝他身边移动了一下，紧紧挨着他，然后挽着他的胳膊，靠在他的肩膀上，笑嘻嘻地说：“你没发现么？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

郁子南挑着眉毛：“喂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真的啊，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我依旧甜甜地笑着，“你看，我多喜欢你啊！”

“小静。”郁子南温柔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听着，我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想让你离开我。”

“那以后是不是不管我去哪里，你都能找得到我？”我甜蜜地笑着，“人家说了，只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那无论那个人走到世界的

哪个角落，他/她的爱人都一定能找到他/她。”

“白痴，你还信这个啊？”郁子南敲了一记我的头。

我却认真地点点头。

“那你一定要找个地理知识很好的人，不然他没有找到你，反而把自己给弄丢就麻烦了。”他的语气却突然郑重起来。

我推他一把：“喂！”

郁子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啊，幸亏你遇上了我，虽然我读的是理科，但是我的地理成绩可是很好的。”

幽暗的录音房里，他的眼睛却是那么清澈，那么明亮。

他笑起来，比太阳还要温暖。

我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诉说着甜言蜜语，不敢让任何人知道。

每一分，每一秒，我见到的、想到的、梦到的、思念的、讨厌的、喜欢的，都是他。

他拉着我站起来，给我戴上耳机，领着我来到隔间的麦克风前：“你唱吧，现在可以开始录了。”

我点点头。他出去调整声音，又把其他设备都准备好，我的耳机中就响起了伴奏音乐。我们相视一笑，然后我缓缓地唱了起来。

最开始是低音，后来一点一点地往上升高音调。音乐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最高音。我看着玻璃对面微笑看着我的郁子南。

郁子南——我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些音乐里表达出我对你的爱，我只能从我的最低音，为你唱到最高音。

[02]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上）

旧日的温情已尽付东流，

新生的爱恋正如日初上。

为了朱丽叶的绝世温柔，

忘却了曾为谁魂思梦想。

罗密欧爱着她媚人容貌，

把一片痴心呈献给仇雠；

朱丽叶恋着他风流才调，

甘愿被香饵钓上了金钩。

——摘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如果说高中生活是地狱，那么高三的生活就是地狱中的地狱。

我每天都纠结着农民起义的年头和历史意义，郁子南就每天纠结着德·摩根定律和细胞分裂，生活要多紧张就有多紧张。

回到家里，爸爸和郁阿姨经常安慰我们："放松放松，别有压力，就把高考当成普通考试，你们的成绩一向很好，没什么问题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总不是说放松就能放松下来的。

随着新一届的文化节临近，我们看到高一和高二的学妹学弟们都开心地准备着节目，不由得羡慕起来。可惜，高三年级是不能参加文化节的，因为二中的升学率实在是抓得太紧，所以我们的任务就只是安心复习，准备高考。

总是想抱怨上天不公，天使姐姐们一点儿都不眷顾我们高三的学子。

可是，就在我们为不能参加文化节而闷闷不乐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因为有同学去校长室反映大家的意见，于是校长英明地决定顺应民意，让我们高三的同学也适当地放松心情，减轻压力，特别准许参加这一届的文化节。

消息一出，整个年级都沸腾了。

不过虽然让我们参加文化节，但是为了不耽误大部分同学的宝贵时间，整个年级只能出一个节目。也就是从每个班里挑选出两个人，再经过老师的特别选拔，淘汰掉一些同学，剩下的同学共同表演一出话剧。

这出话剧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莎翁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班上很多漂亮女生都争着报名，想演“朱丽叶”这个角色。而魏斯凭借其阳光帅气的外表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被我们班同学集体推荐演罗密欧。

我还是习惯安安静静地当一个观众，所以任凭其他同学怎么劝说，也坚决不去报名。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那么肉麻的台词，还是让别的女生和魏斯演比较好。况且——还有亲吻戏的。这次的指导老师很专业，所以不能敷衍。

让我和魏斯亲吻？

天哪，打死我也不演。

果然，最终，班主任定下了推荐魏斯演罗密欧。

至于其他班级的人选，暂时还不太清楚。

放学的时候，历史老师依旧习惯性地拖着堂，郁子南默默地站在走廊上等着我。我焦急地等着老师喊“放学”，眼睛时不时地瞟向外面的郁子南。

郁子南朝我笑了笑，然后指了指讲台的位置，示意我“认真听课”。我见状，朝他吐吐舌头，就转过了脸。

历史老师终于在布置了一大堆作业后夹着课本离开，我如获大赦，赶紧冲出教室。

一看见郁子南我就忍不住抱怨道：“唉，历史老师又拖堂，讲这么久的课他都不知道口渴……”

郁子南笑着接过我的书包：“走吧，难得文化节期间没有考试，你就不要满嘴抱怨了。”

我嘟着嘴：“我是看你在外面等，所以才着急的啊！不想让你等太久嘛！”

郁子南低下头，帮我整了整衣服领口，嘴角含着笑：“等多久都没关系，你不用着急。”

我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涟漪，只淡淡“嗯”了一声，没再多说话。

一如平常，我们坐上了地铁靠窗的位子。他随手翻着书，我就在一旁听着他的MP4，时不时地哼上几句。

“对了，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剧，你报名了没？”

郁子南没抬头，眼神依旧盯着手上的书：“没有啊，报那个干什么？”

“奇怪啊，你在学校里的人气这么高，你们班的女生没有推荐你么？”我一脸好奇。

郁子南这才抬起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班算上欧若离，一共只有6个女生。”

“啊！那女生都去哪儿了？”我更好奇了。

郁子南瞥了我一眼：“在后面几个班啊！你忘了啊，我是理科A班，后面还有B至F班呢。”

“哦哦哦！”我连忙连头，“对哦，我怎么忘了？我哥是特快班的嘛，能分到理科A班的女生应该很少。”

郁子南没再说话。

我喃喃自语：“看来，欧若离为了跟你分到同一个班，分班考试的时候下了不少苦功夫啊！”

郁子南的脸色有点儿冷。

我赶忙转过脸，装作没看到，继续哼起歌来。

回到家，我很高兴地跟爸爸和郁阿姨说着文化节的事，爸爸很感兴趣地问：“那你和小南有没有报名啊？”

我们俩同时摇头：“没有。”

爸爸惋惜地说道："怎么不报名呢？你们也应该放松放松，演话剧可以让大脑暂时休息一下嘛！"

郁阿姨也跟着说道："就是啊！静静这么漂亮，演朱丽叶再合适不过了。"

我哭笑不得："阿姨，朱丽叶和罗密欧有亲吻戏，我才不演呢。"

郁子南突然被饭呛住了，不停咳嗽。

阿姨看他用手捂着胸口，吓了一跳，担心地问道："小南，你怎么了？不会是气胸复发了吧？胸口疼不疼？"

郁子南连连摆手："妈！我没事！您天天做这么多好吃的给我补营养，我的气胸哪有那么容易复发啊？"

阿姨稍微松了一口气："唉，你这个病医生说了，即使做了手术，之后也有复发的可能。我知道你喜欢跆拳道，但是这两年可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

郁子南清清嗓子，一脸无奈："我没做剧烈运动啊，我连800米跑都没考。"

"嗯，那就好。还有啊！"阿姨一说起来就格外担心，"千万要心情好，别有压力。你心情不好也会对身体有影响的，所以高考千万别有压力啊。"

郁子南终于忍不住了；"我心情很好啊！妈，您吃饭好不好？再说下去我就要心情不好了。"

阿姨这才停了嘴："好了，吃饭吃饭。"

爸爸笑了笑，对阿姨说："你现在越来越爱唠叨了。看吧，孩子都烦了，以后少说两句。"

阿姨一脸不高兴："你们啊，我是关心你们才说的，还嫌我烦。"

"哪有！"我赶紧帮着阿姨说话，"我才不会烦阿姨呢，阿姨这么好。"

"还是静静懂事。"阿姨笑着说道，转口又问，"你真的不想演那个话剧么？你要是演，我一定去你们学校，帮你用DV全程拍下来！"

我摇摇头："不想演啦！"

阿姨叹息道："唉，可惜了，我们静静这么漂亮。"

饭后我照例准备上楼回自己房间，走到楼梯中央一低头，却看见郁子南不声不响地朝录音室走去。

"哥，你不回房间吗？"我大声问道，脚步也跟着他走了过去。

"嗯，上次帮你录的歌，还有些后期处理没弄。"郁子南说着，就进了黑漆漆的录音室，"啪"的一声打开了房间的灯。

"哦。"我看着那些复杂的设备，随口问道，"要不要帮忙？"

"不要，你去复习功课吧。"他戴上耳机，调弄着调音台上的键。

"哦，那我走了。"我朝他笑着挥挥手，"拜拜。"

"晚安。"他回答。

我愣了一下："拜拜啦，还不到说晚安的时间。"

郁子南淡淡地笑了一下："赶紧去看书吧，拜拜，拜拜。"他那语气好像是恨不得我飞出去似的。

我瘪瘪嘴，不再理他，径直回了房。

复习到12点的时候，我实在有些扛不住了，于是揉揉眼睛，准备睡觉，才猛然想起忘记洗澡了。

浴室在一楼。我拿好衣服，来到楼下，却惊讶地发现录音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地走了进去，看到郁子南还戴着耳机在调音。

“哥，你怎么还在弄啊？”

因为戴着耳机，所以他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我走到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哥。”

他抬起头来，看到是我，马上摘下耳机，声音略微有些嘶哑：“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我皱了皱眉：“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你怎么弄到现在还不去休息？”

“没事。”郁子南活动了一下脖子，“就快好了！你先去睡吧，我弄好了就去睡。”

我帮他揉揉肩：“怎么样，现在能不能放给我听听？”

郁子南摇头：“还不行，等我都做好之后你再听吧！你快去睡觉，熬夜会变丑的，你是不是想当熊猫啊？”

我不听他的，依然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揉着肩膀，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说：“哇，那你是不是说，要是我变成熊猫，你就不喜欢我啦？”

郁子南闭上眼睛，很享受的样子：“喂，你按得很舒服啊！刚才脖子又酸又疼，现在你一按，马上好了很多……不过你要是为了帮我揉肩就害自己变成熊猫的话，我可受不起。”

“那是因为你一直低着头，脖子才会疼啦！不过我真的不行了，

困死了，我去洗澡睡觉了啊。”说完我停下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嘱咐道，“哥，你别弄得太晚啊！”

郁子南挥挥手，做了一个“OK”的手势之后，又重新戴上了耳机。

我为他关好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起床之后，我下楼准备吃早餐，却发现他居然还在录音房，眼睛里的倦意很浓，脸色也不太好，很显然是熬了一整夜。

郁子南整整一夜都在为我制作CD么？

我不禁想起了那个钢琴伴奏。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弹过那首曲子，可是他随手就拿了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不眠不休地做出来的呢？

我也就昨晚晚睡，发现他一直在录音房忙着给我制作CD，以前都是早早地洗好澡上楼的，所以我在这次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

我的心一下子就触动了。

他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说。

我把牛奶和吐司给他端了过去：“哥，累不累？”

郁子南见是我进来了，朝我笑了笑：“你今天这么早就起床了啊！”

“是啊！”我在他身边坐下，心疼地看着他，“你一晚上都没有睡哦！困不困？昨晚我不是让你别弄太晚么，你怎么不听啊？熬夜很伤身体的。你是不是还想像上次那样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啊？”

郁子南瞪我一眼：“你少咒我了，快吃早餐吧，一会儿一起去上

学。”说完他端过牛奶，接过吐司。

我看着他满脸倦容，忍不住又内疚又感动。

“我又没有急着要这张CD，你不用这么费力气地弄啊！你这样我反而会担心你哎，万一你旧病复发了怎么办？”我小声地嘀咕道。

“喂，苏静苒！”郁子南白了我一眼，“你怎么跟我妈似的，说个没完啊？”

“好啦，我不说了！吃完没？吃完就要去学校了！”我说着就把他的书包递了过去。

他接过自己的书包，又把我肩上的书包抢了过去。

上了地铁之后，他终于敌不过浓浓的困意，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歪头看着他的脸，心里有些小小的不爽——哼，居然比我的皮肤还好，而且睫毛那么长，下巴有一点点翘。这么好看的一张脸，怪不得会招来那么多女生喜欢了。

现在这个美少年毫无防备地睡在我的肩头，要是被她们看到，估计真的会群攻我吧！

他的呼吸很均匀，看起来真的很累的样子，地铁到站的时候我甚至都有些不忍心叫醒他。

“哥！”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脸，“到站了。”

他迷蒙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打了一个哈欠，懒懒地说：“那就走吧。”

学校里的热门话题自然还是文化节，高三学生最爱探讨的还是谁演罗密欧和朱丽叶比较合适。虽然郁子南没报名，但学校里的女生居然有一大半都是支持他演罗密欧的。

当然，剩下的那一小半自然就是支持魏斯了。

对此，郁子南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无聊。”

因为文化节的关系，其他年级的同学都忙着彩排或做着其他准备，因此高三年级也取消了下午最后一节课，让我们自由活动。

邻座的高雅雯跑来找我聊天，说的也是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事情。

我们一边在外面散步，一边随意聊着。

“人选还待定吧！我们班主任推荐魏斯演罗密欧，不知道其他班的班主任会推荐什么人。听说最后是由指导老师挑出最合适的人。”我一边舔着冰激凌，一边说道。

“嗯，不过我听说老师对魏斯并不是很满意，所以还在等其他班的人选出来呢。”高雅雯说着推了推我，“你知道理科班会选谁出来么？”

我莫名其妙地摇头：“我怎么会知道？”顿了顿，我又说，“理科班上的同学啊，都是理科疯子，整天就知道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哪里还稀罕什么文化节啊！”

我们在操场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高雅雯深有感触地向我点头：“是啊是啊，一分班我就看出来了。理科班上除了你哥郁子南，个个都是理科疯子，每天都在不停地算来算去，无聊得要死。可是你哥就不一样啊，他明明不怎么看书，每次考试却稳拿第一。”

我笑了笑，想起了昨晚郁子南为我通宵制作CD，不禁又感动了一下。

我感慨地说道：“那是因为，他努力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没看到并不代表他没有努力。”

她再次点头赞同我的话：“所以才说他厉害啊！还有啊，听说他们班投票选罗密欧，郁子南得了全票哎！”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啊！他跟我说，他没有报名啊！”

“他是众望所归，估计他报不报名，他们班的班主任推荐的也是他。”高雅雯笑着说，眼里一片期待，“听说你那个好朋友欧若离很想演朱丽叶——可惜她不行，没被选上。”

总有些事情，他们自以为很清楚，很明白。

可是那些摆在眼前的，却只是幻象而已，只有深埋在心里的，才最真实。

欧若离想和郁子南对戏。

而且，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以为，我和欧若离还是最好最好的朋友，没有人怀疑。

但是听说有一个词，叫做物极必反。

太过要好的朋友，也可能成为彼此最厌恶的敌人。

女孩子之间的感觉总是细腻的，那些矛盾，并不像男孩子一样，可以摆在台面上，甚至打一架。女孩子都喜欢把那些厌恶的感觉深埋在心里，总不会轻易地爆发，于是它越积越深，越积越深。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和欧若离曾经是好朋友，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但是，我和欧若离，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见面，擦身而过，形同陌路。

那些曾经在一起喧闹的年华，一去不返。

学校一直在广播：“××班的×××请到广播室来一下。”

或者是：“×××，请到剧场准备彩排。”

耳边很喧嚣。

和高雅雯聊天的时候我总会心不在焉地望着操场上涌动的人流。

低年级的学弟们在打篮球，周围聚集了很多观众。草地上还有很多踢足球的男生，身穿运动服，跑得满头大汗。

我和高雅雯一起静静地坐在远处的看台上。

直到操场上出现了郁子南的身影。

我的眼睛有些近视，而他又距离我太过遥远，所以我需要使劲眯起眼睛，才能看清楚他美好的身影。

郁子南和几个男生一起穿过操场，穿过人流，再穿过操场另一头的梧桐树，最后拐入我再也看不见的教学楼。

我从看台上站了起来，望着他身影消失的方向。

高雅雯奇怪地扯了扯我：“静静，你干吗？”

我恋恋不舍地歪头：“嗯？你没看到么？”

“看到什么？”

“哦，没什么。”

重新坐下来，广播站还在继续广播着什么，我却已经无心再去注意内容了。

我想我已经练就了一种本领：我可以在千万人中，瞬间找到郁子南的身影。

甚至有一种感觉，就算是闭着眼睛，也知道他就在附近，或者他快要来了，再或者他已经离开了。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要追寻着他的脚步，急切地，焦虑地，坚定地，悲伤地，永远地，想要这样追随着。

像是夏天即将完结的蝉鸣。

聒噪而碧绿。

和高雅雯分手之后，我给郁子南发了一条短信——

“哥，出来吧，我在操场的看台上。”

在短信发出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又加上了几个字——

“我想见你。”

郁子南回复了一个“好”字后没几分钟就来到了我的面前。

他举着手机，笑着坐到高雅雯刚才坐过的地方：“你刚才说想见我？”

我“嗯”了一声，弯起嘴巴笑：“怎么，不可以么？”

郁子南望着前方喧嚣的操场：“没有啊，只是你很少说这种话而已，类似的话……我似乎只听过一次，所以有些意外。”他顿了一顿，又说，“看来，这条信息我要好好保存着。”

我睁大眼睛问：“哦？上次我对你说的是什么？”

他眨着眼睛，笑得很温暖：“上次你说，你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我。”

“嗯，是啊！”我想了想，挪挪身子，和他又挨近了一些，因为周边有过往的同学，所有人都知道我和郁子南是兄妹关系，所以我不敢再去挽他的手臂，只轻轻地重复着那句话，“我想见你啊，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

郁子南还是微笑着，没有说话。

“哥，听说你们班的同学都推荐你演罗密欧啊？”

“是啊，不过我没报名。”郁子南解释着。

“嗯。”我想了想，笑嘻嘻地说，“我不会让你和别人接吻的，所以呢……你要是演罗密欧，我就会主动报名去演朱丽叶。”

郁子南略微惊讶地看着我。

我朝他一笑，声情并茂地朗诵起那首开场诗：“旧日的温情已尽付东流，新生的爱恋正如日初上。为了朱丽叶的绝世温柔，忘却了曾为谁魂思梦想……”

郁子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惊喜地说道：“啧啧，你不去演朱丽叶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看着他的笑脸，忽然心情沉重地说道：“哥，你不觉得，其实……我们和他们有些相似吗？他们两个因为家世的原因，即使再相爱，也不被允许……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郁子南的笑脸阴郁了下来。

沉默了好久后，他才说道：“小静，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的遗憾就是现在不能在大家面前大胆地牵起你的手，然后向别人介绍说，你是我喜欢的女生，而不是我妹妹。”

他的语气那么认真，坚定，我不禁微微感动。

“可是——”郁子南转头笑着看向我，“总有一天，我会的。”

我无比信任地点点头：“我会一直等着那一天。”

罗密欧爱着她媚人容貌，

把一片痴心呈献给仇雠；

朱丽叶恋着他风流才调，

甘愿被香饵钓上了金钩。

只恨解不开的世仇宿怨，

这段山海深情向谁申诉？

幽闺中锁住了桃花人面，

要相见除非是梦魂来去，

可是深情总会战胜辛艰，

苦味中间才得无限甘甜。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首诗，嘴角扬起微笑。

——可是深情总会战胜辛艰，苦味中间才得无限甘甜。

怀着这样的期待吧，未来还很漫长。

我看着操场上来来往往的同学，安静地待在郁子南身边，思绪飘到很远。

[03]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下）

我发誓我对你的爱情，不但可以经历千万年，而且是永远永远的。

忠诚的誓约是不会后悔的。

——郁子南（罗密欧）

我和郁子南就这样默默地坐在一起，感受着操场上的喧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彼此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

嗯，原来这就是爱情。

即将放学的时候，广播站又开始广播，只不过这次的广播内容让我和郁子南都极为不解——

“请高三文科A班的苏静苒、高三理科A班的郁子南，马上到文艺处报到！”

“请高三文科A班的苏静苒、高三理科A班的郁子南，马上到文艺处报到！”

广播一连放了两次。

我疑惑地看了郁子南一眼：“奇怪，干吗让我们去文艺处啊？”

郁子南一脸无奈：“不会是因为排演话剧的事吧？我没报名啊！”

我更莫名其妙：“话剧关我什么事啊？我不仅没报名，班上也没几个人选我啊！我跟他们都不熟。”

“那我们别去了，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事。”郁子南一脸漠不关心的表情。

我迟疑地摇摇头：“不好吧……老师在等着呢。”

“那要是去了，万一让你演朱丽叶怎么办？”郁子南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低下头想了想，然后得意地说道：“那我要考虑看看，当然还要看谁演罗密欧，再决定要不要答应。”

“哦，罗密欧不是魏斯演么？你准备和他接吻？”郁子南一脸坏笑。

“好啊，你既然这么想看到那一幕，那我就表演给你看啊！”我故意说道。

“不行。”郁子南一口否决，接着就从看台上站起来，“走，去文艺处。”

我心里暗暗地偷笑，跟着他一起朝文艺处走去。

来到文艺处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同学和老师，话剧的指导老师也在。他看见我和郁子南进来了，赶紧向我们招手：“你们就是在高一文化节上表演钢琴即兴弹唱的苏静苒和郁子南吧？”

我和郁子南面面相觑，然后点点头。

老师兴奋地把我拉到前面：“我看了你们上次的录像，真是太精彩了！”

我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他们有的手里还拿着道具，应该是待选的话剧演员。魏斯也在里面。魏斯看见我和郁子南，向我们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

“老师，您叫我们来有什么事？”郁子南开门见山地问。

指导老师笑了一下：“哦，是这样的，我看过你们上次的录像之后，觉得你们两个很有舞台表演的天赋，所以跟其他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两个分别出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男女主角，你们觉得怎么样？”

果然是这件事。

“可是老师——”郁子南似乎还想拒绝，“我和苏静苒都没有报名啊。”

“你们虽然没有报名，但是据我所知，郁子南，全校有大部分同学支持你演罗密欧，所以你就不要推辞了。”老师顿了顿，然后把目光转向我，“还有苏静苒同学，你长得这么漂亮，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又那么好，你是‘朱丽叶’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这一点，我和其他老师都这么认为。”

“可是……”我犹豫不决，“老师，我从来没演过话剧啊！”

“对啊！”郁子南附和道，然后指了指一旁的魏斯，“而且，魏斯报了名，况且他的支持率也很高啊，您应该让他演才对吧！”

老师依旧面带微笑地说道：“魏斯说他想演男二号，帕里斯伯爵。”

这时魏斯走上前来，拍了拍郁子南的肩膀：“喂，你不至于这么难请吧？老师都这么说了，你好歹给个面子，点头答应好不好？”

郁子南惊讶地看着魏斯，轻轻地说：“你不想和苏静苒对戏了？”

魏斯显然有些尴尬，他捶了郁子南的胸膛一下：“废话，我当然想啊——关键是她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他们两个讲话的声音都很低，还贴着对方的耳朵，其他同学和老师都离得比较远，所以没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什么。只有我，一直站在郁子南身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郁子南看了看我，终于对老师说道：“好吧，老师，我愿意演罗密欧。”

老师满意地笑了，又问我：“那苏静苒呢？”

我点点头：“嗯，我也愿意演朱丽叶。”

“欢迎欢迎！有了两位的加入，我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定会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指导老师分别拍了拍我和郁子南的肩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魏斯看着我们，轻轻地笑着，笑容中夹杂着丝丝苦涩，然后他向我们招呼道：“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吗？要排演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回到家里，我向爸爸和阿姨乖乖报道了我们即将出演话剧的事，他们都很高兴。阿姨一直追问哪天正式演出，说她要带DV去拍下来作纪念。

“阿姨，公司不是很忙么？你到时候会有时间来看演出啊？”我随口问道。

阿姨摆摆手：“公司的事情哪有你和小南的话剧重要？你们放心吧，演出那天，我和你爸爸都会去给你们加油的！”

爸爸插嘴说道：“你去就去吧，干吗还拉上我？我不一定有时间啊！”

“不行不行，静静和小南一起演话剧，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能不去现场看呢？必须要去，一定要去。”

“可是……”就这样，阿姨和爸爸一直在争论着这个话题。

这时候，我笑嘻嘻推了推郁子南的胳膊：“哥，我们去楼上排练吧！”

郁子南摆出一脸“真是服了你”的表情说道：“拜托，你不用这么认真吧！你本来不是不想演的么？可是我看你现在兴趣高涨啊！”

“我不想演是因为我以为罗密欧这个角色是魏斯演啊！现在定下来是你演，我当然就没关系了啊！既然答应演，就要演好嘛，不然傻不啦叽地站在台上，多丢人，会被同学笑话的。”我头头是道地反驳他。

郁子南刚要说话，爸爸就抢先一步问道：“对了，静静，你上次

不是说话剧里罗密欧和朱丽叶要……”

“对啊对啊！”阿姨也凑了过来，表情忽然变得有几分紧张，“不是要接吻么？那你们……不会来真的吧？”

语气中明显带着担忧。

我和郁子南都愣了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气氛顿时尴尬起来，爸爸和阿姨原先的快乐表情也都不见了踪影。

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重新换上笑容，摆摆手说道：“算了，没关系，反正你们是兄妹，演戏而已嘛，没关系。”说着，她用胳膊肘推了推爸爸，问道，“敬之，是吧，没关系的吧？”

爸爸也点点头，随即教育我们：“嗯，演戏而已啊！不过你们可不能因为演话剧而耽误学习，课余时间排练，平时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功课上。”

我和郁子南同时闷闷地“嗯”了一声，就各自回房了。

从爸爸和阿姨的表情中不难看出，虽然他们很高兴我们能同台演出，但对于话剧里的情节，还是很介意的。

所以，不管怎样，他们肯定是不允许我和郁子南之间有真感情发生的。

尽管是演戏，也一样会有不满和排斥的情绪。

我在房间里翻着复习题，不由得思虑万千。

后来的几天，每到放学时间我就会和其他演员一起对戏，排演。

老师一直夸赞我的进步，郁子南也渐渐投入其中，不再像以前一样抱怨不想演。等到大家排得差不多的时候，学校的文化节就正式开始了。

各个年级的节目都很不错，我们的话剧排在最后，作为压轴。

我们早早地化好妆，换上精心准备的礼服，拿好道具，在后台紧张地等候着。郁子南穿着礼服，腰间配挂宝剑的样子，俨然就是一个中世纪的欧洲贵族。

我则穿着长长的欧式洋裙，长发披散下来，而且第一次换上了高跟鞋。他们说，我这个打扮也很有朱丽叶的感觉。

魏斯今天一身伯爵装扮，也帅得不可思议。

这时主持人开始报幕："最后，请大家欣赏高三年级师生特别为大家编排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首先是扮演葛雷古利和桑普森的演员上台，我在幕布一旁静静地看着，等待出场。

望向舞台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因为灯光集中打在舞台上，所以早已看不清台下观众的脸。不过我知道，阿姨和爸爸就在下面举着DV为我们录制着整个话剧表演的过程。

心里涌上一阵微微的感动，以前我从来没想过，郁阿姨会对我这么好。

演出还在继续，终于轮到罗密欧上场了。

一瞬间，灯光熄灭，光束笼罩在郁子南一个人身上。郁子南从从容不迫地走在舞台上，念起了他的台词："唉！在悲哀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

他演得很不错，眼神和语气都很到位。

故事继续往前推进着，终于轮到朱丽叶上场了。我演过在家里和母亲的一场戏后，很快就到了与罗密欧相遇的那场舞会。

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舞台上郁子南在全场观众的目光下贴着我的唇边轻轻一点，我脸红心跳，差一点儿就忘记了台词。

可是他的目光温和地望着我，无声地安慰着紧张的我。

那一浅吻过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赞美的，或者起哄的。

剧情渐进高潮。

舞台上的郁子南深情地看着我："我发誓我对你的爱情，不但可以经历千万年，而且是永远永远的。"

我仰起脸，望着他清水般的眼睛："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忠诚的誓约是不会后悔的。"郁子南眼中的温柔并不是假的，那种温柔，他说过，是专属于我的。

我几乎分不清，这一刻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实存在的。

"我是不是在做梦？"我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刹那，我是真实的。"郁子南向我微笑着。

我也缓缓地笑了："我也是。"

剧本上，在这个情节后面的标注是［罗吻朱］。

——罗密欧吻朱丽叶。

郁子南再一次，温柔地拥住了我的肩膀，然后慢慢地、深情地，俯下脸来，亲吻我的唇。

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站在舞台上，面对全场观众，和他拥吻起来。

背景音乐缓缓响起，萦绕在耳边。

我和他甜蜜地，光明正大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偷偷摸摸地，吻着对方。

已经来不及顾及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我不知道他是在演戏，还是假戏真做动了情。

但，可以肯定地说，我是真的。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的话剧自然是最热的节目，所有人都开始议论我和郁子南是不是真的恋人关系。但知道我们身份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最后的传闻也只是：郁子南和他的妹妹苏静苒演戏太投入了。

后来听说在那场话剧中，有一部分人为罗密欧和朱丽叶掉下了眼泪。

再后来，又听说，在那些掉眼泪的观众之中，有一位是拿着DV坐在台下，一直为我们录像的，郁阿姨。

[04] The Birthday Present　生日礼物

那些甜蜜，那些难过，都在这一天同时发生。

我想，今天，或许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件神秘礼物，又或者说，

是灾难。

——苏静苒

文化节结束后，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学习轨迹，继续埋在永无止尽的试题中饱受煎熬。我和郁子南的班级分隔在学校的南北两头，上课期间很少再见面了。

放学的时间总是来得很慢。

我每天下午都会计算着放学的时间，指针一秒一秒地走着，我的心就跟着一秒一秒地期待着。最后一节课的时候，看手表的频率明显增加。

只要看到走廊上站着他的身影，我就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温暖和安心。

那种小幸福，难以言说。

这天，我依旧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收拾书包，一边跟窗外的郁子南打招呼，一边往教室外面走。

“静静，你等一下。”魏斯开口叫住了我。

“呃，魏斯，怎么了？”我不解地回头望向他。

魏斯轻轻地笑着，从书桌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给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打开看看。”

啊，我都忙得忘记自己的生日了，听魏斯一说才猛然记起来，不禁一阵惊喜，赶忙道谢：“啊，我都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了，谢谢，谢谢。”

说着，我就打开了礼物盒，里面是一个水晶框。框里镶嵌着的，竟然是和魏斯一起去看画展的那次，美女姐姐为我们画的那幅浪漫的画。

“这……”我拿着礼物，犹豫着要不要收下。

魏斯笑了笑：“留下来作纪念吧，生日快乐。”

“嗯，谢谢。”我再一次道谢，收下了他的这份心意。

走出教室之后，郁子南接过我的水晶框看了又看，神色漠然，过了好久，才终于说道：“那次，你们去画展玩得很开心吧？”

“还好啦，因为我们都很幸运地抽到了红色的签，所以那个美女画家当场为我们画了一幅画……只不过没想到她把我们当成情侣了，所以才画成这样。”我看到他表情那么冷，赶紧解释着。

他淡淡地“哦”了一声，然后像是下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抬头说道：“下次，我一定要陪你一起去。”

我看到他这么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哥，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不过最近可没有什么画展哦。”

郁子南瞪了我一眼：“所以我说下次陪你去啊，白痴。”

我吐吐舌头：“啊，又骂我白痴。”

“你就是白痴嘛！”郁子南一边说，一边敲我的头。

我捂着脑袋坐在地铁上，一路上都在想要不要问他是否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人家魏斯都记得那么清楚，还送我礼物，他就没有一点儿表示么？

我一直在等他开口，可是他却只顾着听歌，似乎完全把我生日这

件事情抛在脑后了。

回到家，爸爸和阿姨竟然提前下了班，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生日宴，还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弄得我感动不已。没想到爸爸他们那么忙，还会特意为我过生日。

我连连对阿姨说着谢谢，还不忘看看一旁的郁子南——

唉，他居然还是没有任何表示。

正在我郁闷的时候，郁子南突然叫我去给他倒水。真是的，没表示就算了，居然还使唤我。我有些不情愿地朝茶水间走去。

“倒水前要记得把杯子洗干净哦！”他还不忘在后面大声地叮嘱我。

“好啦，知道了！真啰唆……咦？这是哪里来的？”我应着声来到了茶水间，却在一堆精致的杯子中发现了一个普通的白色杯子。

“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特别的生日礼物哦。”突然，郁子南从背后闪了出来。

“啊！”我惊讶地来回摆弄着那个杯子，想看出些什么门道，无奈翻来覆去地看，它也只是一个白色的杯子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特别。

“这……”我开口想问。

“不明白吧？”郁子南一脸故弄玄虚的笑容，“再仔细想想，这杯子什么地方特别……要运用化学知识哦。”

我听完他的话，又仔细地翻看了半天，最终还是摇摇头：“不行啦，实在是看不出来。”

“说你白痴吧，你还不承认！”他弹了一下我的额头，随即在饮水机下接了一杯热水。

奇迹出现了。

杯子外面的壁上居然渐渐浮现出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还是去年放假时，我们俩偷偷逛街自拍的。拍下来之后我们就把照片传到自己电脑里的加密相册里，并且删除原来的照片，从来不敢给外人看。

照片上的我们甜甜地笑着，把脸挨在一起，我举起食指和中指，做出了一个“V”的手势。

可是……为什么杯子刚刚还是纯白一片，一注入热水之后，上面就映出了我们的照片呢？

郁子南像是看出了我的不解，端起杯子解释道：“这个杯子的制作材质很特殊，是我和别人学了好久才做出来的。每当你往杯子里倒进热水的时候，照片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水凉了，或者杯子里没有水的话，照片就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杯子。”

“哇……”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哥，你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东西？”

“奇怪？”郁子南不满地反问道。

“哦，不是，是神奇！哥，你好厉害……这个杯子好神奇。”我爱不释手地抱着它。

郁子南见状，蹙着眉头关心地说道：“喂，你小心点儿啊，杯子里有热水，小心烫到手。”

我嘻嘻地笑着：“嗯，不会烫到啦！走啦，吃饭去，阿姨和爸爸

在等着我们呢。”

说完，我把他送的神奇杯子小心翼翼地拿回房间。

点蜡烛许愿的时候，爸爸、阿姨和郁子南都笑看着我，我第一次这么虔诚地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念着愿望，然后吹熄了蜡烛。

“静静，许了什么愿啊？”阿姨笑着问我。

“我希望身边的人都永远快乐，长命百岁！”我乖乖地回答。

“哎呀！”爸爸赶紧说，“生日愿望不能说出来的。你这张小嘴怎么这么快啊？说出来就不灵了。”

“啊？”我下意识地捂紧了嘴巴，愁眉苦脸地说，“那怎么办啊？”

“没关系，没关系。”阿姨安慰着我，“来来，吃蛋糕吧。”

我点点头，默默地看了郁子南一眼。

说出来的愿望就不灵了么？

幸好，我还偷偷地许了一个。

郁子南捅了捅我，笑眯眯地说：“喂，吃蛋糕啦，还坐在那里发什么呆啊？一个愿望而已，别那么在意，爸爸妈妈本来就都会长命百岁，快快乐乐的，对不对？”

爸爸和阿姨使劲地点头：“就是，就是。来，静静，别想那么多啦。”

我朝郁子南神秘地一笑，也不多说什么，开始吃蛋糕。

这时，别墅外面竟有人放起了烟火，隐约还听到有人在高声喊着：“苏静苒——祝你生日快乐！”

我被吓得一愣，不由得疑惑起来：“是谁呢？”

爸爸微微皱起眉：“这么晚还在外面乱喊……”

“是啊。”阿姨的脸上也露出一丝不悦。

我尴尬地笑了笑：“爸爸，阿姨，我出去看看是谁，你们先吃。”

郁子南也站起了身子：“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我们两个就一起走出了客厅。

走到外面，漂亮而孤寂的烟火依然在半空中傲然绽放着。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一束束美丽的烟火升入空中，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下一秒却又消失殆尽。

“苏静苒——祝你生日快乐。”那人还在大声喊着。

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微微一愣，随即就紧紧地抓住了郁子南的手，颤抖着说：“啊……居然是林亚杰，他怎么会来？”

郁子南的脸色一时之间变得凝重起来：“林亚杰？”

我不安地点了点头。

没错，这个声音我是记得的，他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曾经苦苦纠缠了我很久的人。他把魏斯打了一顿，和我闹翻，后来又被从医院偷偷溜出去的郁子南打了一顿。

他就是陈姨的儿子——林亚杰。

郁子南霎时脸色变得极度冷漠起来，他“哼”了一声，把我拉到身

边，语气十分不屑：“他还敢来烦你？”

借着客厅的灯光，我第一次看到了郁子南异常阴冷的神色，简直有些可怕。

他生气了，真的生气了。

我拉住他：“我们不要过去，还是回去好了。”

郁子南不听，非要去见一见这个为我过生日的林亚杰不可。

其实，我并不讨厌林亚杰。他对我也是一片真心，现在还特意来为我过生日。我不能让郁子南出去再把他揍一顿，所以我很无奈，只得跟在郁子南身后，劝他不要生气。

一出来，就看到林亚杰一个人站在我家外面。

他见到郁子南先是一愣，却没理会，只是把目光转向一旁的我：“静静，好久不见。”

我也礼貌性地笑了一下：“嗯，好久不见。”

“生日快乐。”他双手捧着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彬彬有礼地朝我走过来。那礼物竟是一条项链，我迟迟没有接。

林亚杰好像变了，变得不像从前那个吊儿郎当的小混混了。现在的他，无论是说话，还是衣着，都显得温和干净，进退有礼。

见我不肯接他的礼物，他叹了一口气，解释道：“静静，我知道你以前很讨厌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重新追求你一次。”

“没那个必要。”郁子南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终于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就忍不住开口了。

“什么？”林亚杰转过头看着郁子南。

“我说没那个必要。不管你追多少次，苏静苒都不会喜欢你的。”郁子南别过脸，语气依旧阴冷。

林亚杰竟然也不恼怒，只是平静地反驳道：“请问，我追的是苏静苒，关你什么事？就算你是她哥哥，也没有资格阻止她和谁交往。”

林亚杰说着就来拉我的手：“静静，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啊，不行……”我条件反射地拒绝道。

郁子南冲过来把林亚杰的手打开，把我拉到他身后，紧紧护着：“林亚杰，你别在这里动手动脚的。苏静苒的手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碰的么？”

“我不能碰？”林亚杰一反刚才的温和，嘲讽地冷笑，“我不能碰，那你就能碰？”

郁子南沉吟片刻，然后认真地说道：“那是当然。”

林亚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这么做？上次就是你阻止我追苏静苒，现在又是你，你有什么资格管这么多啊？”

“就凭她是苏静苒！”郁子南怒气冲冲地吼道，“就凭我是郁子南！就凭她喜欢的人是我！你哪有资格碰她？”

我惊呆了——

天哪，他说出来了，他居然在这种错误的情况下说出来了。

林亚杰显然也呆住了：“什么？”

末几，他反应过来，大声说道：“你们不是兄妹么？你们这么做是乱伦，会遭到社会唾弃的！”

郁子南一个拳头就抡了上去：“要你多嘴！”

“天哪……静静，小南，你们……”

随着这个声音传来，我木然地回过头去，于是，看到了此刻最不应该出现的人——郁阿姨。

她站在门边，把刚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她满脸震惊地看着我和郁子南，表情是愤怒的，难过的，失望的，痛苦的。

她可能是想到林亚杰是我的朋友，所以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他请进家里坐一坐，却很不巧地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那一瞬间我失声叫了一句“阿姨……”随即在她的目光下就哑口无言了。

林亚杰和郁子南听到我的声音都停下了手，望向门口。

郁子南的声音中明显还有一丝侥幸：“妈？您什么时候出来的？”

郁阿姨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看了看郁子南，又看了看我。

身处在这样的黑夜里，我看不清她的眼睛，可是仍然没有勇气抬起头来。

“你们两个进来。”郁阿姨终于说了一句话，她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沉重和严肃。

说完，她径直转身回了客厅。

我和郁子南对视一眼——我忽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忐忑不安，这种不安深入骨髓，好像下一秒钟，我将要失去他一样。

郁子南没再理会林亚杰，而是拉着我一起回到了公寓的客厅。

阿姨显然已经跟爸爸说了这件事，她和爸爸分坐在沙发两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和郁子南。

“静静，刚才你阿姨在门口听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拧着眉头问道。

我紧张到了极点，支支吾吾地说不上话来。

爸爸叹了一口气，又看着郁子南问道：“小南，你说呢？”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着郁子南，只见他神色坚定地说道：“爸爸，我和小静在很早以前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她也不知道我是郁子南……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她。经过这几年的朝夕相处，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份感情，所以……”

“你怎么可以喜欢自己的妹妹？”郁阿姨还没等郁子南说完就站了起来，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静静她，是你妹妹啊！她是你爸爸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啊！”

我的心里猛地一震，眼泪也跟着掉下来：“阿姨，对不起……”

“爸爸，妈妈。”郁子南拉起我的手，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是真心喜欢对方，想和对方在一起，请你们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

郁阿姨和爸爸互相看了一眼，最后郁阿姨擦了擦眼泪，对我说道：“静静，你跟我来，我和你谈谈。”

这时，爸爸也站起来，对郁子南说：“小南，你跟我来。”

我不知道郁子南和爸爸都谈了些什么，只知道郁阿姨把我叫到房间之后，先是问我和郁子南以前是怎么认识的，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我都一一讲了，包括他在雨中等我，和我一起参加比赛。我们之间每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我都讲得清清楚楚。

郁阿姨的面容虽然有些许触动，却依然态度坚决："静静，你试着想想看，如果你真的和小南在一起，外面的人会怎样议论我们？怎么议论你？怎么议论小南？自从我带着小南嫁给你爸爸之后，这十多年来，小南一直也叫他爸爸啊！他们之间，就跟亲生父子一样。同样，从你搬来我们家起，我也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你说，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们，你们两个相爱了，你们要在一起，你让我们怎么说服自己来接受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谈恋爱这件事情？所以，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你们两个绝对不能在一起。"

我安静地听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接下来，郁阿姨又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极力反对我和郁子南在一起。

她安慰我说，我的年纪还小，以后一定可以找到更喜欢的人。现阶段，只有放弃郁子南，专心准备高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始终没有再说话，直到郁阿姨离开。

这就是我的生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

第二天整理了情绪，来到学校，却没想到，我和郁子南的事居然在短短一个上午，就在全校传开了。

所有的老师、同学，都在议论着浅京二中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兄妹两个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乱伦在一起。

我知道，这一定是林亚杰在背后搞的鬼。

我和郁子南一起进校门的时候，周边围了很多同学。他们一直在小声地议论着，那些字句像是一根长长的针，使劲扎向我的耳朵。

“哎呀，他们两个不就是郁子南和苏静苒吗？”

“没错啊，你看他们真的在一起哎，还一起上学……”

“兄妹乱伦啊，真是不知羞耻……”

随着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不堪入耳。

“是啊，我本来还是郁子南的粉丝，真没想到他居然和自己的妹妹乱伦啊，太让人失望了。”

“这年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啦，有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他们不是亲兄妹啦，没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苏静苒很漂亮啊，你看，她和郁子南站在一起，多配！”

“什么啊，她明明就是个狐狸精，耍手段把郁子南勾引到手的。”

听到这句话，郁子南终于忍不住了。

他猛地转过身，冷冷地质问刚才那个嚼舌根的女生：“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看看！”

我赶紧拉了拉他的胳膊：“哥，算了，算了。”

“我说什么？我说你妹妹是狐狸精啊！你看她，明明就长了一张狐狸精的脸，专门勾引男生，一勾一个准儿，魏斯最开始不就被她给勾引了么？还有那个林亚杰……”

那个女生显然很讨厌我，话里句句带刺。

郁子南冷冷地瞪着她，又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边围观的同学，严肃地说道："我警告你们，你们怎么说我都没关系，但是，不许侮辱苏静苒！"

说完，他攥起拳头一把打在墙上，吓得那些同学立刻鸦雀无声了。

我心疼地看着他渐渐渗出血的手背，心疼地说道："哥，疼不疼？好了啦，你不要这么生气。我们走，要上课了……"

我说着，就连拖带拽地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我一走进教室，就又听到了跟之前差不多的闲言碎语。

魏斯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事，所以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别太在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听到这句话，我憋了一早上的眼泪顷刻之间就落了下来。

当所有人都在指责我们的时候，魏斯说——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我哽咽着说道："魏斯，谢谢你……"

下课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跟我说着早恋的危险，要我尽快收拾自己的心情，不能再和郁子南在一起。说到最后，他还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苏静苒，我知道你是好孩子，成绩又那么优秀，郁子南更是全市第一名，你们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可是，你们是兄妹啊，怎么能这么稀里糊涂地在一起呢……"

那天，我第一次逃了课。

我再也无法忍受大家看我的眼光，所以我只能选择逃离。

操场上的学弟学妹在上体育课。

体育老师戴着帽子，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做着手势，在学生们的队伍前面领跑："一、二，一、二！"

天蓝得像是被洗过一样。

有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啦地摇晃着，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把目光转向操场另一边的理科教学楼。

教学楼很高很高，里面坐着上千名学子。

我眯着眼睛数着楼上的窗户，想找到属于郁子南的那一扇。

数着数着，我鼻子忽然变得酸酸的，微微抽动鼻翼，眼泪就落了下来。

"哥，我好想你啊！"

我喃喃地念着，目光依旧望着远处的教学楼。

"哥，我不想离开你！"

我靠着墙角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不停地呜咽。

伤风败俗，破坏校纪，这些字眼原本我以为我不在乎的，可是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我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却是那么伤心呢？

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熟悉的校园气息。

清新的，或者腐朽的；欢快的，或者悲伤的。

像是一瞬而过的风，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并拂过我的脸颊，让我在那一秒钟不能呼吸。

忽然有人抚摸我的头发。

我缓缓抬起脸来，看到满脸温柔地望着我的郁子南。他依然那么帅气，那么干净，那么阳光，他的眼睛永远那么好看，只要看一眼，我就会深深地不可自拔地陷进去。

我扑到他的怀里，靠着他宽阔的胸膛，所有的委屈都在这一刻迸发出来，眼泪彻彻底底地决了堤。

“哥，哥——”

“嗯，我在。”

“哥，哥……”

“嗯，小静，我在这里。”

“哥，你也逃课了么？”

“嗯，我在楼上看到这边一个人影很像你，就下来了。”

“哥，我记得你从前说过一句话，现在我真的有了那种十分害怕的感觉。”

“哦，什么话？”

我靠在他的怀里，他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

我哽咽着说：“我害怕，当有一天，我像现在这样叫你名字的时候，再也听不到你的回应……”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郁子南抱紧了我。

“可是他们都不让我们在一起，他们就那么讨厌我们在一起么……”

郁子南拉着我到看台上坐下来，目光飘忽地看着天空：“是我太冲动，一时没控制住说了出来，现在却害得你被大家侮辱和攻击。小静，对不起。”

“哥，不关你的事，早晚会有这一天的，早晚。”我喃喃地说着。

正在我发呆的那一瞬，郁子南忽然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我转头看过去，发现他眉头紧蹙，手捂着胸口，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痛苦模样。

“哥！”我赶紧扶住他的身体，慌慌张张地带着哭腔问，“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了啊？”

他呼吸困难，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却依旧朝我挥挥手，示意“没关系”，可他另一只手却一直死死地按着自己的胸口，不曾放下来。

“哥，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急得眼泪直流。

大概两分钟过后，郁子南终于好了一些。

他抬起头来，朝我惨淡地笑了笑：“没事，你别担心，我没事，不疼了。”

我稍微松了一口气：“你是不是气胸病复发了？听说这个病复发的话会很厉害，你快去跟老师请假，我陪你一起去医院检查。”

他摇摇头：“算了，今天就快放学了，明天再去吧！明天周日，下午不用上课。”

“可是……”

“没事的。”郁子南又笑了笑，安慰我。

“好吧。”我勉强同意了他的话。

周日早晨我接到陈姨的电话，她说我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了妈妈的公寓里，现在妈妈跟刘叔叔结了婚，不住在那边，她自己也要回家了。所以公寓暂时没人住，问我是不是把东西拿回爸爸这里。

我想了想，反正去学校也不能安心读书，而且郁子南今天早上也打算请病假在家里休息，所以我就答应陈姨一会儿过去取。

说完，我挂掉电话，和郁子南打过招呼后就一个人出了门。郁子南本想陪我一起去，但我考虑到他生病了，下午还要去医院，不能太劳累，所以硬是让他留在家里休息。

来到妈妈的公寓，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我在陈姨的陪伴下缓缓地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这个房间已经很久没人住了，却还是和从前一样，被陈姨收拾得干干净净。房间中最显眼的东西当属一个和六七岁时的我差不多高的Hello Kitty毛绒公仔。

它立在我的床头，高高大大的，耳朵上戴着粉色的蝴蝶结，可爱极了。

我已经有差不多两年没有看到它了，现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欧若离。

这只巨大的公仔是在我6岁的时候，欧若离送给因为爸爸妈妈离

婚而一直处于伤心中的我的。那时，这只猫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也是她最喜欢的。

那天，当听说欧若离要把它送给我时，我奇怪地问道："你那么喜欢它，舍得送给我么？"

当时她的回答是："静静，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送给你——什么都可以。"

那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现在想起来，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紧接着我又想起了郁子南，我和他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想必欧若离也听说了，只是一直没跟我联系而已。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只Kitty猫，却不由得苦笑起来。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送给你。

——什么都可以。

这句话说出来，是那么容易。

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呢？

我默默地坐在床上，开始揣测，十几年前的那个午后，当欧若离说出这句话时，她到底存在着几分真心，几分童心？

现在的她，又有没有伤心？

如今，已然物是人非。

只是，如果我们当初不是那么勇敢地爱上同一个人，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呢？

会不会，一切都能回归原点，没有爱，没有恨，没有这所有的伤心与寂寞呢？

答案永远是个未知数。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存在。

最后，我只抱走了这只Kitty猫。

这是欧若离最真的一颗心。

我不知道今天，这颗心还在不在。

所以，在我们彼此坚持不联络长达一年之久的这一刻，我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喂！若离……你下课了吗？”

电话那头静默了一分钟，然后我听到她声音颤抖地问：“你是，静静？”

“是啊，你不是已经忘了我吧？”

“怎么会？”

“你下课了吗？”

“嗯，下了。你没来学校吗？为什么不直接来教室找我，而是打电话？”

我无奈地笑了一声：“你肯定也听到传言了吧……我请假了，今天没去学校，现在正在我妈以前的房子里。你放学后有没有时间？我

们好久没见面了！”

“那些传言我才不信呢！你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了。我们放学后联系吧！”

“嗯，一会儿见。”我挂了电话。

把Kitty猫带回家之后，我就匆匆赶去和欧若离碰面。

临走前，我不放心地叮嘱郁子南好好在家待着，我一个小时后回来陪他去医院。他却嫌我啰唆，催促我赶紧出门。

【Chapter Five　第五章　悲伤的歌】
The Sad Song

［01］You Are My Hero　你是我的英雄

这个世界本来没有英雄。

只是因为当我渺小的时候，你突然变得伟岸起来，

所以就有了英雄的存在。

你就是我的英雄，永远的英雄。

——苏静苒

学校附近有一栋不大不小的宿舍楼，很破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那里了，只有一些做生意的旧户还在。从前我和欧若离经常有事没事就去那里玩，还用粉笔在阁楼的墙壁上涂涂画画。

我和欧若离时隔这么久再约到这里见面，两个人心里都很触动。她一直沿着楼梯往上走，嘴里兴奋地叫着：“静静，我们去看看小时候写的那些字还在不在，快来啊！”

她还是笑得那么开心，像小时候一样。

似乎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而我则与她完全相反。和郁子南的事被公开之后，我一直饱受身边人的冷嘲热讽或者苦口婆心的劝说，满心烦恼，几乎已经笑不出来了。

“都那么多年了，肯定没有了啊。”我随口说着，跟在她身后往楼上走。

“哇！”她忽然大叫起来，“静静，快来，字迹还在呢！你看，这不是你写的么——希望欧若离和苏静苒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她大声读着，读着读着声音就低了下去，然后也收起了笑容。

我闻声快步走了过去。

那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是我稚嫩的笔迹。

我点点头，语气中也透出一丝诧异：“啊，这么久了居然还在呢！”

欧若离的目光黯淡了下去：“因为写的是天长地久啊，所以它肯定会一直都在的。”

“……若离，你不想问我什么么？”我终于缓缓开口问道。

欧若离依旧四处观察着这间破旧的小房间，轻轻弯着嘴角，淡淡地说：“没关系，我知道静静从来不会骗我。只要是你想说的，就一定会告诉我。”

她顿了顿，转过头来朝我微笑：“你不想说的，我也不会问。”

“你就那么相信我？”我问，心弦有几分颤动，“那么，我和我哥的

事呢？你那么喜欢我哥，学校里关于我们俩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你难道就不想向我问清楚么？”

欧若离低下头：“那个啊……我知道你不会的，你从来都不骗我的，是不是？肯定是有人在背后传闲话，静静，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走了几步，来到她身边，声音微微哽咽：“可是若离，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传言是真的呢？”

欧若离愣了愣，然后找出纸巾垫在地板上，拉着我一起坐下来，笑着说：“静静，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除非你，亲口告诉我。”

我开始沉默，望着窗外的远方。

“静静，你想上哪个大学呢……我想和你上同一所学校。”

“还没有想好呢！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嗯。是啊，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我们两个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背靠着背坐在一起。

突然，欧若离推了推我的肩膀：“静静，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

“嗯，好像真的有哎！”我确实也在那一刻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味儿，随即就看到窗子外面升起了浓浓的黑烟。我们赶紧趴在窗台边紧捂着鼻子，好奇地朝外张望，想看看这巨大的烟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一看，却吓坏了我们。

楼下的旧户家里起火了，而且是火势滔天，直逼向我们二楼烧过

来！

“天哪！”欧若离惊叫一声，和我一起慌慌张张地往楼道方向跑，想趁着火势还没烧上来赶紧逃出去。

可是火势蔓延得很快，没等我们跑过去就已经烧了过来。这栋旧宿舍里都是旧桌椅、废旧书本之类的易燃物，大火很快就把我们困在了墙角处。

“我的天，这到底……”我惊呼着，被浓烟呛得不停地咳嗽，我掏出手机，赶紧拨打火警电话。这时火从旁边的窗沿蔓延了过来，正好烫到我的小拇指，我的手一哆嗦，手机就掉到了地上。

“快！若离！手机在你那边，快说话……咳咳，咳咳。”我不停地用手扇着周边的烟尘。

欧若离把手机捡起来，一边躲着火一边冲手机大喊着：“救命啊，浅京二中东面拐角的旧宿舍楼着火了，我们被困在里面，救命啊……”

然后欧若离和我挤在一起，狼狈地蜷缩在墙角的地方。

她带着哭腔问：“静静，咱们怎么这么倒霉？这么大的火，会不会把我们烧死啊？”

我也很恐慌，眼泪很没出息地流了下来，却还是安慰着她：“不会的，不会的，消防车一会儿就来了，我们不会有事的。”

火势越来越猛，我们都听到了楼下的嘈杂声，似乎还有新闻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下面有人在救火，可是市民毕竟没办法上到二楼。随着火势越来越大，我和欧若离在那一瞬间开始绝望了。

那一刻，我想到了死。

明天的报纸上会不会出现一行报道，上面写着“旧宿舍楼失火，烧死两名浅京二中高三女生”？

然后上面登着我和欧若离的名字……

我甩甩脑袋，抛开那些幻想的画面，看着眼前的浓烟和四处乱窜的火苗。

“若离，对不起……我真的骗了你。”到这种时候，我突然释然了，“有件事情我一直矛盾着，不敢告诉你……其实，我和我哥的传言，是真的。”

欧若离靠着我的肩头，她扇了扇烟尘，绝望地一笑，说：“静静，其实，我也一直在骗你。我早就看出来郁子南喜欢你了，很早就看出来了……但是我却一直假装不知道。我还试图改变他的心意，甚至还和其他几个高年级的女生串通好，偷你的伴奏带，让她们在半路上截你……”

我苦涩地一笑：“我都知道。”

她被呛得一直咳嗽：“既然你和郁子南之间的事，魏斯都能看出来，我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喜欢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在意……郁子南的目光一直在你身上，就算他和你赌气，故意和我走得很近的时候也一样。所以啊……直到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都还在骗你。”

我不说话。

她凄惨地笑：“静静，你恨不恨我？”

我摇摇头，为她擦去脸上的眼泪，可是我的手因为沾满了烟灰，竟在她的脸上擦出了一道黑印。

我破涕为笑："若离，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只是难过，因为失去你这个好朋友而难过……"

她朝我抱过来，我们两个就在大火之中抱头痛哭起来。

我的视线被眼泪模糊，透过烟尘和熊熊烈火看着对面墙壁上若隐若现的那行粉笔字：

希望欧若离和苏静苒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火光忽闪忽现，那行字随着模糊了，清晰了，又模糊了，又清晰了。

我喃喃地念着那句话：

"欧若离和苏静苒做一辈子的好姐妹。"

"一辈子的好姐妹……"

"一辈子……"

到底是我们遗忘了时间，还是时间抛弃了我们？

以至于这么多年的时光里，我们都不曾想起这句话。

这时，我丢在地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因为火势太大，我不方便接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按下了免提键。

"喂，小静，你在哪儿？你怎么样了？"电话的另一头是郁子南急切的声音，还有电视机里嘈杂的现场报道声。

"哥……我在宿舍楼，咳咳，咳咳……这里着火了，我们被困住

了……可能，没办法陪你去医院了……哥……”我断断续续地哭着。

“你等我，我立刻就过去救你……”郁子南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消防车来了，消防人员在竭力灭火，我和欧若离蜷缩在墙角处，内心绝望却同时又怀着期盼等待救援。

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呼吸困难了，有一种窒息感沉闷地袭来。

欧若离有哮喘病，她面色很难看，显然比我更难受。

这时，我们都听到外面消防队员命令着什么：“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进去！”紧接着，没了声音。

“小静——”下一刻，我就听到楼道的方向传来了郁子南急切的呼喊声。

“哥——”我哭喊着，“我们在这里……”

“小静，你怎么样？有没有烧伤？坚持一下！”我隐约看到他冒着大火不管不顾地往里冲，“我来了！”

“啊！”我惊叫一声，因为我看到一根粗壮的火柱朝他狠狠地砸了过去，“哥，小心啊……”

他灵巧地侧过身子，躲了过去。

我勉强松了一口气。

他就这样，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我们面前。

“快！”他一把背起我，“别在这里等死，跟我走。”

我却摇摇头：“哥，你先救若离，快！她有哮喘，我还能坚持一会儿。”

“可是……”

“你快点啊！”我大声喊着。

郁子南没有再犹豫，他担忧地看了看我，背起已被呛晕的欧若离就往外冲。

把欧若离安全送出去之后，他又再一次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将我横抱在他的怀里，一路躲避着火势。

我躺在他温暖的怀里，看着他沉着冷静的脸，一瞬间，认定了——

郁子南，你一定是来拯救我的英雄。

透过火光，我隐约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是郁阿姨，爸爸，还有妈妈。

他们都来了。妈妈一直哭喊着，央求消防队员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而我在下一秒终于再也撑不住，昏了过去。

在周围人一顿手忙脚乱的抢救中，我抬了抬沉重的眼皮，蒙眬地醒了过来。这时，火已经被扑灭了，整栋宿舍楼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郁子南抱着我，一脸担忧地问：“小静，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我揉揉眼睛，看到爸爸、妈妈和郁阿姨都在身边。

妈妈一直抹着眼泪：“静静，你吓死我们了，我一看到电视上的现场报道就赶过来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我勉强笑了笑，向郁子南问道：“哥，若离呢？”

郁子南没说话，欧若离从一旁走了过来，朝我微微一笑：“静静，我没事，谢谢你，谢谢你……”

我缓缓站起了身，奇怪地问：“你谢我干什么？”

欧若离摇摇头，和我轻轻拥抱着：“没什么，就是要谢谢你，好姐妹。”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也笑了：“嗯，好姐妹。”

之后，欧若离对我说起了那天的场景。

郁子南把她救出去之后，郁阿姨和爸爸都赶过来了。紧接着，我妈妈也到了现场。他们看到郁子南不管不顾地为了救我冲进大火里，都吓呆了。

欧若离说：“当时，魏斯和林亚杰也在现场，可是他们只是焦急地看着，希望消防人员能把你救出来。只有郁子南，想都没想就自己冲进了大火里。郁子南灰头土脸地抱着你从大火里走出来的那一刻，仿佛头顶光环的绝世大英雄——魏斯和林亚杰看到那一幕，谁都没有再说什么，低着头安静地离开了。你爸爸和你阿姨，都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半天才回过神，冲过去看你。围观的人们也全都被你们感动了。”

我微微一笑，心里溢满了温暖。

我能够想象得到——

当烧断的房梁砸下来时，郁子南抬手为我挡住。

他用被水浇湿的身体把我紧紧护在怀里，躲过一次又一次火光的袭击。

他抱着我走出大火，走到众人面前。咆哮着的红色火焰为他堆砌成了雄伟的背景。

原来——

他是那么爱我。

那么不顾一切。

那么奋不顾身。

那么勇敢坚定。

[02] The End of Love　爱的尽头

我们放了手，并不是结束。

只是在等待一个再见的理由而已。

这个念头，你知道，我也知道。

未来那么漫长，让我们怀着期待吧！

对爱情。

——苏静苒

意外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

后来我们得知是宿舍楼下的店铺用电不当，才导致了这场火灾。

见我没什么大碍，虚惊一场的妈妈回了自己的新家。

郁阿姨和爸爸开车把我和郁子南送回了公寓。

他们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反对我们的态度似乎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从他们的脸上，我读到了一丝无奈。

回到家里，我和郁子南一起上楼回房间，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可是他的身体忽然就站不稳，向后倒下来，正好靠在了我的怀里。

他再一次紧捂着胸口，脸色比上次在学校发作时还要苍白。

我吓坏了，大叫道：“哥！哥！”

他呼吸困难，硬撑着想站起来。我死死地扶着他，赶紧叫郁阿姨和爸爸。

他原本气胸就复发了，为了救我又在大火里折腾了半天，现在的表情极度痛苦。撑了一会儿他就完全不行了，身体动不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没过多久，他就疼得晕了过去。

爸爸和我一起把他扶到房间，郁阿姨赶紧打急救电话。

“快快，先把救急的药拿出来，给他吃！静静，去找药！”爸爸指挥着，让郁子南平躺在床上。

郁阿姨在一旁忙着帮他冲药。那药很苦，冲好之后，阿姨用勺子舀着往他嘴里送，我忐忑地在一旁看着。

可是，药水一到他的嘴里就溢了出来，他根本吃不下去。

郁阿姨急得哭了起来：“这次复发怎么会这么厉害？刚说要带他去医院检查，现在就……”她一边说着一边往郁子南的嘴里灌药，可是他还是没反应，褐色的药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别急别急，救护车马上就来了！”爸爸在一旁赶紧安慰着。

我蹲在床边，看着他昏睡的脸，心里涌起一阵阵的难过，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哥，哥……”我哭喊着他的名字，“你醒醒，醒醒，我求求你……”

阿姨木然地摇着头：“怎么会这样？不是说他的气胸没这么严重么？怎么会……上次医生说过，太严重了，会危及生命的……小南啊……”

我心中一惊——危及性命？

“不可以！不可以！”我呼喊着，“郁子南，你醒醒！”

我歪头看到阿姨手中端的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夺了过来，自己含了一口，俯下身去，在他的面前我停了一瞬，终于鼓足勇气，将唇压了下去。

药水缓缓注入了他的嘴里。

于是我再含一口，又压在了他的唇上。

就这样把药喂了进去。

我已经无暇顾及大人们的目瞪口呆，只要他能把药喝下去，能醒过来，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令人意外的是，爸爸和郁阿姨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这么默默地看着我们。

终于，在我喂到第四口药的时候，郁子南轻轻咳嗽了一声，吃力地睁开了眼睛。

“哥！”我惊喜地叫了一声，下一秒猛地松了一口气，哭倒在他的身上，“哥，你醒了，你吓死我了，呜呜呜……”

郁子南还是说不出话，我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用勺子舀一勺药，喂到他的嘴里：“你再撑一下，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他吃过药，缓过神来，费力地抬起手帮我擦眼泪，勉强笑了笑，声音嘶哑而微弱：“白，白痴……”

我再次哭出声来：“哥，你一定要好起来，不然我……”

阿姨看着我们，默默地擦眼泪，爸爸在一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救护车来了，我们一起把郁子南送进了医院。

因为郁子南这次是复发，而且情况比较严重，医生说普通的保守治疗可能效果已经不明显了，所以医生建议做外科胸腔镜手术。

郁子南就这样，再一次住进了医院里。

我想照顾他，可是爸爸和阿姨都劝我不能耽误学习，所以不允许我请假，我只能每天放学之后去医院看他。

自从失火事件之后，学校里的流言飞语少了一些，但还是会有，我也不去理会，只顾着每天上课，放学，然后去医院。

理科班的学习委员方维也会跟我一起去医院。他是被老师派来，到医院给郁子南补课的，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苏静苒，这些天以来，我看到你和郁子南之间的感情这么好，就特别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一起……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

这一句话，让我好久以来紧绷的思绪瞬间松弛下来，眼眶不由自

主地湿润了。

可是，同学的理解并不代表我和郁子南就能真正好好在一起了。

近日来，爸爸和郁阿姨为了我们的事，备受邻居和单位同事的非议，叹气的次数越来越多。

星期天，妈妈说要来看我，我正好和爸爸他们一起在医院陪郁子南，就叫她来医院了。

妈妈看到爸爸和郁阿姨的脸色都不好，就把他们叫到走廊上，问郁子南的病是不是很严重，不然怎么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没听到爸爸他们的回答，却听到了妈妈的一声惊呼：“怎么可能？”

紧接着，妈妈就不管不顾地冲进了郁子南的病房，满脸震惊地瞪着我，声音颤抖地逼问道：“静静，你和你哥哥……你们两个……”

完了，连妈妈也知道了！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这时，躺在病床上的郁子南叹了一口气，大方地承认：“阿姨，我对小静是真心的。”

妈妈的脸色霎时就变了，她的嘴唇直哆嗦，不去看郁子南，而是再次逼问着我：“静静，我要听你说！”

我噙着眼泪回答她：“妈，我喜欢郁子南。”

“你……”妈妈的话还没说完，就气晕过去。

“妈！”我吓得赶紧上前扶住她倒下的身体，“妈？你怎么样？”

郁阿姨和爸爸也都吓坏了，爸爸过来帮忙，郁阿姨则赶紧跑出病房，大喊道：“医生，医生！”

医生和护士闻声跑过来，赶忙把我妈架上床，紧急检查着。

我满心悲痛，看看左边病床上的郁子南，又看看右边病床上被我气晕的妈妈，哭得眼睛肿得像两颗大核桃。

简单检查后，医生把妈妈送到了隔壁的病房，我也连忙跟了过去。

郁阿姨和爸爸连连叹气，郁子南脸上的悲伤又添了一层。

妈妈打着点滴，我在她的床边默默守着。三个小时之后，她才缓缓睁开了眼睛。一看到我，她就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

我把她按下：“妈！你得好好休息，起来干什么？”

妈妈紧紧攥着我的手，悲愤地质问我：“静静……你怎么能喜欢他们郁家的人啊？你怎么能喜欢郁子南啊？”

我心酸地看着妈妈，她曾经黑亮的发丝已经夹杂着些许白发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深，却还是那么放不开。

妈妈一边哭一边伤心地说着，十多年的愤恨似乎要在这一刻全部诉说出来才甘心：“当年你爸爸不是变心，是他从来就没有真心爱过我。他爱的一直是郁子南的妈妈。因为郁子南的外公强迫他们分开，让他妈妈嫁给他爸爸，你爸爸才一气之下娶了我。尽管从你出生后，你爸爸对我们母女俩很照顾，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她。直到后来郁子南的爸爸意外去世，你爸爸二话不说就跑过去照顾他们母子，然后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说要跟我离婚，还要带你走……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不甘心么？你一直都知道的不是么？虽然我跟你刘叔叔认识以后，开始原

谅你爸爸和他们姓郁的一家人，但是，你现在却告诉我，你喜欢上了郁子南，连你也喜欢上了他们郁家的人，你让我如何咽下这口气……”

“妈，妈，您别哭……别哭……”我一边哭一边替妈妈擦着眼泪，“我知道您这么多年来很不容易，可是你们的恩恩怨怨都已经过去了不是么？您现在也有了刘叔叔，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啊！妈，郁阿姨是好人，郁子南也是好人，您不要对他们有偏见。况且，我和郁子南是真心相爱的……”

“静静！”妈妈一把打掉我的手，“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的话，那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

“妈——”

“还有，不要以为只有我反对，你爸爸，你郁阿姨，他们也都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你们只顾着自己，有没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

妈妈的话终于让我明白，我和郁子南的爱情，注定要遭到全世界的反对，是世俗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沉默了好久好久。

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美好温馨，不禁痛彻心扉，泪流满面。

也许，我和郁子南真的就这样走到尽头了吧！

也许真的该说再见了吧！

我最美的初恋，我最珍贵的爱情，就要这样结束了吧！

我怎么能让所有人都为我们这么操心？

“妈。”我终于抬起脸，深深吸了一口气，“我都明白了，我和哥哥之间的事情把家里害成这个样子，我……我会和哥哥分开的。不过，请给我一些时间。”

我说完就匆匆跑出了医院，因为我不想再让妈妈看到我汹涌而出的眼泪。

回到家里，我趴在枕头上，再也哭不出声音。

床头的柜子上还摆着郁子南送我的白色水杯，衣架上还挂着他为我买的黑色外套，电脑桌面是我们那次秋游时在山下拍的合影。

郁子南轻拥着我的肩，我戴着大大的遮阳帽，伸出手，习惯性地做了一个“V”的手势。

他笑得那么好看。

郁子南，郁子南，郁子南。

整个房间都是郁子南。

我不敢再看，于是闭着眼睛，把脸埋在枕头里。

可是我分分秒秒想到的，都是他，都是他——

郁子南。

从那以后，我白天在学校里恍恍惚惚地听课，晚上去医院里看望郁子南。

郁子南手术之后，身体好了很多，心情也好了很多。他时常会和我开玩笑，时常叫我白痴。我强颜欢笑地在他面前说着开心的话，可是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

那天，他耍赖，一定要吃我亲手煮的面。

我的手比较笨，很少下厨房，可是一听是他想吃，就立刻微笑着对他说："我明天给你煮。"

他的眼神却渐渐变得清冷起来，靠在病床上，小心翼翼地问我："小静，为什么我觉得你最近不太一样？"

我心头一颤，却强装镇定；"不一样？是不是觉得我比以前更聪明了？跟你说哦，你不在学校，我这次考试又拿了全校第一，这是我第二次超过你了。"

郁子南轻轻摇着头："你有事瞒着我。"

"没有。"我立刻否认。

他却更加确定了："你越是这么着急否认，就一定有事瞒着我——小静，我从前对你说过，不要对我说谎。"

我笑了笑，递给他一个削好的苹果："哥，你好神经质啊，我能瞒你什么事啊？真搞笑，哈哈哈。"

"喂，你真的没有瞒我什么？"郁子南不太肯定地问道。

"没有啦。"我笑嘻嘻地摇摇头，"快吃苹果啦，我都给你举半天了！来，咬一口。"

他咬了一口，不由得笑了："你最近变得太温柔了，我不太适应。"

我默默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郁子南看了看病房里的挂钟："好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快点回家吧，不早了。"

我却依然定定地坐在他的床头："没关系，我想再多陪你一会儿。"

郁子南摇摇头："没关系，快回家吧，太晚回去不安全。"

我还是不肯走，看着他说道："没关系，就当是让你多陪陪我吧！我还不想走。"

"真拿你没办法。"郁子南虽然这样说着，脸上却在笑。我知道，他也同样舍不得我走。

就像我舍不得离开他一样。

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了10点半，郁子南又开始催促我回家。

"哥……"我叫他一声。

"嗯？"

"我不想离开你。"

"傻瓜，我知道。"

"你要记得，我以前对你说过，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

"嗯，我记得啊！"

我笑了笑，为他掖好被子，说道："那……我走了哦。"

"嗯，路上小心。"他恋恋不舍地目送我离开。

我走出医院，外面一片漆黑。

黑得寂寞。

太过寂寞。

第二天中午，我去理科A班把欧若离叫出了教室。

“一起去操场上走走吧。”我说。

欧若离点点头。

“若离，你还记不记得，在我6岁那年，有一天下午，你抱着大大的Hello Kitty来找我。你说要把它送给我，因为我喜欢它。”我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思绪陷在了那年的回忆里。

欧若离毫不迟疑地点头：“当然记得，那时候因为你爸爸离开了你，你很不开心，所以我就把它送给你，想让你开心。”

“嗯。”我看着欧若离，“我还记得，你当时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只要是我喜欢的，你都可以送给我，不管什么都可以。是这样的么？”

欧若离表情坚定：“嗯，是的。”

“那么……”我略微犹豫了一下，“如果是你喜欢的男生呢？你愿意让给我么？”

欧若离愣了愣，迟疑了一瞬，然后轻轻地说：“可以。”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像被雨水洗刷过的澄澈双眼，拉起她的手：“嗯，若离，还记得我们说过以后要一起骑自行车去西藏么？”

“记得……不过现在想起来好幼稚啊！”

“我们还说长大以后要一起去大草原上骑马，就像电视里的女侠那样。”

“是啊，现在还是很想去呢。”

“若离——”我叫着她的名字，“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什么？”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也都可以送给你。同样，什么都可以——我会离开郁子南。若离，放手去追吧，我一定会祝福你们的。”

欧若离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我。

“还有一个愿望，我小时候就已经写下了，就在那片被大火烧掉的废墟里——希望欧若离和苏静苒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我温和地笑着说道。

欧若离的眼睛微微湿润了，她不停地点头：“我知道，静静，我一直都知道。”

操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蝉鸣声，夏天来了，高考也马上就要来了。

“加油吧！”我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走吧，快要上课了。”

郁子南出院之后，也开始跟我们一样，紧张地准备着高考。

填志愿的时候，我向老师要了两张志愿表。第一张上，我写上自

己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郁子南想都没想，就照着我的志愿表原原本本地抄了一遍。

等他走后，我拿出第二张志愿表，在第一志愿那里，写上了复旦大学。

然后，把那张被他抄过的志愿表扔到了垃圾桶。

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十分诧异，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而我却要去上海。

他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气呼呼地质问我。

我苦涩地一笑，告诉他，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是说想和我上同一所大学么？”他气得声音都开始颤抖。

“没错，我是说过。可是，哥，我们真的不能再让大家伤心了。我妈妈还因为我们的事情气得晕倒。爸爸和郁阿姨也是天天唉声叹气，吃不好，睡不着，还要遭人非议。我们背地里被人议论不要紧，可是，他们那么大年纪了，我们不能这样伤害他们啊！所以……”

“所以什么？”

我低下头：“所以，哥，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你身边了。”

郁子南的眼睛里闪烁着盈亮的光，我刻意别过脸不去看，忍受着无以复加的心痛。

他好久都不说话，我们就这样对峙着。

终于，他苦笑道：“原来，你早就打算离开我了……你早就计划好了。”

我勇敢地承认：“是的，我早就计划好了。”

“我不让你离开。”郁子南反手把我拥进了怀里，“你说过要和我上同一所大学的，你说过要天天都在我耳边烦我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不行，绝对不行。”

“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往下落，“我们不能太自私……”

“可是，我要怎么办？我的心只要一天看不到你就难受得快要死掉了……”郁子南在我耳边低低地说着。

我推开他的怀抱，无奈地一笑：“哥，还记不记得，我和你在很久很久以前打过一个赌——你说，如果在全市统考中，你考赢了我，我就要当你的女朋友；如果我考赢了你，你就要为我做一件事。”

郁子南的脸色难看起来：“记得，可是那次我在医院里，没有参加考试。”

“是啊，所以你算弃权……赢的人是我，你还是要为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转过身，害怕他看到我不断涌出的眼泪：“这件事就是……放手吧。”

他一连退了好几步，摇着头，喃喃地念着：“放手，放手……”

他再也没说什么，只是踉踉跄跄地冲进了录音室。

之后，郁子南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只知道他在录音室里待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就得了重感冒。呕吐的时候，他把卫生间的水龙头开得特别大，哗哗的水流声音响了好久好久。

然后就是不停地咳嗽。

咳嗽声和水流声一阵阵刺痛了我的心。

他发了三天的高烧。

在病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就不辞而别，提前去了北京。

从此之后，再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也没有一声问候。

某一天，我走进了空荡荡的录音室。

桌子上放着一盘包装精美的CD，包装盒上贴着一张可爱的卡片，上面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笔迹——

给我最喜欢的苏静苒白痴：

祝贺我们能够完成心愿，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

从此以后，我们要天天在一起，你要天天唱歌给我听，烦我一辈子。

我会努力学习地理，所以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一定能够找到你。

就算你熬夜变成熊猫，我也会一直最喜欢你。

By郁子南

我翻了翻，发现贺卡下面，还有一行字，也是郁子南的笔迹——

小静，看来我只能离开了。

我愣愣地看着那张CD，他曾经为了给我录音、伴奏、作后期处理熬了很多个通宵，可是却从来没把这张CD放给我听过。

我打开CD，把它放进CD机里，戴上耳麦，闭上眼睛准备倾听里面优美的旋律。

可是，奇怪的是，前奏并不是音乐，而是一段熟悉的对话。

似乎是不小心录进去的，但很显然又经过了处理，所以声音很干净，没有丝毫杂音。

是我和郁子南很久之前在录音室里的对话。

那些声音充满了幸福，幸福得不真实。

“小静，你的声音真好听，怎么听都不会腻。”

“那我就天天烦你。”

“随你便啊，你不怕累就天天烦吧。”

“哥，你想上哪所大学？”

“我还没想好，你想上哪所？”

“哥，我就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

“真的么？你就这么离不开我啊？”

“你没发现么？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

“喂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真的啊，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离开你。你看，我多喜欢你啊！”

“小静，听着，我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想让你离开我。”

“那以后是不是不管我去哪里，你都能找得到我？人家说了，只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那无论那个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他/她的爱人都一定能找到他/她。”

“白痴，你还信这个啊？”

“那你一定要找个地理知识很好的人，不然他没有找到你，反而把自己给弄丢就麻烦了。”

“喂！”

“啊，幸亏你遇上了我，虽然我读的是理科，但是我的地理成绩可是很好的。”

然后是我们甜甜的笑声。

眼眶里有温热的液体在打着转，鼻子不自觉地酸了起来。

歌曲的旋律开始慢慢地响起来，每一个旋律，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调，仿佛都留有幸福的味道。

歌曲的结尾，出现了郁子南的声音——

“我会永远爱你。可是，苏静苒，再见了。”

我靠着墙慢慢地滑了下去，手里紧紧握着那张CD，失声痛哭起来。

在一起的时候需要两个人作决定，分手的时候却只需要一个人。

——我会永远爱你。

——可是，苏静苒，再见了。

【Epilogue　尾声　何时才能再见】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开学日期将近，我动身去往上海。

大学的生活比起高中生活来，简直就是天堂。

我选择的是历史系，每天和自己喜欢的历史打交道，在大学里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也常常被一些很有才华的男生追求。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接受谁。

同寝室的同学时常问我："文学社社长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试着和他交往看看呢，而且他那么有才华？"

对此我总是微微一笑："没有感觉。"

我知道——

再也没有人像郁子南那样优秀了。

再也没有人像郁子南那样每天和我坐同一趟地铁、听同一首歌了。

再也没有人能够和我在不排练的情况下钢琴即兴弹唱拿到全校第一名了。

再也没有人会为我熬夜录制CD了。

再也没有人。

我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手机里彼此的号码永远放在一个专属的位置，有一个专属的昵称，只是这两个号码再也不会有接通的一瞬间了。

人对回忆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埋怨和悔恨，一种是怀念和感恩。

很庆幸，我是后者。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抱着CD机，不厌其烦地听着那些甜蜜的对话，怀念着曾经的美好。

寒假的时候爸爸把我接回家，郁阿姨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迎接我。

“爸……哥今年春节回家么？”我迟疑了好久，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爸爸和郁阿姨对视了一眼，然后回答我：“小南在电话里说，寒假可能要去参加学校的实践活动，是否回来还不一定。”

我扒着饭，淡淡地笑着。

我和他已经整整半年没见面了。

他回家的时候，我在学校。

等到我放假回家的时候，他就会提前离开。

我们一直错过着与彼此见面的机会，并且从来不电话联系。

关于对方的所有的消息，都是通过郁阿姨和爸爸来传达的。

假期中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把家里所有的桌柜统统打扫一遍，然后在客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台DV机。

我随手打开，放映着里面的录像。

全是生活的琐碎记录，只是到后面，画面发生了变化。

那是一年前，在浅京二中的剧院舞台上，我和郁子南分别饰演朱丽叶和罗密欧。我们在舞台上穿着华丽的衣服，深情地演出。

他在灯光下，低下头来吻了我。

那些以为全部遗忘掉了的台词，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

郁子南扮演的罗密欧坚定地对我说：“我可是对着月亮起誓……”

“不要，月亮阴晴圆缺，变化无常，要发誓，就对你自己发誓……”

“我发誓，我会永远爱着你。”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真正的爱情永远不会后悔。”

——就算到了天涯海角也不顾一切去追寻。

——就好像海洋一样深。

——我给予你的越多，我自己拥有的也就越多。

——不但可以经历千万年，而且是永远，永远。

我看着看着，又哭了。

我以为我已经很勇敢地面对一切了，可是原来我还是这么懦弱，这么不堪一击。看着屏幕上郁子南温柔的笑脸，我开始发狂地想念起他来。

我把DV机小心翼翼地重新放进了抽屉里。

打扫完房间之后，发现外面下雪了。

地面上已经铺了薄薄的一层纯白。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披上衣服，走出门，一路跑到西街地铁站的公用电话亭。

我不会忘记，我和郁子南曾经约定好，以后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和他都要来这里一起看。

我下意识地在四周寻找着，想在人群之中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终究没有。

我走进电话亭，顷刻之间愣住了。

电话亭里，厚厚的玻璃上，有两行用红色水笔写下的字迹，那字迹我再熟悉不过！

我冲上前，心跳加速。

他写的是：

——郁子南　苏静苒。

——永远，永远。

我颤抖地伸出手，抚摸着那颗被涂满红色的心，字迹还是湿的，应该是不久之前写上去的。

他来过这里，他还记得那年的约定！

他回来了！

我哭着冲出电话亭，在雪地里奔跑着，四处找寻他的踪迹。

我曾经可以在千万人之中瞬间找到他，这种本领无论再经过多少年，都不会退化。

终于，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我看到了他，他还穿着我送他的那件黑色外套。

“郁子南……”我呼喊着他的名字。

他慢慢转过了身。

我对他笑着：“你看，下雪了。”

他微微一愣，然后也笑了：“是啊，下雪了。”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但是有种感觉，却可以藏在心里守一辈子。